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Cultures and Tourism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Proposal

文化再生與工業遺產轉型之社會影響：

荷蘭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之個案研究

Cultural Regeneration and Social Impact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Westergasfabriek

Cultural Park, Netherland

研究生：何信華 (He, Hsin-Hua)

指導教授：劉以德博士 (Dr. Yi-De Liu)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一月

January 2015

## 致謝辭

「時光飛逝」總是甫完成論文研究生最深的感觸，想起大學時期的自己，熱愛旅遊，藉由旅途中所遇見的人事物來增廣視野，體驗多元文化的撞擊火花，印證自己所擁有的地理與觀光知識，實踐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從就讀歐文所開始，我就對文化觀光中的遺產觀光有濃厚興趣，想探究遺產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摸索遺產活化的可能性，透過都市再生、閒置空間再利用與文化創意產業所拼出的火花，讓我立志撰寫工業遺產再生的論文，找尋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在歐文所兩年半的半工半讀生活，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旅行經歷上，除了「精彩」找不到更棒的形容詞。從碩一下的文化資產青年研習營、文化資產研討會發表、英國伯明罕大學暑期實習、結束後與同班同學周遊西歐列國兩個月、碩二上的文創期刊發表、碩二下赴法國昂節大學觀光學院雙碩士學位、其後旅行三個月足跡踏遍整個歐洲大陸、碩三上受邀至國高中分享歐洲文化演講、赴英國倫敦國際研討會發表英文論文等，一切的一切都是華麗的冒險與滿載而歸的美好回憶。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劉以德老師總是支持我的理想與研究方向，經常給予我寫的論文鼓勵與指教，並提點赴法攻讀的事宜，讓我能勇敢地追尋自己的夢想。另外，感謝邱大環老師、Dinu 老師和學毅老師，亦師亦友，總是關心著我們的生活，親切溫暖我們的心。感謝嘉玲老師深厚的社會學理論基礎，讓我擁有批判思考的反身性能力，在撰寫論文時遇到困難能迎刃而解。也要感謝百忙之中，撥冗擔任口委的林曉薇老師以及劉瓊如老師，兩位老師正好一個為建築系出身的工業遺產專家、一個為地理系出身的社會影響專家，除給予本研究肯定，更給予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可能性。此外，還要感謝所上同學、學長姐學弟妹、秘書、阿姨、親朋好友的支持，特別是金金、Sharon、May，讓我在孤單的研究道路上，總是樂在其中、學而不倦。未來期許自己，不論在哪落地生根，永遠不要忘記 26 歲時堅定的眼神，以及對於文化觀光的熱誠。因為文化觀光最終的目的便是「讓身為台灣人而驕傲，讓世界為台灣驕傲」。 歐文所研究生何信華 103.11 謹誌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政府如何透過文化再生轉型工業遺產，以強化當地社群的社會凝聚力。由於傳統的工業遺產研究典範傾向空間分析的觀點，較少關注文化創意的再生，居民和地方互動關係與地方文化發展的脈絡。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不僅提升當地居民的文化資本和生活品質，同時保存地方文化的獨特價值，對內形塑地方認同感，對外建立出城市意象。研究方法以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文獻分析、田野調察、深度訪談，以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理論探究文化公園管理者和當地居民供需雙方的觀點，進行文化都市再生下工業遺產轉型的社會影響研究。最後，本研究將檢視台灣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的現況，並運用國外案例操作經驗，提供台灣未來文化治理之方向，以符合文化、社會、經濟共生的永續發展趨勢。

**關鍵詞：**文化再生、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工業遺產轉型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hesion of the local community by injecting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into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The paradigm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research tend to expl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alysis, which concerned less abou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gener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and industrial si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nto a cultural park not only enhances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lives to the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preserves the unique local values. Internally it shapes the local identity, while externally establishes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is paper uses Westergasfabriek cultural park in Amsterdam as the case stud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work, and depth interview to explore how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transforms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erms of the planners' and residents' point of view adopt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social capital, and sense of place to analyze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study will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industrial heritage in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quarters.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use the operating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ases and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aiwan's fu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to meet the cultural, social, economic symbiosis.

**Keywords:** cultural regeneration 、 community involvement 、 social capital 、 sense of place 、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 目錄

摘要.....	2
Abstract.....	3
<b>第一章 緒論</b> .....	<b>8</b>
第一節 研究背景.....	8
第二節 研究動機.....	11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12
第四節 研究對象.....	14
第五節 研究流程.....	16
第六節 研究創見.....	18
<b>第二章 文獻回顧</b> .....	<b>19</b>
第一節 工業遺產轉型再利用.....	19
(一) 文化都市再生.....	22
(二) 文化區.....	24
(三) 創意氛圍.....	29
第二節 社會層面影響.....	31
(一) 社群參與.....	31
(二) 社會資本.....	33
(三) 地方感.....	37
第三節 理論架構.....	42
<b>第三章 研究方法</b> .....	<b>44</b>
第一節 質性研究與社會文化影響探討.....	44
第二節 個案研究法與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探討.....	46
第三節 資料蒐集.....	49
(一) 前置階段 文件蒐集.....	49

(二) 考察階段 直接觀察法與訪談法.....	50
第四節 研究信效度.....	57
<b>第四章 研究成果與分析.....</b>	<b>59</b>
第一節 西瓦斯廠工業遺產轉型文化公園的背景.....	59
一、 工業遺產轉型的歷史背景.....	59
二、 文化再生.....	63
第二節 社群參與.....	71
一、 管理者提供.....	71
二、 居民觀感.....	76
三、 小結.....	79
第三節 社會資本.....	82
一、 管理者建構.....	82
二、 居民觀感.....	91
三、 小結.....	96
第四節 地方感.....	98
一、 管理者形塑.....	98
二、 居民觀感.....	102
三、 小結.....	105
<b>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b>	<b>108</b>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與反思.....	108
第二節 台灣借鏡.....	116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119
<b>附錄一.....</b>	<b>121</b>
<b>附錄二.....</b>	<b>129</b>
<b>參考文獻.....</b>	<b>132</b>

## 圖目錄

圖 4-1 西瓦斯廠昔日風貌.....	61
圖 4-2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平面圖.....	62
圖 4-3 我是阿姆斯特丹模式(I Amsterdam)標誌.....	64
圖 4-4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abcd四個文化群聚(上)與文化群聚區域圖(下).....	65
圖 4-5 村落區照片.....	66
圖 4-6 兒童村照片.....	67
圖 4-7 奇觀村照片.....	68
圖 4-8 星期天創意市集實景和宣傳海報.....	73
圖 4-9 Buiten Westen 音樂節.....	75
圖 4-10 美食節(rolling kitchen).....	76
圖 4-11 左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方網站議程；右西瓦斯廠文化公園 FB.....	77
圖 4-12 居民中心.....	79
圖 4-13 調節器建築(Regulateurshuis).....	83
圖 4-14 淨化器建築(Zuiveringsgebouw).....	84
圖 4-15 計量建築(Meterhuis).....	85
圖 4-16 管理者房屋(Bazenwoningen).....	85
圖 4-17 鍋爐房(Ketelhuis).....	86
圖 4-18 瓦斯槽(Gasholder).....	87
圖 4-19 轉型建築(Transformatorhuis).....	88
圖 4-20 西瓦斯台(WestergasTerras).....	88
圖 4-21 撫摸農場(Petting Farm).....	89
圖 4-22 戲水池(Paddling Pool).....	90
圖 4-23 政府報告書.....	91
圖 4-24 西瓦斯廠歷史敘述.....	100
圖 4-25 荷蘭Ground報章雜誌.....	101

## 表/圖表目錄

圖表 1-1 研究流程圖.....	17
表 1-2 各學者文化區定義.....	25
表 1-3 檢視管理者透過文化再生建構社會凝聚的要素.....	27
圖表 2-1 理論架構圖.....	43
表 3-1 受訪者編碼.....	51
表 3-2 當地社群的田野調查訪談提要.....	54
表 3-3 遺產管理者的田野調查訪談提要.....	56
表 4-1 西瓦斯廠重要事件年表.....	63
圖表 4-2 西瓦斯廠組織架構圖.....	70
表 4-3 社群參與統整表格.....	81
表 4-4 社會資本統整表格.....	97
表 4-5 地方感統整表格.....	107
圖表 5-1 社會影響理論框架.....	115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1 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通過 ICOMOS-TICCIH 工業遺產地、結構物、地區與景觀維護聯合原則 (Joint ICOMOS-TICCIH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Structures, Areas and Landscapes)，主要強調工業遺產具有代表人類昔日生活的傑出普世價值，代表著過往的社會生活樣貌、工人的工藝技術和社區的集體記憶，是人類通往文明與現代化的歷程，值得紀錄、保護、保存並傳遞其歷史價值的重要文化資產。透過規劃和實施保護遺產價值的政策和行動，同時為在地社群和觀光客提供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層面永續成長的環境。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ICCIH)<sup>1</sup>在台北舉行大會，這是 TICCIH 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城市舉行，彰顯了這個國際組織對於亞洲地區日益受到威脅的工業遺產的關注，並通過一個以亞洲工業遺產為主軸的宣言，以推動亞洲地區工業遺產的保存維護。

2003年TICCIH在俄羅斯舉行第12屆「國際工業遺產維護委員會」時通過專為工業遺產制定的「下塔吉爾工業遺產憲章」(The Nizhny Tagil.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中闡述的工業遺產定義為：「凡為工業活動所造建築物和構築物、此類建築物和構築物中所含工藝和工具以及這類建築與結構所處城鎮與景觀、以及連同其他的有形的或無形的表現，均具備至關重要的意義…，工業遺產是指工業文明的遺存，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築或科學的價值，包括建築和機械，

---

<sup>1</sup>國際上在 1973 年於英國鐵橋峽谷 (Ironbridge Gorge) 舉行「第一次國際工業遺產維護會議」(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後成立了跨國的「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簡稱 TICCIH)。此委員會也是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 在工業遺產上的專業顧問委員會。

廠房，磨坊和工廠礦場以及加工提煉遺址，倉庫貨棧，生產、轉換和使用的場所，交通運輸及其基礎設施以及用於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設施等和工業相關的社會活動場所。」由此可見，工業遺產無論在時間、範圍還是內容方面都具有豐富內涵。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頹垣破敗，在這充滿動盪、焦慮、失望的戰後年代，產生了懷舊（nostalgia）風氣，想從過往工業時代的榮景尋求慰藉，工業遺產的保存於是開始受到重視。1970年代起英國產生了遺產熱潮(heritage boom)，開始對於往昔特有的工業文化遺址產生興趣，那一段悲慘黑暗的工業歷史得到了社會的關注與認可，在保存工業遺址經歷過程中，歐洲國家組織了許多保護工業遺址的團體，例如：1968年大倫敦工業考古協會(Greater Lond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 Society, GLIAS)成立；1976年英國工業考古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Industrial Archaeology, AIA)成立，以至於1977年歐洲工業與技術遺產協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Heritage, E-FAITH)，工業遺產保存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主要目標都是以工業遺產的永續性經營為主。

而英國以驚人的速度進行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產生了兩個重大的影響：一、無論對於某些工業技術或者是圍繞在這些工業技術所發展出來的社交生活，它都帶來了極度的失落感(sense of loss)。二、這類工業傳統上大多把廠房設在維多利亞建築裡，相當多數在空出之後都有其他用途(alternative uses)。這種建築物要不是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像是利物浦的Albert Dock)，就是可以重新裝修成懷舊風格的博物館或餐廳(Urry, 2011)。於是乎，工業遺產的轉型再利用成為各國城市復甦的手段。根據傅朝卿(2004)的分類，世界各國的工業遺產再利用，可分為一、全新用途再利用，二、相關用途再利用，三、社區公園，全新用途再利用為發展與原來機能完全不一樣的新機能；相關用途的再利用必須是所處涵構且適合當地、與當地相容；而社區公園通常是因為污染嚴重或是都市開放空間的需要而採用此種方法。為配合區域的改造計畫，工業遺產不太可能以原貌原機能保存的方式來維護，因為其可能會因涵構的改變而與所在環境格格不入。其最好能夠

透過再利用的方式，重新建構其與社區城鎮的關係，例如德國魯爾工業區許多工業遺址再利用的案例，都是和魯爾工業區由重工業的經濟結構轉變為後現代的服務、休閒、創意產業緊密聯繫在一起。

然而，工業遺產多位於城市中所謂的「衰敗地區」(blighted area)，傳統產業逐漸沒落，年輕勞動人口外移，當地經濟面臨巨大轉變，因此將工業遺產轉型再利用為當前各國工業區刻不容緩的議題。工業遺產保存對於城市長遠利益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透過遺產轉型與創意觀光結合，儘量發掘其原本在歷史、社會和審美等面向的價值，注入文化創造的活力，舊瓶裝新酒，賦予工業遺產新的內涵和功能，創造出符合居民需求的空間，並且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紋理而使衰敗空間成為有意義的地方，以實現與城市互動之發展。

現今，後現代社會追求新奇旅遊與精緻消費的衝擊影響下，工業遺產轉型模式無論是在面對各都市文化系列複製(serial reproduction) (Richards,2011)競爭的局面或維繫自身文化的永續性上，皆遭受嚴重的挑戰，因此必須對當地人與空間互動形成的發展脈絡，及其形塑的地方認同感與社會凝聚力，應有更寬廣並超越原有界限的理解與思考。而將文化創意產業融入工業遺產發展對於工業遺產保護和文化創意觀光發展都有加乘效果，有鑑於此，研究工業遺產在都市再生中如何轉型成文化創意園區，及其對當地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成為近年來各城市文化都市再生的重要議題。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文建會在「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推動之五大創意園區，即以台北、花蓮、嘉義、台南與台中原屬台灣菸酒公賣局之五大酒廠，在空間再利用上，注入文化創意的概念，推動工業遺產轉型活化再造城市的文化創意觀光，在產業結構上，以文創產業軸帶概念，利用產業群聚效應，結合城市發展軸線概念推動華山、臺中、花蓮、嘉義及臺南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整建及產業群聚營運計畫，進行區域產業串連，進而達到文化創意產業與所在城市整體區位發展、人才及產值全面提升之卓越績效。

工業遺產轉型再利用被認為是提供都市活化的泉源，是都市改造與再生的契機，成功的文化創意園區不但能帶動城市的經濟發展，甚至能提升城市甚至國家的形象(Evans,2011)。然而台灣工業遺產轉型的推動往往變成是搞大型的硬體建設，而不是發揮觀念的力量；文化創意往往變成是表面熱鬧的活動，而不是鑲嵌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正如同林曉薇(2013,p100)指出「台灣討論都市再生時常以更新(Renewal)或再發展(Redevelopment)為主，強調的是硬體實質環境的改良與再建設，也就是達到環境更新。而再生(Regeneration)強調經濟產業機能之活化，也就是產業的更新，事實上更多面向的由人及生活的轉型開始，地域特色與文化成為不可或缺的再生動能與資源」。縱觀台灣的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華山是最早成立、營運最成熟，發展至今卻似乎淪為過度商業化情況，呈現和當地居民生活脈絡格格不入的飛地(enclave)，參觀者多受到展覽或消費性行為吸引而前往，原本的酒廠歷史氛圍及場所精神(spirit of space)不復存在。

再者，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政策在經濟、文化、社會的永續三面向構面中，多以經濟層面的導向為重，忽略了社會文化層面所帶來的影響。而台灣文創園區的相關學術議題，國內學者多集中探討都市空間規劃，以文獻分析文創園區設計準則與都市更新(張鈞硯，2011；潘鈺天，2011)；或是經營管理層面，多以探討委外經營的管理策略與經濟利益(古宜靈&廖淑容，2003；李天鐸，

2011)，較少關注居民和地方互動的關係以及居民對於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的地方感與認同。

是故，希望援引歐洲的成功案例-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做為案例研究，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主要運用居民共同願景所推動、公私部門的特殊合作方式、開放式的複合空間，打造出如今以生活休閒兼具的文化創意園區和多樣化的文化活動饗宴，同時凝聚地方意識，為台灣在工業遺產轉型議題中提出兼具學術基礎與經驗現實的創見，以提供台灣未來文創園區發展方向參考，符合文化、社會、經濟共生的永續發展趨勢。

###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工業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發展對於工業遺產保護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都有互利共生的加乘效果。對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工業遺產多位在城市的邊陲衰敗地區，擁有低廉便宜的地租，而工業遺產挑高式的空間設計，有利於大型文化活動的展演及創作者的作品展覽，此外，工業遺產的舊時代歷史氛圍，更可以刺激創意的靈感與發想；對工業遺產來說，遺產透過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 (Landry,2008)手段進行保護性開發與可適性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 (傅朝卿，2001)，以不破壞遺產為前提下進行最低限度的改造，使得工業遺產的屬性和價值得到充分展示，工業文化資源也得到深入的開發和挖掘，而創意元素的注入和創意科技手段的運用豐富了工業遺產的文化附加值，促進了工業遺產資源的品位化整合和運行方式的體驗式革新，連結工業時代的舊過去，建立創意觀光的新未來。因此，本研究第一部分先採用文化都市再生、文化區、創意氛圍的理論，探討工業遺產注入文化創意轉型的背景過程，企圖以文化層面的角度，說明工業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共生效應。

工業遺產記載了普通大眾的生產、生活和城市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它們的存在使城市的發展具有連貫性。它們表達了城市記憶中的一種歷史情感，保持了

精神文化的延續性，是這個城市深層的精神紐帶，以及全體市民內心深處對自己所在城市的共同體驗。工業遺產及其附屬景觀的創意開發，需要根據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狀況，從大眾需求入手，充分發揮其公共服務功能，建立適合大眾共享的平台，使得部分曾被冷落和拋棄的工業建築遺產再重新融合到人們活躍的社會文化生活中，將產業融入到大眾消費生活中，從而實現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激發居民對創意開發的工業遺產地的認同感、歸屬感和參與感。因此，工業遺產保存需要連結居民、地方和歷史以促進地方認同和社區重建的力量。現今多元文化的城市發展，「社會層面」的需求逐漸被關注，而舊工業區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似乎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創造一個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間，促進居民的地方參與，凝聚共享的在地認同(Loures & Burley, 2012)，進而帶動都市的文化再生。正如同 Dolores Hayde (2000,p239) 所述：「文化景觀（包括工業景觀）比起大多數建築或在博物館中的展品，更能有效地告訴我們，我們是誰」。工業遺產保存和再利用不只是緬懷過去，更是建立未來。再者，工業遺產再利用基於可適性活化，盡力保存原樣除了可減少開發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外，更可因當地社群對於遺產的記憶連結，而強化地方感，助於社會文化之永續發展。是故，本研究第二部分將以管理者和居民的視角，以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理論作對話論述，企圖描述出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後所建構的社會凝聚，及對當地居民所帶來的社會層面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透過遺產經營管理者和當地居民所共構的二維向度探討「工業遺產轉型的社會層面影響」。透過分析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創意公園的成功經驗，瞭解其文化再生的過程(因)，以及轉型後所造成社會影響(果)，進而提供台灣未來工業遺產結合文化創意的永續發展方向。本研究目的如下：以文化公園管理者和當地社群二元視角，探討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轉型成文化公園的社會影響。

承上述研究目的所言，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 一、工業遺產如何透過注入文化創意轉型？(工業遺產轉型背景)
- 二、管理者在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後，其如何建構社會凝聚？(提供社群參與、建立社會資本、形塑地方感)
- 三、文化公園建立後，對當地社群造成怎樣的社會影響？(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

#### 第四節 研究對象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Cultuurpark Westergasfabriek)位於阿姆斯特丹市區西部，是一個政府成功帶領該地區從破敗荒廢且重度污染的工業廠房轉型成為市民高度利用的遊憩公園及文創園區，並復甦及活絡了該基地周邊區域，也就是被通往機場的鐵路所隔開的西北邊勞工社區，重建過程中也讓該地區開始建立共同的社區意識以及文化。

1960年代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因北海天然氣之發現而停止生產瓦斯，遺存的巨大瓦斯槽於1989年時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業文化遺址，並於2003年以文化公園的新面貌展現，成為阿姆斯特丹市內結合文化、創意、休閒遊憩的新空間，以及造訪阿姆斯特丹的新景點。園區內成排的歷史紅磚屋改造成文創工作者之工作室、電影院、劇院、餐廳與咖啡廳等。為了吸引文創工作者進駐，園區內尚設有供其短期承租之工作與起居空間。巨大的瓦斯槽則改建成為會展中心，提供民眾或廠商租借。同時考量當地居民的需求，開發出一個寬敞的城市公園和保留大片的生態池，民眾可於其中慢跑、騎自行車，也可以在草皮上野餐、水池中戲水。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由於強調文化、休閒、商業等多樣化的使用，提供不同社群交流的空間，故創造了強烈的社會凝聚力(劉以德，2012)。

本研究選擇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作為研究場域歸因於，該公園的工業遺產轉型過程中的文化再生和創意氛圍元素有助於激盪出更多社會文化層面的議題。第一，西瓦斯場在工業廠房轉型過程中，特別重視文化再生層面。這個文化公園的打造，並非先有規劃而是經由逐步打造而創生，1993 到 2001 閒置階段的西瓦斯廠決定

被用來作為暫時性的文化替代空間，短短的八年期間就造就了上百場文化活動於該空間發生，也因為這麼頻繁的使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於新千禧年初就已經成為阿姆斯特丹重要的文化地景之一，至今，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已成為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時尚秀以及音樂演出的據點。

第二，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具有獨特的創意性格。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創意產業透過原本瓦斯廠老舊的工業遺址氛圍及複合式的空間再利用，在在刺激文化產品的發想與創新，如藝術作品、手工藝、表演，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創發而來。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中的創意產業透過群聚效應、彈性專業化和正式網絡的方式，維繫他們的活力和創新。此外，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具有實驗性格，包括空間的彈性使用和便宜低廉租金，這項特質對大多數的承租戶來說正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最大魅力所在。正因如此，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工作者形塑出當地的創意氛圍，那是一種將傳統和大眾文化融合在創意產業的概念，使得當地文化活動緊緊連繫在一起 (Bonink & Hitters,2001)。

第三，西瓦斯廠由原本重度污染的大片工業廠房轉型成一個舉辦多樣性文化活動的複合型文化公園，進而重新帶動的阿姆斯特丹西北部的文化再生，更凝聚了當地居民良好的認同與地方感。Scott (1997) 認為，認同和生活方式是創意產業的重要元素。一個地方有它的文化認同，那一種認同就是自身社區的產品，並賦予這個地方文化和意義，塑造在那裡生活和工作的人們，他們自己的生活 and 品味。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公眾參與和工業遺產的保存凝聚地方歸屬感，分享共同的文化和創造在地認同的意識，這種地方認同提高了社區意識和責任，透過民眾參與發展出一個新的、令人滿意和協調一致的後工業用地改造計畫，促進社會文化的永續和城市發展。

綜合上述三點可明白，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除了兼具工業遺產的盛名下，它在遺產轉型與文化再生、創意的實驗性格和當地社群情感皆具備特殊性，而且與本研究宗旨契合。故此，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為本研究個案命題的最佳選擇。



## 第五節 研究流程

針對研究流程將本研究分為五個章節，章節安排如下所述：

第一章緒論，針對現代城市文化再生系列複製的情形及工業遺產轉型的迫切性作描述，而產生研究背景與動機。現今台灣工業遺產轉型多以經濟層面為考量，而忽略遺產保存的根本問題-遺產為誰保存?與為何保存?引發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希望透過喚起居民與遺產互動之社會影響的重要性，從而再現遺產的場所精神與形塑地方凝聚力與認同感。接著，確認西瓦斯廠作為本研究對象的適切性與特殊性，最後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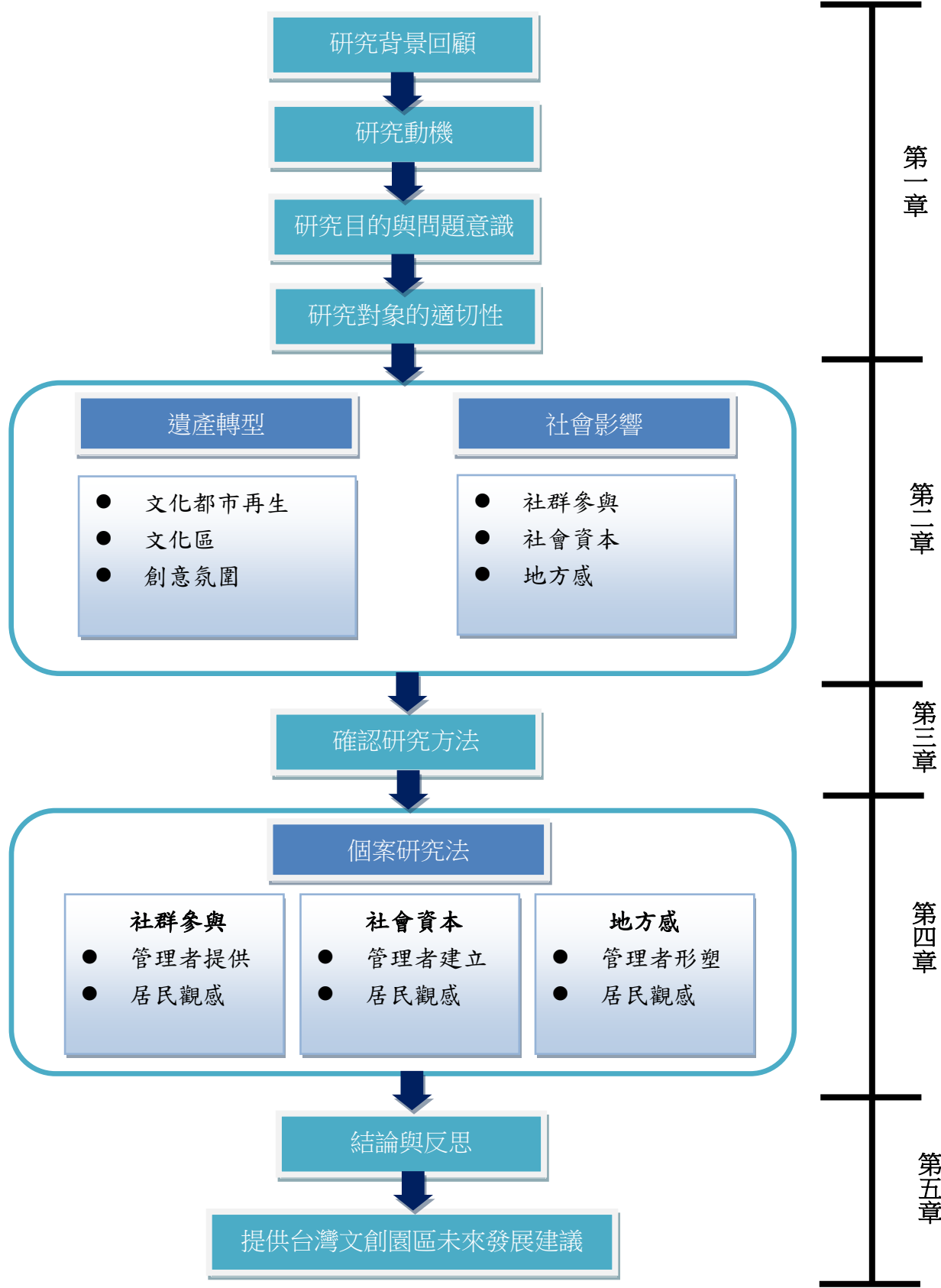
第二章文獻回顧，回顧文化再生和社會影響相關理論，就遺產轉型再利用部分，以文化都市再生、文化區、創意氛圍理論探討遺產轉型的文化再生；就社會影響部分，回顧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理論探討再生下管理者的社會凝聚建構及居民的觀感，以理論建構出研究框架並作為後續研究分析與探討之支持。

第三章研究方法，論述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與個案研究法的單一個案研究設計原因，進一步以研究對象和研究理論作為資料來源的基礎，進行次級相關學術研究、官方出版物、檔案、網站的蒐集，不足部分藉由與目標客體進行訪談、實地田野調查獲取一手資料，並檢驗研究信效度以確保本研究的客觀性與可靠性。

第四章為個案研究成果與分析，首先敘述西瓦斯廠工業遺產轉型的歷史背景脈絡。接著，針對供需雙方以社會影響三個理論(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進行交叉比照分析，以符合三角檢訂法的精神；管理者角度部分，藉由相關文獻研究、官方出版物、和管理者訪談，探討文化公園如何建構出地方居民的社會凝聚力；居民部分，藉由田野調查、和當地居民的深度訪談，從當地社群視角進行社會影響分析；透過供需兩方觀點探討文化都市再生下遺產轉型的社會影響。

第五章為研究結論與建議，歸納研究發現，反思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社會影響成效與優缺點，並在背景脈絡雷同且合適的情況下，針對台灣文創園區的現況提供荷蘭經驗，作為未來台灣文創園區發展方向的參考與借鏡。

圖表 1-1 研究流程圖



## 第六節 研究創見

由於傳統的工業遺產研究典範傾向以建築、空間分析的觀點，較少關注文化創意的再生，居民和地方互動關係與地方文化發展的脈絡。僅近幾年才有學者開始從社會文化層面檢視工業遺產轉型的影響(Loures and Burley,2012)，不過為數仍不多。再者，文創園區的學術研究，多探討經營管理與都市規劃層面，極少有學者從當地社群角度探討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的地方認同感、歸屬感與參與感。況且，目前仍沒有一整合兩類權益關係人(遺產營運者和當地人)角度，解釋工業遺產轉型與文化再生、當地居民(人)與遺產(地)的互動關係之學術論究。因此本研究宗旨呈現兩主體之感受陳述，深描社會層面影響在工業遺產轉型歷程中如何生成與運作，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園區，不僅提升當地居民的文化資本和生活品質，同時保存地方文化的獨特價值，形塑出地方凝聚力。此外，本研究引介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場文化公園為個案，期能向國內說明工業資產的開發營運模式，以符合社會文化的永續發展趨勢。

然而，本論文的研究基於時間、資源與研究能力等因素，也有些許研究限制。首先，由於文化創意園區之形成係屬一長時間政治社會脈絡互動的過程，本研究雖然從管理者與居民二元構面探討社會文化影響，力求拓展研究面向深度與廣度，但在個案的關懷上，就可能忽略對其他層面議題的關注，因而對理解工業遺產轉型的發展方向有特定的觀點。其次，就資料蒐集而言，由於現今資訊流動的數量與速度隨著資訊傳輸管道的進步均頗為可觀，本研究主要又係採取文獻資料的蒐集與訪談來建構個案分析的觀點，因此，一方面在文獻資料蒐集尚可能無法窮盡所有資料；另一方面，透過訪談所獲之訊息，或許因訪談的情境與受訪者個人態度等因素而有限制，也僅能力求把握住個案檢視的相關重點加以紀錄。

故而，筆者只能試圖帶著研究問題意識先篩選對本研究有高度關聯性的資料進行檢視，在訪談的問卷設計上，透過對背景知識的先行理解，設計出能夠扣合社會影響的訪談問題，期盼能在有限的訪談機會中獲取最有效力的資訊。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工業遺產轉型為主體，探討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所產生的文化再生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影響。首先從「遺產轉型」的觀點，以Evans(2011)的文化都市再生(cultural regeneration)、Montgomery(2003)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和Landry(2008)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理論，探討工業遺產如何透過文化創意再生空間氛圍，論述西瓦斯廠轉型成文化公園，在空間轉型、活動舉辦、創意產業中所呈現的文化創意實踐。

接著，再從供需兩方「文化公園管理者」和「當地社群」視角，探討遺產轉型後的社會層面影響，套用Bagnall (1989)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Putnam(2000)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Massey (1990)地方感(sense of place)理論，研究管理者如何建構社會凝聚，以及居民如何感知社會影響，歸納工業遺產再生對地方的社會影響，論述城市永續發展的三構面-社會、文化、經濟中，社會文化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

### 第一節 工業遺產轉型再利用

人類文明的進化，取決於文化的創造、保存和交流。城市是一個時時變化的有機體，常存放一些特殊時空因素所造成的空隙，形成了被遺忘之歷史和空間軌跡的廢墟，因此應按照城市內在的律動，順應都市紋理，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城市的更新與發展（Duhl,1986），工業廢棄用地的轉型也應遵循這一理念，實現工業遺產保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互動與永續共存。

傅朝卿(2004)指出工業遺產包括仍然持續運作或已經閒置之工業設施與工業人造物的遺物，嚴謹的定義是指「工業革命以後，以機械動力作為生產媒介之專業設施及其產品之遺物，以有別於傳統手工產業之遺物」。但是，由於工業遺產多數是以前的廠房與機械設施，一般不會在其中存在著像公共建築、宗教建築與民居建築一樣的視覺藝術上的傑作，可以當作所在地或城鎮純展示的對象。也就

是說，工業遺產不太可能以原貌原機能保存的方式來維護，因為可能會因涵構的改變而與所在環境格格不入。其最好能夠透過遺產轉型的方式，重新建構其與社區城鎮的關係(傅朝卿,2004)。

隨著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遺產轉型採取一種可適性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方式，2003年TICCIH在俄羅斯舉行第12屆「國際工業遺產維護委員會」時通過專為工業遺產制定的「下塔吉爾工業遺產憲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於第五章「維護與保護」第四點提到：「賦予其新的使用功能通常是可以接受的，除非這一遺址具有特殊重要的歷史意義。新的功能應當尊重原先的材料和保持生產流程和生產活動的原有形式，並且盡可能地同原先主要的使用功能保持協調。建議保留部分能夠表明原有功能的地方。」遺產的可適性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是賦予工業遺產新的生命，對於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一般性工業遺產，在嚴格保護好外觀及主要特徵的前提下，審慎適度地對其用途進行適應性改變通常是比較可行的保護手段，也可被社會所接受和理解。這樣能夠藉由保存其文化價值，避免資源的浪費，協助衰退區域的經濟再生，積極地促成永續發展(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下塔吉爾憲章第五章第五點也提到：「對工業建築的再利用可以避免能源浪費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工業遺產能夠在衰退地區的經濟振興中發揮重要作用，持續的利用可以給面臨突然改變的社區居民提供長期持續的就業機會和心理上的穩定感」。因為工業遺產具有意涵上的特殊性，其保存方式與一般遺產不盡相同，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建築物進行適當再利用，同時注重工業遺產的脈絡保存，在盡可能地保留、保護其工業類建築的特徵和它所帶來的歷史價值的前提下，注入新的空間元素、開發新的功能，是一種順應時代演變的發展。工業遺產的保護，不僅是要保存遺產的真實性(authentic)使舊建築留存下來，更重要的是要復甦工業遺產的生命力，回復原有的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使之能夠融入當代城市生活中，帶動地方文化再生，形塑出當地社群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與認同，促進社會文化永續發展。

現今全世界各國的工業遺產再利用，可能會出現幾種模式，根據傅朝卿(2004)的分類，可分為一、全新用途再利用，二、相關用途再利用，三、社區公園，並加上四、大型地景復育。

一、全新用途再利用:工業遺產採取保留原來建築之軀殼，將之再利用為與原來機能完全不一樣的新機能。這種再利用多數是發生於原來工業遺產所在的涵構已經改變，維持原有機能之意義比尋求一個新機能具較小的說服力時。美國聖安東尼美術館與英國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是二個屬於這一類型再利用的案例。

二、相關用途再利用: 工業遺產作為與其相關的設施，其中多數會保留部份原機能之設施作為展示。這種再利用大多應用於工業遺產所處之涵構仍然保持與原來者相同或相容，保留原工業遺產之相關機能於遺產之中，會增加工業遺產的史料特質。列名世界遺產的波蘭威利奇卡鹽礦（Wieliczka Salt Mine）、英國的鐵橋峽谷(Ironbridge)博物館與加拿大列治文喬治亞海灣罐頭工廠( The Gulf of Georgia Cannery) 都是此類的例子。

三、社區公園:由於工業遺產經常是整座廠房佔地寬廣且污染嚴重。如果所在地是屬於都市住宅區，不適合高強度的再利用，且對於都市開放空間有需求時，其有可能以寬大腹地的優勢，發展成為一個社區公園，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荷蘭西瓦斯工廠文化公園就是一個從重度污染的工業廢棄用地，成功轉型成居民高度使用的休閒遊憩及文化活動展演的文化公園之案例，而其文化再生也帶動周邊西北勞工區的復甦並形塑出良好的地方凝聚力。又例如，德國魯爾工業區改造計畫中較為龐大的杜易斯堡北都會公園，也是從鋼鐵廠逐漸改造成一座有特色的生態景觀大公園。若是加入文化或藝術內涵，產業遺產也可能變成文化園區、藝術園區或創意園區。近年中國大陸興起的創意產業園，就有不少是再利用自原有的工業設施。北京的798與上海的莫干山路藝術園區與上海雕塑藝術中心都是這樣的案例。

四、大型地景復育：針對一個受到自然或人為破壞的景觀空間，為確保安全且具有生產力可供再利用、達成生態系統多樣性及動態的永續使用，而進行的土地改善程序。埃森的礦業同盟工業區景觀就是大型地景復育，形成了綿延70公里長的工業地景公園、科技工業中心、工業博物館、住宅更新及東西向綠帶連結等的可居環境，為舊工業區建立符合生態、經濟及社會變遷的高品質設計標準及經營運用，也是今日發展觀光教育的工業文化體驗之旅的基礎，更為魯爾工業區250萬居民的地區再創新機(林曉薇,2011)。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思維下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產業，而都市便成了這些文化產業向世界展示的櫥窗。同時，在各國都市空間發展趨向飽和的情況下，工業遺產的轉型遂成為都市再生與再發展的主要策略，並具現為文化政策發展的過程。空間利用和都市建造扮演城市意象、工作機會、地方認同之形塑(Kunzmann, 2004)。保留城市的文化資產，重新挖掘幾乎塵封的傳統，刻意地創作新的傳統，重新撰寫城市的歷史，是當今城市意象塑造的手段；一方面提供城市認同的基礎，另一方面則吸引了全球觀光客凝視的目光，滿足其對「他者性」、「差異性」永不止息的追尋(Urry,2011)，藉此帶動地方發展並創造當地收益。

### 一、文化都市再生 (cultural regeneration)

地理學家Harvey (1989) 提出都市「財富創造」(Wealth Creation) 概念，認為文化政策為解決城市系列複製(serial reproduction)問題的主要策略，並論述文化本身為一種經濟力量，一種成長產業和財富價值，實質上是超過經濟策略。二十世紀中葉後，城市因內部產業結構及社會生產消費模式轉變，迫使大量工業廠房閒置、停止生產，現代城市的「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行動應運而生。現代城市做為資本生產重地，源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形成以地理區位為基礎條件的工業城市。如今強調彈性專殊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的後福特主意誕生，

工業城市作為生產製造重地的功能不再，大量廢棄閒置的工業區廠房轉化為「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 或「創意園區」(creative park)，帶動一股以文化創意活動轉型工業遺產的風潮，文化都市再生策略(cultural urban regeneration) 成為各國文化政策的主流，大型的文化建設或指標性建築(iconic architecture)，成為一種特別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城市的正面意象增加，使城市成為消費文化體驗的場域(Throsby, 2010)。1970年代開始，文化政策結合空間規畫成為西歐城市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與經濟復甦的重要途徑，透過藝文、地方文化、休閒生活、觀光、媒體、博物館等文化產業的結合綜效，發揮都市行銷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乘數效益(Evans,2001)。Evans(2011)將文化脈絡的都市再生分為三種模式:

1. 文化和都市再生(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

文化為再生的其中一環而非核心，文化和整個再生計畫仍未建立緊密連結且缺乏整合策略。

2. 文化領導之都市再生(culture-led regeneration) :

文化活動做為再生的觸媒，其活動多為高曝光率且被視為高品質文化再生的指標，例如文化旗艦計畫、博物館。

3. 文化都市再生(cultural regeneration) :

文化活動在環境、社會、經濟層面上更完整地融入當地發展脈絡，這是需要一段時間內化發展，使當地的文化素養提升。

現在以文化推動都市再生和地方策略為關鍵因素，往往容易忽視的歷史經驗和地方及空間符號的重要性。在全球化和商品化合併趨勢下，表現出快速的政策干預(Peck,2005) 和無處不在的案例研究分析，扁平化了鄉土文化空間層面中的多樣化歷史和政治經濟(Evans,2009)。Potter(1995) 則提出都市再生內部發展的四個關鍵要素，分別為：策略在地化(strategic location)，符合當地市場需求(local market demand)，與區域文化群聚整合(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clusters)，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並辯論企業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剝奪這些地方性的優勢。



在歐洲，多數的文化再生空間的價值不在於它的經濟效益，而在於它所提供當地人民對地方的記憶與情感上的寄託與聯結。因此，文化都市再生是一個明確的方法用以保護社區鄉土文化和空間，對抗文化商品化和高檔化的雙重影響，並非使用文化作為再生的工具（Evans,2005）。

綜合以上論述，文化脈絡的都市再生主要概念如下：1.文化都市再生被視為導致經濟多樣化、就業創造和增加革新和創造；2. 文化都市再生利用意象提升以達到地方行銷(place marketing)的目的；3.提升增強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和改善生活品質，而此概念也成為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的發展由來（McCarthy,2005b）。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文化都市再生，注入文化群聚、創意氛圍的概念，巧妙結合了一般傳統的公園與文化公園，使西瓦斯廠呈現環境復育、文化再生、創意氛圍的新風貌，成為具有多功能性以符合當地社群和整個城市的不同需求的場所。

## 二、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

在文化都市再生(cultural urban regeneration)的潮流下，1980年代末期以來各國也積極以空間上的群聚（cluster）的方式集中發展，以達到帶動產業復興、區域發展和都市再生、改變城市意象與城市定位，而這種空間的聚集地，便被稱為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文化區以文化資源為基礎，在空間下透過水平和垂直的競爭又合作關係，創造文化商品和發展文化經濟，文化區大多位於市中心，具有高度集中的文化展演活動與設施，同時亦具備包含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環境，滿足遊客多元且二十四小時各種不同的文化體驗需求，並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發展不同文化產業可能的合作關係（Richards,2002; John,2002）。目前各國多利用閒置或工業廢棄用地轉型，透過引入文化及藝術產業部門進駐及引入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網絡，作為文化育成區(cultural incubator)，培育創意階級的基地，並藉由創新的人力資本來取代傳統之土地及自然資源，透過提供場地，吸引創意階層進入市

中心，並以補助政策、企業贊助、優惠租稅，鼓勵創意工作坊、藝文組織、文化創意產業聯盟進駐，重建地方的歷史意義並賦予其新的文化意涵，強化地方文化產業的互動發展(楊敏芝，2009)，形塑出地方認同感(identity)。

本研究首先爬梳相關學者對於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的定義並整理如下表，接著說明文化區的必備要素。

表 1-2 各學者文化區定義

學者	文化區 (cultural quarter) 定義
Montgomery (2003)	從都市再生的觀點來看文化區，文化區是文化生產與消費(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同時發生的地方，可使兩者分享及使用彼此的資源、技術和設施，進而使資源可達到最大的使用性。文化區的計畫和發展被視為保護和鼓勵文藝與創意活動的生產和消費。更重要的是，文化區通常是結合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大型都市策略，尤其是在鼓勵混合使用(mixed use)的都市發展地區和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重新配置的空間，此種空間皆會與都市內部地區的再發展(redevelopment)和再生(regeneration)有所連結。
McCarthy (2005a)	文化區的劃設與地方文化活動的臨界質量有關，並且將進一步形塑成群聚效果，以便於達到都市再生成果。
Roodhouse (2006)	文化區應位於大城市的地理區域(geographical area)中，並集中發展文化和藝術活動，透過利用舊有建築物群供給文化活動的使用方式，重建空間來創造出認同感，並以提供環境來促進和鼓勵文化創意活動的供應。
楊敏芝 (2009)	文化區主要提供文化產業發展之場所，且藉由文化及藝術產業服務制度帶動其他關聯產業發展，進而活化周邊住宅及商業開發，復甦地方經濟。而文化特區的設置目標則是以文化及藝術建設，

帶動市中心區或整體城市的文化及經濟再生。其開發範疇由一個小型工廠到幾個街廓的區域開發皆有，其開發方式大部分由政府及第三部門公司合夥的方式開發。

本研究整理

綜觀以上，文化區的特質如下：1.統一規劃的區域，具有一定的範圍 2.同時具有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區域 3.複合性的使用空間，具有休閒娛樂與藝文展演功能 4.文化活動高度密集。文化區的宗旨是藉由改造空間來凝聚出地方認同感，以提供環境來促進和鼓勵文化藝術活動的供應，帶動其他關聯產業發展，進而活化周邊住宅及商業開發，推動地方文化再生。因此，文化區之規劃與工業遺產、文化再生、創意產業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Montgomery(2004)則強調文化區應具有分享良好都市場所的特性，且提供有益的和自我永續的活動(activity)、空間轉型(form)和意義(meaning)。也就是說，文化區成為活潑的場所、新的工作空間和意義，在這裡文化被生產和消耗。文化區之所以成功，即在於它具有實驗性的性格(experimental character)，可促進新的想法產生，並且變成可探索、討論、嘗試和試驗新產品和新機會的地方。透過創意發想，自然地，文化可以幫助該地區重新塑造意象(image reshaping)。這不僅僅是地方新舊文化融合，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場所精神的營造和地方感認同(identity)的再製。更進一步，Montgomery(2003)透過活動(activity)、空間轉型(form)、意義(meaning)三個方面來評估成為都市空間的文化區所必備的要素，分述如下：

1. 活動(activity)(軟體)：

包含經濟、文化、社會三個層面。首先，文化區可藉由多元的土地使用型式發展各種類型的經濟活動，創意產業的高附加價值能夠帶動地區傳統產業的轉型，結合都市生活型態的休閒經濟與文化消費也是許多園區常見的發展模式，藉此於管理層面上逐漸減輕對政府資金的依賴，達到財政自給自足的最終目標，得以永續發展。再者，文化區最不可或缺的即是文化活動，又可分為多元文化用途、夜間

經濟活動及大型節慶事件，同時包含文化生產（動手做、製造商品、提供服務）與文化消費（欣賞表演、參觀展覽、藝廊等）兩部分。前提是，給予創意工作者相應且足夠的工作空間、促進藝術教育或表演人才培訓、設置展演設施與活動場地以加速萌生文化活動，以上為文化區規劃空間時需要依其發展定位納入考慮。

## 2. 空間轉型(form)(硬體)：

意指文化區內建築與空間的配置。許多歐洲城市都將工業遺產轉型發展為文化區，原因是空間寬敞，轉而進行可適性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時，規劃上不受限於空間，能多元混合使用，較低的租金亦適合創業者或文創工作者發展；如此老屋新用不但可保存遺產，還藉由改變過去的空間創造新的價值。就都市型態的文化區而言，建築群本身是否有和諧性或具有特殊風格的外觀經常會影響園區的意象塑造。而臨街面和街道的關係也很重要，因為活潑蓬勃的街區生活文化及寬敞便於行人漫遊步行的街道有助於創意氛圍的營造。此外，為了促進社群互動，文化區要擁有足夠之綠地、廣場，這些空間讓遊人能自在休憩活動外亦是良好的會面場所，並提供休閒福利設施和公共空間，提升鄰近居民的生活品質。

## 3. 意義(meaning)(社會影響)：

文化區對內要鞏固居民認同，即使是舊遺產發展成新文化區，也萬萬不可拋棄原有的歷史和文化特色，透過提供公共空間讓社群參與活動，建立社群緊密連結的社會資本網絡，強化地方凝聚力，因為如果失去地方感(sense of place)，就意味著文化區失去它原有的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成為一個純商業化沒有內涵的空殼子。文化區對外則要重塑形象，人們會對發展出獨特風格和氛圍的園區留下鮮明記憶，進而再訪甚至是對所在城市產生良好印象，因此文化園區無不投入心力塑造品牌，成為時下城市行銷的重要焦點。

表 1-3 檢視管理者透過文化再生建構社會凝聚的要素

本研究檢視管理者透過文化再生建構社會凝聚的要素:

### 1. 軟體:活動

廣泛且多樣的文化用途

activity	夜間經濟，包含 pub、bar、café 文化 大型節慶活動事件
2. 硬體:空間轉型  form	可適性的建築活化再利用 開放式公共空間的建造 創意氛圍的形塑 Landry(2008)

參考 Montgomery(2003)文化區理論，本研究修改整理

Mommaas(2004)在研究了五個荷蘭文化區的個案後，提出了文化區經營管理策略上的五個評估條件，分別是市場定位(Market Position)、企業經營手段(Entrepreneurial Approach)、老舊建築再利用(Finding a New Use for Old Buildings)、創意激發(Stimulating Creativity)和文化民主性(Cultural Democracy)，但此理論偏重文化區的內部經營管理模式，與本研究的研究宗旨社會層面影響不相符合，故不採用。

但是文化區可能流於三種危險，仕紳化(gentrification)、公共部門主控(public sector)、貧民化(ghettoisation)(Roodhouse,2006)。因此在地文化應該是文化再生的核心，在文化區的生產和消費環節中，以地方性(locality)為主導，建構和保存地方特殊性(uniqueness)，透過文化活動之舉辦，提升或創造在地文化之價值，並以此帶動地方相關產業的發展，協助當地文化特色的保存與傳承。以空間的角度來看，Scott(2004)指出文化群聚對於創新能力的發展極為重要，因此認為空間為創意經濟的推動中絕對不可以被忽視的重點，並強調「地方(place)」、「文化(culture)」、「經濟(economy)」三者為共生關係，如此才能由文化區的文化創意群聚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

綜合所述，文化區應著重於後工業化城市及後現代化社會的未來需求，也就是緊密深植於在地性的城市學習(learning)、知識(knowledge)發展、社會價值資產(social capital assets)之上，才能真正能夠藉由文化、創意，來反映現在和未來的生活方式與趨勢，減低社會變遷和價值快速移轉所可能造成的市場崩潰與危機(古

宜靈、廖淑容，2003)。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利用地方文化資源的特性，也就是文化的地方性，將一些地方資源融合文化創意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透過自然形成的關連衍生作用，鑲嵌於地方社會和文化網絡中，形成內發性的自然運作，加上當地社群的參與、社會資本的養成、地方感的形塑，使得都市再生的社會文化效益永續發展。

### 三、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

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就是種空間的概念，可能指的是建築群、城市的某處、甚至整座城市或區域(Landry,2008)。它涵蓋了必要的先決條件，足以激發源源不絕的創意點子與發明的一切「軟」「硬」體設施，營造能夠讓創意觀念滋養的生活圈。硬體基礎設施，就像是教育機構、文化設施、集會場所、以及交通設施、公共衛生的便利服務等，種種建築與機構的網絡。Montgomery(2003)也指出硬體為建構文化區的重要要素，亦文化區應展現高密度的城市景觀、建築物有多樣性的功能、街景能延伸城市的景觀、新式的建築具有識別性以及大量打造高品質的公共空間。軟體基礎設施，則是指關係結構、社交網絡、社會關係、人際互動等，得以鞏固並促進個人與機構間創意流通的系統。創意氛圍必須提供建立一個建全的網絡，這需要彈性組織去培養高度信任、自我負責感，並建立不成文、但卻強而有力的原則，形塑合作競爭的文化；此外，公共介入透過規範、獎勵制度，還有改變組織文化，造成結構性不穩定、文化多元性，也得以幫忙製造創意氛圍(Landry,2008)。創意氛圍需要連結各種文化創意層面的網絡，藉由群聚提升文化的基礎設施、創意藝術、創意人才、產業環境等強化且持續地緊密聯繫生產(production)-消費(consumption)的價值鏈，並向外延伸形成更多人與組織參與經驗分享與結合夥伴關係(Montgomery, 2003)。這種高開放性、高異質性、個體互動機會多、高多元文化之包容度等環境氛圍具有刺激其內部創意工作者創意能力的效果(Florida，2002)。

Hall(1998)指出，世界上論何處何時，沒有一座城市的創意環境能維持長久的創新。要從歷史的軌跡中發掘創意的氛圍與創新的場所就必須以城市環境導向做整體規劃，讓創意在城市的生活中找到生命力（vitality）與活力（viability），讓人們與創意生活在一起，因為創意氛圍更具有社會多元性和社會包容性(social inclusion)，能讓地方和國際接軌。針對創意氛圍的特質分述如下(Landry,2008):

1. 具備某種程度的原創、深厚知識，加上現成的技術和能力，還有身懷相互溝通需求及能力的人。
2. 具有健全的金融基礎，不以不受嚴格規範，而容許有實驗的空間。
3. 決策者、商人、藝術家、科學家、社會批判者的自覺性需求，以及實際機會間存有某種不平衡。
4. 面對有關未來文化、科學與技術領域變遷的複雜與不確定性，當地具備因應的能力。
5. 無論內外，都具備非正是與自發性溝通的高度可能，是個迎合多元性和多樣性需求的環境。
6. 是個在多領域及動能上具綜效的環境，尤其能結合科學與藝術的發展。
7. 結構的不穩定性。

城市要維持未來的創新地位，就需要在智識、文化、科技、組織等所有層面，而不僅只是其中的一個層面，保持創意與創新。是故，藉由歷史營造出新舊融合的創意氛圍，並強調「較軟性」的新型創意與創新，鞏固城市身為包容、開明環境的角色。尋求藉由結合永續性、社區授權及嚴格的標竿管理計畫，使經濟創新問題環環相扣，以驅動當地城市的發展，以尋求高品質生活開發新利基的次要城市(Landry,2008)。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創意產業透過原本瓦斯廠老舊的工業遺址氛圍及複合式的空間再利用，刺激文化產品的發想與創新，呈現獨特的創意氛圍，那是一種日常生活中創意，將傳統和大眾文化融合在創意的概念，使得當地文化活動緊緊連繫在一起(Bonink & Hitters,2001)。

## 第二節 社會層面影響

文化都市再生(cultural regeneration)的影響層面擴及經濟、文化、社會、城市意象等，其中社會層面的影響逐漸被關注，Matarasso(1996b)的報告強調文化活動的社會影響，文化參與能以各種不同方式對社會發展有所貢獻，包括個人影響和結構性因素兩層面，如認同感的增加、生活品質提升、交通基礎設施的改進、就業機會、建立社群網絡等。Palmer-Rae (2004) 的報告強調結慶之社會影響的重要性，其結論認為社會影響具在地扎根，且由具信念的個人所舉辦，通常影響力比文化更持久，並提出主要的社會影響有：改善文化相關方案和可及性

(accessibility)、針對特定目標族群的社會方案、對邊緣化或受排擠族群的文化包融(cultural inclusion)、強化文化性和志願性組織。總體而言，社會影響可從六個方面檢視：一、可及性(accessibility)；二、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四、社區能力(community capacity)；五、創造社會空間(creating social space)；六、地方感和認同(sense of place & identity)(劉以德, 2012)。然而，筆者 2013 年 8 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文創園區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研究發現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在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地方感和認同(sense of place & identity)這三項較為顯著；在可及性部分，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位在阿姆斯特丹西區，並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直接到達，搭公車亦需要走上一段距離，正因可及性較正式公園(formal park)為低，到訪此地多為市民而非觀光客；社區能力的理論和社群參與理論許多重疊雷同之處，且西瓦斯廠為一座文化公園，重視居民參與而非打造成社區營造；社會空間理論則是社會學家提出的空間中權力鬥爭、強勢(策略)與弱勢(對策)者的爭奪，故不符合本論文主旨社會影響，因此本文以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這三項社會影響的理論作為分析架構。

### 一、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都市再生的最終目標在永續發展，而永續必須是以社群參與為核心政策之實



踐，透過民眾力量追求共識，達成共同目標與行動。所以社群參與是民眾共同參與和分享的行動(Arnstein, 1969)，扮演著反應政策的角色，目的在求整體之共同利益。社群參與可以授權居民，強化社群，以及提升更好的公共服務，並使都市再生永續下去。在經濟利益上，社群參與更能展示城市發展之本質與理念，因此，社群參與是都市再生的基礎，在追求整體的共同目標與行動，故應架構在社區共同利益與平等互惠的基礎上(Atkinson, 2003)。

永續發展之目的在重新評價人與人，及人與社會之關係，其基本前提為廣泛的社群參與。社群參與不僅包含個人自我利益的內涵，亦是個人社會化之過程，同時也人與環境產生的關聯。所以，從社群參與的形成來看，社群參與乃是出自個人自身福祉，但基礎仍在於追求整體社會的福祉，換句話說，社群參與是個人社會化過程與社會環境聯結的產物。都市再生著重於集體性參與與凝聚力的建立，因此都市發展的成功繫於居民之凝聚力。在居民對於當地產生認同與歸屬後，自然產生關心，進而參與文化活動（ODPM，2004）。

參與(involve)意味著許多不同形式的互動和參與。都市再生的政策中，社會參與通常是和治理(governance)有關係：居民參與當地合作夥伴關係的決策。或是協商過程或居民參與各種事件或活動。它也可以和社群精神(communitary spirit)、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幾個概念相連結(ODPM, 2003)。在社群參與都市再生的議題上，參與治理(governance)已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問題，社群參與通常被視為社會的核心要素。因而出現居民導向(resident-led)的都市再生與發展，社群有權作決定，形成一種培力(empowering)，這也意味著居民對都市計畫和過程有歸屬感和認同(Robinson, Shaw & Davidson, 2005)。

社群參與包含出席(presence)、涉入(involve)及控制(control)三個部份，出席係指居民參加當地所舉行活動狀況。涉入包含個人與社會性涉入兩部份，個人性涉入係指個人參與當地活動投入意見或看法；社會性涉入係指個人與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活動分享與行為。控制係指個人對社區活動內容、過程和目標或結果

等控制或操縱狀況(Bagnall,1989)。社群參與模式須有相當程度規範，參與狀況須視實務情形適時適地決定參與程度(Arnstein, 1969)。但社群參與往往會因為資訊或溝通不良，成為政策合理化工具，因此，必需運用民眾組織力量參與，透過培力(empower)方式，強化居民參與認知與技能，共同創造社會永續價值(Flagestad & Hope, 2001)。

基於上述，社群參與是永續發展關鍵，永續發展須凝聚共識經由居民力量參與活動達成共同價值目標，同時也是居民與社會環境及實體環境聯結，其內容含出席、涉入與控制三個部分，不同社區發展狀況與民眾參與狀況也有所不同。本研究「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採 Bagnall (1989)定義界定為居民對參與當地活動「出席」與「涉入」狀況。「出席」係指居民認為參加當地所舉行活動狀況。「涉入」包含個人與社會性涉入兩部份，個人性涉入係指個人參與活動投入意見或看法；社會性涉入係指個人與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活動分享與行為。藉由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進行當地居民的深度訪談，以探討在文化活動中社群參與的出席程度，及居民表達意見及進行社交網路的個人與社會性涉入現況，並期了解社群參與在西瓦斯廠文化都市再生中所扮演的角色，畢竟都市發展須透過社群的溝通與培力，取得共識結合整體力量，才能達成社會文化的永續發展目標。

## 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來新興且受到各界重視的議題，此一名詞早在十九世紀就已出現。1916年Lyda Hanifan研究中提倡社區參與精神對於維繫民主與發展的重要性，同時使用「社會資本」一詞來代表個人或家庭在日常生活互動中所累積的資產。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關注與研究才真正趨於熱絡，尤以Coleman(1988)、Putnam(1993a)、Bourdieu(1997)及Fukuyama(1997)的論述獲得最多的關注。

Coleman(1988)著重社會結構中個體互動所產生之作用，認為社會資本不但存

在於人際關係中，同時也存在於個體與制度層面的互動中，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的重要資源。換句話說，社會資本是經由網路社群間個體互動所產生，因此，不同群體皆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會資本，其中之差別在於「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在互信範圍內的成員才能分享共同的社會資本。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並不完全具有正面的效果，因為社會資本雖可促使群體內的成員共同行動並產生價值，但相對而言亦可能造成群體的封閉與排外，或者與其它不同理念的群體產生對立或傷害，損害社會共同利益 (Coleman,1988)。

Putnam(1993a)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和網絡，能藉由促進協調的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也就是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公共財，且其本質也是為了大眾的福祉；在 Putnam 的論述中，以信任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而由社會價值、道德、規範與社會網絡所組成，透過互利互惠與社群參與網絡而產生。由此可知，社群參與是社會資本中重要的概念，因為積極的社群參與可以促進社會群體間產生合作協調，並透過水平信任與規範的遵守，提高集體行動的利益。地方的社會凝聚力端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這些構成社群社會資本的要素，對社群生活品質的改善和地方發展是至關緊要的。

Bourdieu (1997) 指出社會資本為彼此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係之永久網絡的實質或潛在資源的總和，是由個人藉由參與團體及團體本身的關係所取得之利益所組成。進一步來說，產生社會資本之社會網絡建立的最終目的在於提昇經濟資本；且任何個人所擁有之社會資本的多寡，部分是由其它不同形式的資本（文化、符號或經濟）所決定。Bourdieu(1986)說明社會資本是源自於穩定網絡關係中的資源，由網絡成員集體共同擁有與使用，而社會資本與其它資本間亦具有轉換的功能。Bourdieu的詮釋除彰顯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外，也隱含著社會資本與經濟和文化資本之並存及互惠的效應。Bourdieu這種將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視為並存的現象，若將它置於社會影響的脈絡裡，也即在強調社會內之各種資本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這對文化都市再生的實踐有其重要意涵。

Fukuyama (1997)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套存在於承諾彼此合作之團體成員所共同分享的非正式價值或規範，他認為價值和規範分享的本身並不能產生社會資本，因為價值也許是不正確的。產生社會資本的規範包括義務和互惠的集合，非正式的強制規範可減少正式連結機制所需的交易成本；他認為，社會資本並不是人群資本的子集合，因為它是團體而非個人的資產，支撐社會資本的規範，必須是要為超越一個個體所共享的。是故，Fukuyama的貢獻在於提醒正向的規範與價值的重要性，特別是義務和互惠的規範及價值對降低交易成本的正向效益。

儘管學者們因視角不同，對社會資本的詮釋不盡相同，但他們之間仍存在著某種共識—信任(trust)、網絡(network)及規範(norms)是構成社會資本的關鍵內涵。也就是說，社會資本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量的制度、關係和規範，社會的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社會資本不僅是依附在社會下的制度總和，它還是使他們能緊緊在一起的黏合劑。若將社會資本置於社會的脈絡裡，無論是 Coleman 的原生連結，Putman 的公共財， Bourdieu 的互利性，或 Fukuyama 的規範性，若能夠塑造當地社會資本，將能夠進一步提昇地方之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累積。正如同 Kay (2006) 主張社會資本有別於其它形式的資本，它隨著使用而擴張，可被用以投資再投資。亦即透過個人或組織間的相互信任，並藉以發展互惠關係，社會資本便能夠因此而強化，這或許也意味著社會資本之擴散性的乘數特質，能成為促進社會循環發展的能量，而這股力量透過社會網絡產生了地方凝聚力，成為都市再生的原動力(Hancock, 2001)。

社會資本並不是單一概念，它可能因成員的身份及其互動網絡而有不同的層次，Gittell 與Vidal (1998) 參照Putnam 對人與人以及人與團體之間關係的緊密度之社會資本的分類方式，將社會資本區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這種區分方式與Granovetter (1973) 所提之社會網絡的「強連結」(strong ties)與「弱連結」(weak ties)有相似之處。晚近，不同層級的個體、社區或公共組織或團體之間的關係亦受到

關注，因而，有學者將這些超越階層或社區層次的關係歸為「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Halpern, 2005）。綜合而言，因個人或團體之間網絡的強弱以及不同層級間的互動關係，一般可將社會資本歸納為三種類型（Putnam, 2000）：

1. 「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係指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者之同質者間的連結，其具有較強烈的認同感以及共同的目標，例如家庭成員、好朋友與鄰居等，它能夠促進成員間的承諾與互惠，並強化團體內部的連結。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我群」（like me）的連結。
2. 「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主要係指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者所形成的連結，例如同事或社區團體等，是一種水平的連結機制，有助於外部資源的連結與資訊的暢通，能夠促進相對異質之人群或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非我群」（unlike me）的連結。
3. 「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係指不同社會層級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屬於垂直性的連結機制，特別是指社區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之個體、社區、市場或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例如國家或大社會等，它促使人們或團體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

若將此分類模式置於都市再生的社會脈絡下，社會資本即是一個開放的社群系統之各次系統之間的連結和互動所產生的能量。若依網絡關係的緊密度而言，結合型社會資本相對上是互動較為密切的非正式之直接網絡的關係，如家屬、親密朋友或鄰居；橋接型則是人們跨越非正式網絡，而與直接團體以外的社區他人或團體之間的互動；連結型的社會資本則彰顯出跨越社群界線，而與外部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互動，這種互動對取得外部資源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結合型社會資本對促進團體內部忠誠和認同有一定的助益，然而在社群的脈絡裡，橋接型與連結型社會資本是相對受到重視的（Gilchrist, 2004），此乃由於這兩種類型之網絡

關係的具備，將有助於社群內、外部的連結，以及強化系統間的互動與整合，進而協助社群的發展。反之，若缺乏類似的跨界連結關係，將可能造成有損社群凝聚之團體對立或人際疏離的現象（Halpern, 2005; Kay, 2006）。然而，因各類社會資本彼此之間有其模糊的交叉處，且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網絡關係複雜，使得不易劃清各類社會資本的界線（Putnam, 2000），不過若能對社會資本類型有一定的理解與掌握，將有助於對社會影響進行評估，並藉以擬定適切的發展策略。

對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來說，居民因互動而產生網絡、形成規範、強化信任，累積獨特的社會資本，進一步促進居民自發性參與行為，並運用社會資本來解決社會問題，實現共同的利益與目標。故此，本研究認為建構「社會資本」能營造正向的社會氛圍，達到居民間的人際信任、互動網絡、參與行動以及社會規範的和諧，並藉由增進 1. 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例如家庭來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從事休閒娛樂活動、2. 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例如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中的創意產業彼此間的合作競爭關係、3. 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例如荷蘭政府和西瓦斯廠管理單位的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而創造出良好的文化都市再生下的社會凝聚力。

### 三、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人文地理學的關鍵概念，深受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影響，其有兩種意義：第一個是指一個地方（place）具有高度想像性的特色；另一個是指人們自己所意識到，對自己具有意義的地方。所謂的地方感，就是人對於地方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Cresswell, 2006）。「地方」是對人們有意義的地理區域（即「空間」），透過對地方的情感建構，人們才會歸屬或認識此地理區域。當空間伴隨著個人特殊經驗、歷史性脈絡的累積以及其產生的認同感時，地方的意義便產生了。而當人對於此地認識且賦予意義，並逐漸產生情感後，容易對此地產生歸屬感，進而覺得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一份子，表示人不僅透過對地方的地

方感來界定自己的位置，也透過其來界定自己(Crang,1998)。也就是說，地方感為「地方所帶來心理上的情感」，因此地方感通常和人與地方連結而產生的情緒和情感有關，當我們能區分不同的地方時，或是體會到地方所擁有的不同特性時，地方感就已形成。地方感是一種人們覺得自己歸屬於此地的感覺，在此地經由居民或是活動的涉入，對地方有熟悉的記憶、經驗、情感，在時間的累積過程下，對此地建立了關懷、安全感及認同感。地方感在人文地理學界討論甚多，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家 Tuan 和 Relph、結構化主義地理學家 Agnew 和 Pred、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 Massey 的論述較為知曉。

人文主義地理學者 Tuan (1974) 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 就是「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繫」，在此地方是一個「關照場域」(field of care)，人以共同的記憶與榮耀作為「地方之愛」的基礎。「地方之愛」不僅是一種對地方情感的反應，也是生產地方的動力，而 Tuan 提出地方必須與空間相互定義，空間是自由且動態的，而地方給人安全與穩定，當我們選擇在一個空間停留時，將使得此空間區位轉變為地方，地方牽涉暫停 (stopping) 和休憩，以及涉身其中，因此地方的概念適合討論價值 (value) 與歸屬 (belonging) 這類議題。而 Tuan (1977) 提出地方是由經驗所構成的意義中心，在空間中有人的經驗與情感後，即可將這個空間轉換成屬於人的地方，代表加入了人的能動性，隨著我們對空間越來越認識，並附與其價值，一開始混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

地方為我們生活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人與地方之間本真與非本真的關係則指出人如何透過生活世界的經驗來感受地方。內在於一個地方，就是歸屬並認同它，妳越深入內在，地方認同感就越強烈(Relph,1997)。透過居住及經常性的活動涉入，由親密性的記憶累積過程，如情感、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給予價值與意義，經由經驗或事件把空間轉換為地方的意義。Tuan 與 Relph 在某種程度上，將「地方」看做是「根著的」(rooted) 如同植物的根嵌入泥土一般。

對地方的定義學者因切入面向不一而有著不同的看法。結構化主義地理學者

Agnew (1987) 勾勒出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包括：

1. 區位 (Location)：地理的區位，涵蓋了明確的社會與經濟過程，在較大的規模中運作的社會互動背景。
2. 場所 (Locale)，日常生活和社會關係相互作用之下，場所被建構出來。
3.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是個人對地方認同和歸屬的情感連結。

每個地方都有其位置，然僅有位置或是區位並無法構成地方，地方之所以為地方是有其特殊性，除位置外，需要有物質性的事物來塑造，以及需要與人及其所創造之意義有相對關係。正如同 Pred (1983) 認為地方不僅是一個客體，更是某個主體的客體，且被每一個個體視為一種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有情感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充滿意義的地方。由於情感的分享或世代的傳承特徵，地方對於人格外有意義，且由於地方的獨特性，引發人對地方的情感依附。在休閒遊憩的研究中，地方感是由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兩個向度所組成，地方認同為個人對的方或環境的強力情感依戀，地方認同基於個人的情感維繫，可藉由對環境的態度、想法、意義等展現出來；而地方依賴指藉由提供遊客(以目標導向為主)的資源重要性來解釋，換句話說，此功能性的地方依賴被視為是活動所需的好場所，所以地方依賴主要是環境與資源能提供使用者滿足其活動需求的強度，主要為環境的實質功能，包括環境景觀、氛圍、公共設施、特殊資源、可及性等(Brick & Kerstetter,2000)。由於地方包含了實體的環境層面及心理上的情感認同與歸屬感層面，因此當在地方的環境層面上，若是對於特殊地區或是功能相似的地方有特別的機能性需求，則會發展出地方認同 (Moor and Graefe,1994)。地方若做為活動的場所與空間，透過行為或活動的傳導以產生特別的依賴來達到居民的目標和價值，這種因使用功能而產生的情感依附，是可以被取代的，因此地方依賴是屬於功能依附。透過心理層面上對於地方的情感，地方在居民的內心中是無法被取代的，因此地方認同是屬於心理依附。



相較於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地方感就是一個根著與本真（authentic）地方的概念，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 Massey(1990)提出了一個「全球的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修正了傳統的地方感概念。她預設了傳統地方感具有四種特質，並提出在全球化下的地方感的四個相對概念。

1. 相對於傳統地方概念的固定性，地方是一動態過程。
2. 相對於傳統地方概念的排除性，地方不必然具有邊界，透過與外界（outside）的連結，可以建構出自己的地方。
3. 相對於傳統地方概念的單一認同，人對於地方的認同是具有內在矛盾性的，地方是多元認同與歷史的位址。
4. 相對於傳統地方概念強調地方的獨特性，地方的重要性與獨特性並不曾消失，地方的互動界定了地方的獨特性，使地方的獨特性不斷的被再生產，但並非源自於長久與內生的歷史。

Massey 強調，在全球化下，獨特性與發展的不均衡都可以成為一種資源。地方的獨特性是因為地方是全球與地方的社會關係混合的結果。所以全球地方感應該是一種外向性的地方感。而 Harvey（1996）也指出地方不僅僅是一種存在，他批判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現代，人文主義地理學靜態的地方感其實有兩個目的，一是以「集體記憶的場所」作為吸收資本的棍子，販售地方並抵抗全球資本的入侵。二是透過地方感劃分出「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限藉以排除他者。根著與本真的地方感只是重新創造傳統以及商品化的文化襲產，這反而顯示了現代性的勝利，本真性與根著性在大量生產與大眾價值下已經被破壞殆盡，商品與市場價值以及資本積累滲透進入了社會生活，才使得人們更渴望尋求生活上的本真。

綜合上述的地方感理論，地方的文化特色及其產業是個體分辨自我形貌、建立自我認同的憑藉，而地方特色亦是地方與外在環境互動的產物，於是，西瓦斯廠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其所衍生之文化活動、空間轉變對於當地居民而言皆屬於陌生新奇，居民原本的地方感與認同有可能會因此進行轉變。在楊敏芝（2001）

的研究顯示，文化產業的發展對於地方是有其影響力，進而影響居民心中對於地方之價值，並增強對地方之認同程度；黃琇玫（2002）亦提出地方認同容易因文化活動被建構或增強，也易因文化活動無法生根發展而漸趨薄弱。而文化活動的持續舉辦，對地方認同的發展，是一重要的過程，對內，可以形成社會凝聚，對外，則形塑城市意象（McCarthy,2006）。此外，居民的態度對文化都市再生之發展是重要的，地方居民若能認同文化再生、創意氛圍之營造，將能使得地方型塑出良好的社會凝聚，進而能夠達到文化永續發展及社會和諧與互動。

可見，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文化創意再生將會影響居民與地方或空間關係的轉變，亦關係到居民的地方認同、社會資本和參與活動之態度，若能在西瓦斯廠轉型成文化園區的過程中加入屬於地方文化的獨特元素及開放的交流空間，則能讓居民有發聲的機會，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對於這個地方產生良好的社會凝聚力，透過與外界互動所產生無可取代的印象，帶動居民常接觸此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進而對此產生獨特的地方情感依附，依賴並認同這個地方的文化都市再生。

## 理論架構

經過以上兩節之理論回顧，筆者在本章結尾歸納出此研究試圖探討的議題，闡述如下：

本研究先從遺產轉型觀點，論述文化再生，接著就供需雙方角度，分別為遺產經營者和當地社群的視角，來檢閱社會影響類型理論以及探求供需的互動關係之於社會凝聚。在爬梳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之後，筆者為供需雙方在對應的社會文化研究範疇中篩選出專屬子項目，分別是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再者，筆者選擇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場文化園區作為一個整體性命題調查、驗證這三項社會項目。由於至今尚未有研究整合遺產管理者和當地社群角度，解釋工業遺產的文化再生、社會影響的學術論究，所以筆者在研究中將分節次參考各種文獻。

第二章第一節參考 Evans(2011)的文化都市再生、Montgomery(2003)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和 Landry(2008)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理論之爬梳，論述工業遺產轉型並再生當地文化之背景。第二章第二節則採管理者和居民角度，檢視社會層面影響，分別以 Bagnall(1989)社群參與、Putnam(2000)社會資本、Massey(1990)地方感下去做分析，探究轉型後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如何讓居民願意參與文化創意活動，並建構地方的社會資本與地方認同？總之，本研究將從文化公園管理者、地方居民兩類供需關係人層次，探究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中社會影響之現象，剖析社群參與、社會資本與地方感如何在都市再生發展歷程中獲得建構和維持，使文化公園能朝向社會文化的永續經營趨勢發展。除了文獻分析外，筆者也將使用田野觀察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以期釐清社會影響在工業遺產轉型下的實踐。

圖表 2-1 理論架構圖



**軟硬體包括:**

1. 軟體:活動 (activity)	文化用途 夜間經濟 大型節慶活動事件
2. 硬體:空間 轉型(form)	可適性再利用 開放空間 創意氛圍 Landry(2008)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綜觀過去工業遺產再利用或是文創園區的相關研究，多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Montgomery, 2004; Mommaas, 2004; Mccarthy, 2005a; Roodhouse, 2006; 楊敏芝, 2009)，原因在於質性研究是對社會個體行為的探索，應以個體為中心，從個體的立場去全面性體會個體行為當時的情境與立場需求，尋求能建立個體內部一致性的理論體系，對社會行為本質的深入詮釋；而個案研究強調在考量個案的環境背景下，研究當前的現象，個案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特質，以了解它的獨特性和複雜性。

而本研究命題落在「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的社會層面影響」，是故，筆者採探索性研究並選擇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畢竟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的發展取決於地方文化資源與歷史脈絡背景，質性的個案研究方式得以顯現地方居民的生活紋理與工業遺產轉型的關係，有助於了解當前社會文化層面的現象，或得以針對該地區未來發展提出進一步的建議。

#### 第一節 質性研究與社會影響探討

研究，是一種思考的方法，研究方法可劃分為量化或質性兩個範疇。量化研究採取實證主義的觀點，透過數據資料與統計分析來探究社會現象，它試圖建立一個能夠解釋所觀察到社會現象的模型，並將研究發現推論至目前未知的部份。而量化研究者的角色是去觀察及測量，必須謹慎地處理研究中的干擾變項，因此特別強調價值中立的態度，以達成客觀。相較之下，質性研究則是屬於詮釋主義的，旨在理解及詮釋社會場域中，不同參與者如何建構他們所處的世界，並了解箇中的知覺、態度及歷程(莊明貞、陳怡如, 2006)。質化研究會與特殊的解釋模式較有關聯，而量化方法比較容易達成律則式解釋。

質性研究者認為，個人的思想與行為無法與當時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分開，如果欲理解人們的經驗，就必須把他們放置到豐富、複雜、流動的自然情境之中，

從當事人的角度瞭解其看法，注意其心理狀態和意義建構(陳向明，2002)。是故，質性研究必須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直接接觸，在自然的情境下發掘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黃惠雯、童琬芬、梁文綦、林兆衛，2003)。質化研究多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先進入研究對象的世界，系統地記錄所看到的、所體會到的，然加以分析，並以其他資料，如記事、紀錄、公報、刊物、照片等做為補充。

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創園區以及該地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關係。社會影響的探討，多屬於人際間的互動與信任、人們內心的情感層面，像地方感的概念大多是來自於現象學，它所關注的是個人所依附的特定地方以及一般地方概念中象徵或轉喻的特性與事件、態度之間的連結。地方感的發展往往來自於人們發現自己對於某處曾生活過的地方，參與這個地方的活動與建設，並建立出個人的社會資本，在地方形成一個緊密的社交網絡連結，產生了獨特的意義感，在那熟悉的情境下能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進而對地方產生認同感與永恆的期待，最後成為一股為地方付出的力量。人們對地方產生情感與記憶後，並不必然對該地方產生認同；認同感的發生源自於個人生命歷程和地方間的意義化過程，是種自我身份的發現與主體意識的形成(Tuan,1980)。

另外，在文化層面上，不論是文化區、創意氛圍、文化都市再生的觀點，也多以質性為主。楊敏芝(2003)也指出，文化不僅僅是文化，它亦是一種經濟力量。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各國城市復興運動的主要力量，成為許多先進國家都市再生的主要政策，亦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對抗資本主義工業剝削的生存性策略，它不但可復甦地區經濟，亦可活化文化生活價值。各地域皆積極發掘地方特有的產業資源，作為地方觀光經濟發展的資源。以其「地域特殊性」或賦予「設計創意」；如歷史記憶與價值、地方特色、創意意象等，作為地方經濟再生與文化素質提昇的主要策略。而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對人文主義精神的回歸與再強調的新興產業，其發展是以人類智慧結晶與創造力為基礎，結合各種產業活動，以提升非物質文化的價值。

是故，無論是文化都市再生或是居民個人的主觀感受對於某特定地方的情感與信念，其建構的過程常涵蓋個人經驗、記憶、情感與意念，亦會受到社會文化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此正好屬於質性研究範疇。因為質性研究就是對個人生活世界以及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進行研究，而個人思想行為和社會組織運作、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是不可分割，研究者應該進入豐富、複雜和流動的自然情境中進行考察，採用多元蒐集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同時通過與研究對象深入訪談與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陳向明，2002）。

## 第二節 個案研究法與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探討

質性研究中的歷史研究法、實驗研究法或個案研究法，同時都適用於探索性的研究；不過，三者因為對研究現象的控制力不同，而在運用上有相當大的差異。通常，歷史研究法是運用在非控制性的過去事件的研究；實驗研究法強調對當前現象或行為進行研究，同時研究者也必須對研究現象進行操控，並透過精確、系統化的研究過程，來了解研究的成效；而個案研究法則較偏重於對當前事件的研究，但強調研究者不能對研究現象或行為有任何的操控行為。本研究問題「工業遺產的轉型如何達到社會文化層面的永續性？」，以管理者和當地社群做為檢視的分析單元，考量是當今的社會現象和自然情境，並非拘泥歷史現象，況且西瓦斯場文化公園作為一個開放空間，當地居民屬於非能操作的對象，故採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是一種實證探究（empirical inquiry），強調在實際生活環境的背景下，研究當前的現象，尤其適用在現象跟環境背景難以區別的時候（Yin, 2003）。個案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處理現象和情境中複雜的交互作用，亦即個案研究能夠幫助研究者釐清特定的真實情境脈絡，達成整體而通盤的瞭解。其研究特別案例於單一環境中所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以及當前真實生活脈絡的各種現象，為一種探索及分析社會單位生活過程的方法，其步驟可分為事實的收集、精密診斷、適當處理、正確記錄。其所蒐集資料，包含原始與次級資料，必

須依賴歸納、分析、問卷、會談來定取捨；蒐集完後，再對其問題的前因後果做深入的剖析，首重在自然實際的環境下針對一特殊事體從事觀察研究。

Yin (2003) 指出，個案研究法適合用來研究當前現象，討論實際生活和環境背景之下的「為什麼(why)」及「如何(how)」的問題。個案研究法多是為了於一脈絡下探究此前提中的特定問題，研究者不對行為事件加以控制，個案研究著重即時事件的瞭解。簡言之，個案研究強調過程而非結果；強調情境脈絡而非特定變項；在乎發現而非驗證。而工業遺產的轉型再利用，取決於該遺產的本身地理位置、文化資源、歷史脈絡和發展目標，正因如此，才會形成工業遺產的不同活化策略，比如：英國鐵橋谷工業遺產成為鐵橋谷博物館群，德國魯爾工業區打造成工業遺產觀光路線，而本研究所探討的荷蘭西瓦斯廠則轉型成文化公園。因此，若要探討「工業遺產為何(why)需要轉型?如何(how)注入文化區與創意氛圍形成文化再生?轉型後帶來的社會影響為何?」則須將工業遺產轉型置於整個城市的發展脈絡下探討，這正是個案研究的優勢-在考慮情境脈絡的前提下，從個案所處的整體情境脈絡中，了解特定變因的影響(de Vaus,2001)。再者，個案研究的資料蒐集來源包括了文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實體人造物等六種。這六種資料來源各有其優缺點，不同資料來源也具有互補性，因此個案研究會盡可能的使用多種資料來源，藉以增加研究的完整性(Yin, 2003)。這樣多重證據來源，能夠協助筆者客觀地觀察研究對象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環境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個案研究法進一步區可分為單一個案研究 (single case study) 與多重個案研究 (multiple case study) 兩種類型。Yin(2003)闡述單一個案適用的條件涵蓋(1)對現有理論進行批評與檢驗(2)有代表性或典型的事件(3)不常見、獨特的現象(4)啟示性事件，科學無法探究的現象(5)研究縱向個案。而本研究採用單一個案的原因包含條件一、二、四。首先，條件一，本研究藉由連結文化再生理論將其擴展到社會影響-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理論，遺產轉型的文化和社會影響密不



可分，藉由遺產轉型的文化都市再生，帶動地方復甦，同時藉由舉辦文化活動、空間再利用，提供居民一個開放的交流平台，大家都有使用的權利及參與的機會，維繫緊密的網絡關係並凝聚共享的地方認同感(Loures & Burley, 2012)。而三個社會影響理論彼此也密切相關，Putnam (1993b) 在義大利的研究經驗指出，居民日常生活中參加各類活動或組織所形成的網絡連繫，將是創造社會資本的最佳平台，此類型的網絡若愈密集，居民便愈有可能為集體福祉共同合作，社群參與做為一種透過居民為共同目標努力的過程，不僅有助於居民、文創工作室、文化公園管理單位等各次系統間關係的維繫，頻繁的互動與往來讓彼此更為熟識和瞭解，促進居民或團體間的信任關係，凝聚當地社群休戚與共的集體情感，進而強化並擴散既有的社會網絡連繫，更能深化地方的認同感。再者，條件二與四，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在文化都市再生及地方凝聚力的案例上，具有顯著傑出的代表性與啟示性(詳見第一章第四節研究對象部分)，各國無不前往取經及競相效仿，連台灣政府官員郝龍斌都曾去該文化公園進行考察，只可惜目前在台灣學術界，仍未有關於西瓦斯廠文化園區的文化再生與社會影響的相關論文，且文化研究需要深入的駐地觀察與訪談，屬於質性研究也非科學能探究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採取單一個案研究方法，經由集中對於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案例蒐集完整資料，並綜合文化公園經營管理者和在地居民兩方訪談後，分析探討出其社會層面影響。

### 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圍繞遺產轉型的社會文化層面影響，擇取荷蘭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作為命題。然而受限於田野考察的時間無法太長、語言障礙和經費不足，所以將研究資料蒐集的過程分為前置階段之文件蒐集、考察階段之直接觀察法和訪談法，以確保本個案多重證據來源的蒐集。並分別針對遺產管理者如何透過文化創意活動建構社會凝聚，以及居民如何看待再生後的文化公園，兩個面向加以綜合論述。

#### (一)前置階段 文件蒐集

對個案研究而言，文件的重要之處在於確認與增強由其他來源而來的證據。這些類型的資訊可能有很多形式，應儘可能的蒐集。文件的種類有：信件、備忘錄、公報、會議記錄、報紙、簡報、行政管理文件、正式的研究等。藉此途徑，研究者得以先行理解在廣泛時間軸中整體事件發生的細節及場景。但是，文件並不代表必然正確與毫無偏見，更不是研究者唯一仰賴的工具。相反地，它的功用在於協助研究者觀照、補強其他蒐集來源的交互參照，提升研究者對事件全方位客觀性的理解，以利下一步分析推敲。本研究在前置階段以文獻搜集為主，主要包含學者論文、官方網站、出版書籍。

筆者蒐集具有信譽之機構研究報告及學者(Loures & Burley, 2012; Loures, Burley, & Panagopoulos, 2011; Miazzo, 2009; Kirkwood, 2003; Koekebakker, 2003; Hitters & Richards, 2002; Bonink & Hitters, 2001)，主要針對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遺產轉型、文化再生、創意氛圍的相關面向之研究，藉此了解遺產再生與社會文化的發展脈絡。接著，筆者瀏覽官方文本如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方網站(Westergasfabriek)、西瓦斯廠再生計畫網站(Project Westergasfabriek)、歐洲工業遺產路線官方網站(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以及官方出版書籍-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荷蘭工業遺產轉型(Westergasfabriek Culture Park:Transformation of a Former Industrial Site in Amsterdam)，爬梳西瓦斯廠文化再生的歷程，以便建構對

於研究場域的基礎理解。

在前置階段的重點在於建立對研究場域-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基礎理解，並非以文本定論文化公園當前狀況。因為文獻資訊通常無法避免片面、過時的限制，況且社會層面影響，須經由受訪者對於當時情境的轉換和內心上的情感交流才能作為確實的文本深描。因此，下階段的設計重點就是研究者直接和研究場域間的人群進行互動和對話，揭示城市客觀面貌以及遺產管理者和當地社群的主觀價值體系。

## (二)考察階段 直接觀察法

直接觀察法是指受過訓練的研究者，到觀察現場直接觀察受試者活動，獲得具體而初步的第一手資料的方法。即實地參訪個案研究的場所，研究者在現場觀察現象或情境脈絡。筆者在 2013 年 8 月 4 日到 8 月 13 日期間，根據前置階段的先備知識引導，確實走訪西瓦斯場文化公園六次，參與活動項目如星期天創意市集(Sunday Market)、街頭藝人表演、西瓦斯廠工作人員導覽、夏日舞會，同時也觀察西瓦斯廠的景觀樣貌、遺產的活化方式、當地居民反應行為等，輔以拍照和筆記供日後編碼詮釋。期間，很可惜因為沒有遇上大型節慶活動，所以西瓦斯廠大部分的展場及瓦斯槽會展中心皆閉館，因而無法直接觀賞遺產內部空間配置。不過筆者央求西瓦斯廠工作人員帶領入內參觀，並拿到了官方出版品「西瓦斯廠文化公園」(Westergasfabriek Culture Park)，書中對西瓦斯廠歷經不同年代的變遷和遺產內部用途多有著墨，期能作為佐證補充。筆者利用在法國念書期間，在 2014 年 7 月 18 日到 7 月 24 日再度赴荷進行二度田野調查，住進當地居民家裡深入觀察居民與西瓦斯廠的互動關係，並參與西瓦斯廠所舉辦的 Buiten Westen 大型音樂節慶活動。

## (三)考察階段 訪談法

訪談法是利用各種調查訪問方式進行調查，透過蒐集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

態度、意見、動機與行為的有效方法。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蒐集資料最常使用亦最重要的方法，以直接面對面方式進行溝通，可以有效且深入的了解受訪者對研究主題的看法，進而獲取更有深度且完整的資料（謝臥龍，2004）。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受訪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等。此研究方法是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料正是社會互動的產物（畢恆達，1996）。Patton（1990）認為深度訪法藉由直接的言語交流，以發人們對於經驗、意見、感受與知識的直接引述（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在十次考察中，筆者是以研究者身分操作具備問題意識的田野調查。除了使用直接觀察法，筆者更進一步針對兩類權益關係人進行訪談法，文化公園營運者部分以當地政府官員 Paul Nieuwenhuizen（職別:客戶經理 Accountmanager Evenementen）、西瓦斯場管理單位公關負責人(Westergasfabriek communication)、星期日創意市集(Sunday Market)的主辦人、文創公司工作者及店家老闆共計六人，當地居民部分，則以不同類型參觀者(家庭/朋友/個人)，共計四十人，透過多樣化抽樣，以期瞭解各主體對工業遺產轉型的觀感。這也正是深度訪談法的優點所在，是一種臨床式訪談，有利蒐集個人特定經驗的過程、動機和情感、態度等資料。研究者可藉由長時間的訪問，讓受訪者深入談出問題核心，藉由對事件的敘述與描繪，使問題與答案不經意浮現。

表 3-1 受訪者編碼

文化公園營運者(共六名)	
西瓦斯廠管理單位公關負責人	W1
星期日創意市集主辦人	W2
文創公司/店家老闆	W3,W4,W5
當地政府官員 Paul	W6

當地居民(共四十名)			
家庭型(媽媽)	F1	朋友團體型(女孩們)	G1,G2
家庭型(媽媽)	F2	朋友團體型(女孩們)	G3,G4
家庭型(媽媽)	F3	朋友團體型(男孩們)	G5,G6
家庭型(媽媽)	F4	朋友團體型(中年婦女們)	G7,G8
家庭型(媽媽)	F5	朋友團體型(男孩們)	G9,G10
家庭型(媽媽)	F6	朋友團體型(媽媽們)	G11,G12
家庭型(媽媽)	F7	個人型(中年女性)	P1
家庭型(姐妹)	F8,F9	個人型(中年男性)	P2
家庭型(母女)	F10,F11	個人型(中年男性)	P3
家庭型(奶奶)	F12	個人型(老奶奶)	P4
家庭型(媽媽)	F13	個人型(中年女性)	P5
家庭型(爸爸)	F14	個人型(女孩)	P6
家庭型(媽媽)	F15	個人型(男孩)	P7
家庭型(爸爸)	F16	個人型(中年女性)	P8
家庭型(媽媽)	F17	個人型(中年女性)	P9
家庭型(媽媽)	F18	個人型(奶奶)	P10

筆者整理

本研究採行的是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方式，但根據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對於情境的控制程度，由低而高可將訪談分為四種類型：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四種（Bernard，1988），本研究採行半結構訪談方式。半結構訪談的特點是：一、有一定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不是漫無邊際的；二、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以在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依

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有相當彈性；三、訪談者不需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行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本研究希望了解工業遺產如何透過文化創意再生？當地居民對於遺產轉型的觀感為何？對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產生怎樣的認同感？因此必須環繞著特定主題訪問，所以非結構、半控制的類型適合本研究採用，也就是半結構訪談方式。

## 訪談對象

然而受限經費、駐留時間和分析單元之緣故，筆者只好根據問題意識要點，安排以當地居民為主、遺產管理者為次來分配實地訪談時間。因為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如地方感與認同強調人對該地主觀的「情感依附」的概念，所以本階段首重當地居民訪談的取得。而訪談採樣方式，當地居民是以方便採樣為主，遺產管理者則是目的性採樣，詳情如下述。

### 一、當地居民

本個案選擇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場文化公園作為一個整體性命題調查，宗旨在於了解工業遺產轉型的文化再生與社會影響。因此不限定某類居民(家庭、單身/休閒、活動)的採樣，相反地，筆者認為彈性的方便採樣更有利端詳，多元化居民觀感的深描也有助於全方位解析社會層面影響。因此筆者採取在西瓦斯廠開放空間漫遊，進行利益採樣模式。

採訪當下，筆者會預先告知個人研究身分與目的，徵詢居民回答和同意錄音之意願，遂以半結構式問卷進行訪問。半結構訪談式問卷融合引導性和開放式的優點，大為提升訪談過程流暢度和資料蒐集的豐富度(Veal,1998)，有利筆者在時間緊迫和地域限制下蒐集足夠訪談資料。特別是由於個案研究訪談涉及完全不同的情境，研究者必須配合受訪者的時間與方便(Yin,2002)，所以筆者會斟酌當下訪談情境，將問答形式作適當的調整，如依照訪談對象決定詢問的題目。

本研究的半結構式問卷奠基在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地方感與認同理論之上，

預期探求居民面對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的觀感，檢視居民是否能夠從中獲得相對應的優化社會凝聚。本研究設計第一部分為社群參與的半結構式問答。例如：「請問您覺得文化公園有提供機會讓您參加文化活動嗎？您參加哪一個文化活動呢？請說說您參加活動的經驗和感覺？」；其次則是社會資本的問答，「請問您認為文化公園有提供您一個平台和其他人交流或建立您的社交網絡嗎？為什麼？」；再來則是地方感與認同的感知問答，「請問這個地方對您的意義是甚麼？為什麼？」。當受訪者對地方感定義發出提問時，考量地方感流動、多元的特質，筆者會避免使用任何“既定”標準來解釋，而是盡量改變方式提問，譬如「您覺得這些遺產建築感覺如何？」、「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景觀和活動能滿足您的需求嗎？」。在採訪過程中，筆者以引導式口吻提問並尊重受訪者個人感受與經驗的陳述，不只積極聆聽、關注受訪者的動作，更予以錄音及筆記他們的重要回應和情緒反應。

表 3-2 當地社群的田野調查訪談提要

<p>2013 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田野調查訪談提要</p> <p>何信華</p> <p>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p> <p>您好，我是從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撰寫，主要是想要瞭解您在工業遺產轉型後，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記憶與觀感，還有想瞭解您對於遺產轉型成文化公園的看法。文化活動、創意產業進駐後跟之前的生活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變化。</p> <p>我會在調查的過程中做錄音以及記錄，事後我不會透露您的任何資料，包括姓名住址等等。若將來在我的論文中會使用到這些調查資料，我一定會使用代稱來說明，所以請您放心配合。</p>	
問題大綱	理論架構
1. 您住在附近嗎？多久了？來文化公園的頻率呢？說說您在這裡做甚麼？	基本資料

<p>您覺得這裡所營造的氛圍感覺如何？</p>	
<p>1. 這文化公園有為您帶來更多參與藝文活動的機會嗎？您參與過哪些當地所舉辦的文化相關活動？談談您參加的經驗和感想。</p> <p>2. 談談你生活經驗和這文化公園的相關性？娛樂(看電影)、休閒(散步)還是文藝(表演、展覽)？</p>	<p>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p>
<p>1. 您認為文化公園有提供您一個平台和其他人交流或建立您的社交網絡嗎？為什麼？</p> <p>2. 在這文化公園中，您覺得哪個空間最能滿足您的需求並給您歸屬感？為什麼？</p>	<p>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p>
<p>1. 談談您對於這裡從工業遺產轉型成為文化公園的感想。感到驕傲嗎？</p> <p>2. 可以說說這個地方對您的意義是甚麼？你覺得這裡和您的生活沒有關聯？或是有連結？或是根深蒂固感？為什麼？</p>	<p>地方感(Sense of Place)</p>

## 二、遺產管理者

在前置作業階段，筆者即鎖定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辦事處人員，作為關鍵人物採樣。因為其扮演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現行營運的核心機構，可以協助筆者深入當地文化再生、創意產業脈動、歷史脈絡和發展目標。筆者透過機構的網站郵件，與關鍵受訪者預約訪談，很幸運地得到文化公園的公關負責人回應和約好訪談日



期。但由於訪問時間的限制，筆者採取關鍵問題提問，目的在於了解文化公園的生成與運作，以及管理者形塑地方凝聚力的方式。

表 3-3 遺產管理者的田野調查訪談提要

問題大綱	理論架構
1. 您想給大眾的意象為何? 2. 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園區的意象重 塑成效如何?	基本資料
1. 您怎麼提供機會給居民參加遺產再 生? 2. 您舉辦許多文化活動給大眾參與，您 的動機和活動成效如何?	社群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1. 您如何協調不同利益關係者，使文化 公園能永續經營? 2. 您如何形塑社會凝聚，並滿足不同群 體的需求?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1. 您在舉辦活動時，如何形塑居民的認 同感? 2. 您如何決定哪個空間成為文創租 戶，那些空間成為文藝活動用途？您提 供公共空間給大眾交流情感，目的是為 了什麼?	地方感(Sense of Place)

## 第四節 研究信效度

Lincoln 和 Guba(1985)認為信度是可重複性 (replication)，效度是穩定性 (stability)、一致性 (consistency)、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為確保研究的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本研究以多元資料來源方式，主要係由文獻回顧法、直接觀察法以及訪談法的不同資料蒐集方式，以使用三角檢定法 (triangulation) 的模式互相檢視文化再生與社會影響之間的關聯性。同時，採取具有信譽之研究機構或學者的論文，使研究資料更具信度。就效度與信度，分述如下：

一、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在增加構念效度上，本研究採取 Yin 所建議的兩種方式，如下所述。

(一)多重證據來源 (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s)：

Denzin (1978) 提出「三角測量法」可包含三種方式：1.方法論三角檢定：多元蒐集資料的方式，有助於互相比對；2.資料三角檢定：利用各種資料的比較，檢測質性資料的一致性；3.理論觀點三角檢定：利用前段的文獻理論與質性資料作對比，探索一致性與異質性。本研究利用多元資料蒐集方式，以三角檢定法

(triangulation) 的模式，對同一論點互相印證和解釋，避免因資料謬誤或研究者的錯誤詮釋而影響資料分析，多方檢視文化再生與社會影響之間的關聯性。研究採用的資料包括：(1) 西瓦斯廠官方網站、西瓦斯廠計畫團隊的網站，以及官方出版品，講述西瓦斯廠轉型成文化公園的再生過程；(2) 學者在文化都市再生、文化區、創意氛圍面向之研究；(3) 親自到阿姆斯特丹做田野調查，包含深度訪談和直接觀察；藉由各種與文化再生、社會層面影響的相關文件、檔案和網站，增加資料的多元性，以使用三角檢定法 (triangulation) 的模式互相驗證。

(二)建立一連串證據鏈 (chain of evidences)：

將所要擴展跟推論理論命題的論述，依多方的考證，形成足夠的證據鏈方式回應。本研究主要三個命題都圍繞社會影響且相互緊密關聯，先研究工業遺產轉型的文化創意再生背景，接著以管理者角度探討如何透過文創再生，建構社會凝聚力？

居民對於文化公園的建立又有怎樣的觀感？在個案分析技術上，筆者首選個案研究四種分析技術之一-建立解釋（explanation-building），主要是藉由建立對個案的解釋來分析個案研究的資料。由於建立解釋的過程是一系列反覆活動的結果，首先要檢視個案研究的證據，接著修訂理論的命題，然後再依新觀點檢視證據，並以此反覆的模式進行。對於探索性個案研究，類似程序通常都被視為一個產生假說的過程一部分，其目標在於發展進一步的研究想法。本研究試圖訂出一組關於「西瓦斯廠工業遺產轉型的社會影響」現象的因果連結，透過層層剝開問題，以其了解工業遺產轉型的文化再生(因)與社會影響(果)之關聯。

## 二、信度（reliability）

信度即是研究的可靠性，目的是為了確保未來研究者能以相同的研究步驟、進行個案研究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Yin, 2003）。首先，是資料可信度，本研究一手資料來源為田野調查，包括深度訪談與直接觀察。二手資料則包括荷蘭政府官方網站，歐洲工業遺產路線官方網站，官方的西瓦斯廠再生報告，官方的出版書籍，營運單位的雜誌，學者研究的相關論文，其來源為國際期刊或工業遺產研究的權威之著作，資料具有高可信度。再者，Yin 進一步建議，處理信度的方法，一是儘可能地在研究的過程中，以操作化（operational）的方式進行所有的研究步驟；二是儘量將研究流程細微化，設定個案研究的計畫書（protocol），並建立個案研究的資料庫(database)。本研究中，第一章已勾勒出研究的整體動機、目的與流程，並於上一節中已列出主要的訪談大綱與問卷之內容，並將建立詳細的訪談資料庫，包括訪談逐字稿、田野調查筆記等，以供後續研究的參酌。

## 第四章 研究成果與分析

後工業城市的發展與意象營造就是透過文化都市再生，保存工業城市的文化景觀並重新組構產業價值，協助衰退地區的經濟再生，達到區域活化的目的，並積極地促成地方的永續發展(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工業遺產再生需要連結居民、地方和歷史以促進地方認同和社區重建的力量(Loures & Burley, 2012)。因此社會文化層面的需求，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而 Evans(2001)認為如果要和當地社群產生共鳴，所有的都市規劃都必須要考量人們的生活型態、文化關聯和身分認同。是故，在歐盟及歐洲各國，針對不同的後工業城市與區域，透過「地方化」的政策和當地組織的努力，持續挖掘與經營地方特色與文化紋理，推廣地方企業的革新，來面對去工業化產生的問題(Hospers, 2002)。

於是，為能勾勒出一客觀且全面的文化再生與工業遺產轉型的社會影響，本章節首先將回溯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的發展歷程，從個案的歷史脈絡中了解遺產轉型與文化再生的關係，並從實際的供需雙方層面，分析社群參與、社會資本和地方感理論在個案中的整合實踐，最後，對照相關文獻梳理，建構出工業遺產社會影響的框架，作為提供建議或加強理論基礎的些微貢獻。

### 第一節 西瓦斯廠工業遺產轉型文化公園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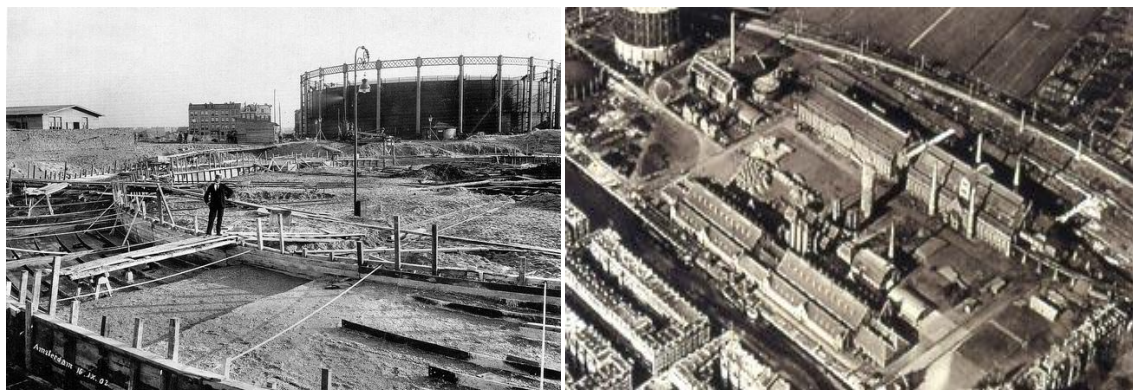
#### 一、工業遺產轉型的歷史背景

1883 年至 90 年代

19 世紀初英國大陸天然氣公司 (Imperial Continental Gas Association, ICGA) 建造了四個瓦斯廠在阿姆斯特丹：東瓦斯廠，西瓦斯廠，北瓦斯廠和南瓦斯廠。Westergasfabriek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城區西側，主鐵路幹道的北邊，1883 年由英國大陸天然氣公司所興建，是當時阿姆斯特丹最大的瓦斯工程。而區內的主要十三棟建築物是由 Isaac Gosschalk 所設計，屬於 1870 年到 1915 年十分盛行的「荷蘭文藝復興」風格。Gosschalk 是當時知名的猶太建築師，擅長結合建築的

功能性和建築之美，對稱性在他的設計中扮演重要的腳色。前 10 年生產出的瓦斯主要用於公共照明。由於汽油價格上漲，阿姆斯特丹市府(city of Amsterdam)在 1898 年接手運營並擴大了工廠。該工廠坐落於水和鐵路線之間，且擁有高額的天然氣產量。瓦斯槽興建於 1902 年，瓦斯工廠生產的瓦斯供應阿姆斯特丹城市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期。阿姆斯特丹在 Hoogovens 的瓦斯幾乎用盡，所以從工廠生產的煤氣量漸漸減少。1960 年代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 Slochteren 發現天然氣，因此 1967 年瓦斯廠永久停止生產瓦斯(圖 4-1)。

西瓦斯廠關閉後，阿姆斯特丹電力和天然氣公司(Amsterdam Electricity and Gas Company, GEB)摧毀了瓦斯廠中的部分建築物 and 具有標誌性的水塔，其他建築物被用於存儲和維修，並作為實驗室和工作室。其中遺留的十三棟建築在 1989 年被正式指定為工業遺產，應予保存。然而此區一直維持荒廢無用的狀態，直到 1992 年阿姆斯特丹電力和天然氣公司離開建築，接著被西公園區議會(Westerpark district council)接管負責重建，區議會面臨四個核心問題:汙染整治、建設新公園、廢棄建築的新用途、和缺乏資金。然而，區議會發現西瓦斯廠因為它本身的歷史背景和優美的地景環境，所以具有再生為文化基地的潛力，故將此地作為暫時創意和文化活動的場所，這種方式被證明非常成功，因此西瓦斯廠開始轉型為藝術和生活的場所，提供永久和臨時租用的各種活動，如節日、廣告、時裝表演、戲曲和雜技表演，藝術家和表演團體紛紛進駐，成立文化創意相關的工作室，創造此地的第二個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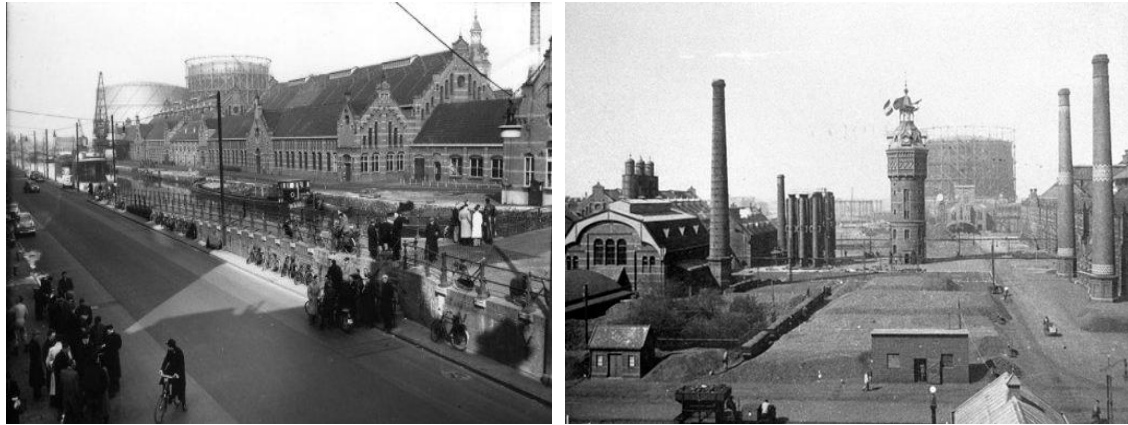


圖 4-1 西瓦斯廠昔日風貌

圖片來源:<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westergasfabriek/geschiedenis>，擷取日期 2014/09/15

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打造，並非先有規劃而是經由逐步打造而創生，1991 年發起 “call for ideas” 競圖活動。該活動由 300 多件作品中選出 4 件得獎作品，得獎的作品並非就表示用來作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未來更新設計方針，而是透過競圖的活動，讓所有的點子都迸發出來，居民來集思廣益討論該基地的可能性。1992 年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計畫推行被加以組織化及常態化，因此成立了西瓦斯廠專案團隊（Westergasfabriek Project Team, WPT），做為一個政府和當地社群合作的中介平台及執行計劃的角色。並且於區議會設置專責委員（alderman），專責委員是負責進行關於專案的政治性協調，並且負責承擔相關的政治責任。另外，透過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西瓦斯廠專案團隊委託給房地產開發商，建立一個新的正式管理公司（De West）去重整建築，建立 600 平方米的新建築空間（佔總面積的 30%），以求吸引多樣化的租商。1997 年由 Kathryn Gustafson 的設計-轉變(Changement)獲選，並進行西瓦斯廠的文化再生計畫，再生計畫是以歷史價值為主，而人們對景觀的態度和環境因素都被納入進來，園區內的公園充分使用生態工法來進行設計，巨大的瓦斯槽也透過嚴格的特殊清洗工程後，成為從藻類到水鳥都可以生存的生態池，考量基地本身的自然特質和地區週邊的社會關係，並多方納入當地居民的需要，提供文化、休閒、商業等多樣化的使用和不同社群交流的空間，創造出強烈的社會凝聚力，例如開發水邊花園、市集廣場，以容納一萬人的活動場所，提供咖啡館、餐廳、劇院、藝術創作空間、兒童博物

館等。西瓦斯廠的再生成功復甦及活絡了該基地周邊區域，也就是被通往機場的鐵路所隔開的西北邊勞工社區，西瓦斯廠的重建過程也讓該社區開始建立共同的社區意識以及文化。2003 年西瓦斯廠以文化公園之姿重新開幕，作為一個有效紓解阿姆斯特丹市民對於文化公園的需求，成為阿姆斯特丹重要的文化地景之一，比如它是拍攝電視頻道地點，包括了 Pauw en Witteman(深夜脫口秀)，De wereld draait door(傍晚脫口秀)，Eva Jinek's 星期天早晨脫口秀節目；每年至少六次成為大型節慶的主辦場所，是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時尚秀以及音樂演出的據點；每天有上千人拜訪文化公園及其舉辦的活動。(圖 4-2)



圖 4-2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平面圖

地圖來源: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網，擷取日期 2014/09/15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en/westergasfabriek-en/map-westergasfabriek>

表 4-1 西瓦斯廠重要事件年表

重要事件年表	
1883	英國大陸天然氣公司興建的瓦斯工程
1960	阿姆斯特丹北部發現天然氣而開始衰敗
1989	園區內的建築正式被認為工業文化遺址
1991	call for ideas “競圖活動”
1992	區議會將該基地提供為暫時創意和文化活動的場所，這種方式被證明非常成功  西瓦斯廠的計畫推行被加以組織化及常態化，成立西瓦斯廠專案團隊 (Westergasfabriek Project Team)
1997	由 Gustafason Porter 進行工業廠房轉型設計，願景是創造能給社會大眾一種具有魅力、刺激想像的文化公園
2003	新開幕便成為阿姆斯特丹重要的文化地景之一  文化公園的三大主軸是環境復育、文化再生、創意生活

筆者整理

## 二、文化都市再生 (cultural regeneration)

都市、城鎮以及社區要重獲新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有時候文化本身甚至能夠成為再生的驅動力(Jowell, 2004)。在荷蘭，國家規劃體系被普遍認為是都市計畫和空間發展的重要因素。阿姆斯特丹市府(city of Amsterdam)近年來全面地推廣都市發展，並專門支持文化創意知識部門 (Vreeswikk, 2008)。在「我是阿姆斯特丹模式」中(I amsterdam model)(圖 4-3)就是採取城市品牌打造的手法，為了在國際上提升阿姆斯特丹城市的創意形象。





圖 4-3 我是阿姆斯特丹模式(I Amsterdam)標誌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1970 年代，以創意城市及大型文化旗艦計畫帶動都市再生的文化領導之城市復興開始逐漸受政府重視，西瓦斯廠文化園區正是荷蘭當地政府所主導的文化領導再生(culture-led regeneration)的都市計畫之一，將文化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契機，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說明了現代人們對文化創意的追求，不論是各式各樣的文化例行活動或偶發性的節慶活動，又或是駐村的創意產業以及創意人才的培訓學校等等。而後文化活動經過長期的內化發展，融入在地的環境、社會、經濟發展脈絡，形成文化再生(culture regeneration)(Evans,2005a)。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園區東端是城市廣場和市鎮中心，反映出來的是傳統式的公園風格。中央地區是戰後（50 年代至 70 年代）景觀風格的再現，為創意公司、文創店家、節慶及展覽舉辦場地，表達了對文化、創意、休閒和娛樂的熱忱。西面是一片成熟的天然植被園區，表達近代（70 年底至 90 年代）景觀的詮釋，代表了人對純淨自然和生態的追求。西瓦斯場場址就是對工業革命最好的說明，它代表人類與環境關係演變所呈現的景觀風貌，正如同 Braungart(2008)所述:「現在不應該是一點一滴彌補工業革命的傷害，而是邁向下一波『工業革命』，新的工業系統必須更謙卑的向大自然學習。」思考回復生態的工業遺產更有助於提供友善的公共空間，以利居民在此進行情感交流，凝聚當地的地方意識。

(一)文化群聚 (cultural quar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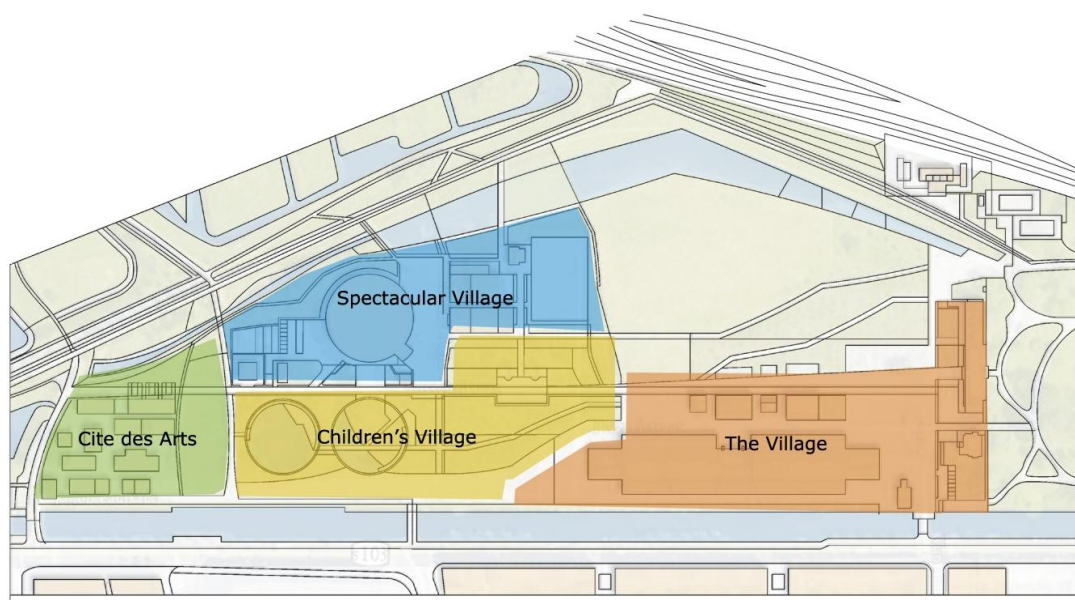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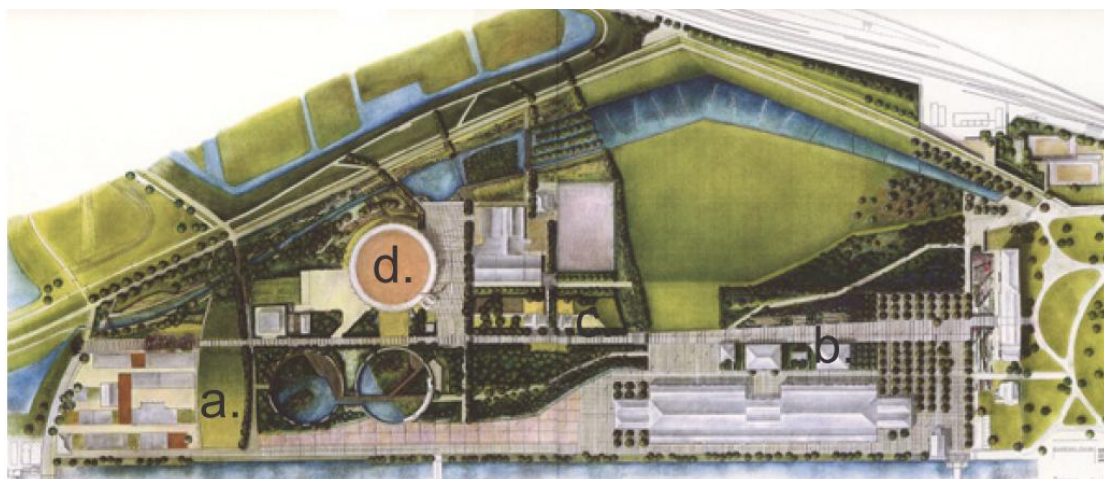


圖 4-3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 abcd 四個文化群聚(上)與文化群聚區域圖(下)

圖片來源: Westergasfabriek, Amsterdam, Netherlands By Julia Reeve and Sarah Marshall

西瓦斯廠藉由文化創意進駐，形成主要的四個文化群聚(圖 4-3,圖 4-4)，每一個群聚都是獨一無二，有著不同於其他群聚的氛圍。

a. 區為藝術城 (Cite des Arts)：

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西邊最遠的區域，包含許多新的建築群，主要用途是提供給文化藝術工作者的辦公室，而不是表演或展示空間。

b. 區為村落區 (The Village) (圖 4-5):

是在運河和活動場所之間的建築物群。這區最大的建築淨化器建築

(Zuiveringsgebouw)轉型成早上和下午咖啡廳、藝術畫廊、文創工作室和辦公室、具有歷史紀念價值的大廳作為戲劇場所或是專門舉辦大型的時尚秀和其他活動。西瓦斯廠文化辦事處則是在原本的調節器建築 (Regulateurshuis)，包括園區資訊中心和售票處。機械建築 (Machinegebouw) 主要以臨時的租賃為用途，而兩個小型的計量建築 (Meteringbouw) 則以公共空間的功能為主，比如涼亭、廁所或是躺椅區。園區有一個專門撥放荷蘭當地電影的荷蘭電影院，也在這裡的建築 (Ketelhuis)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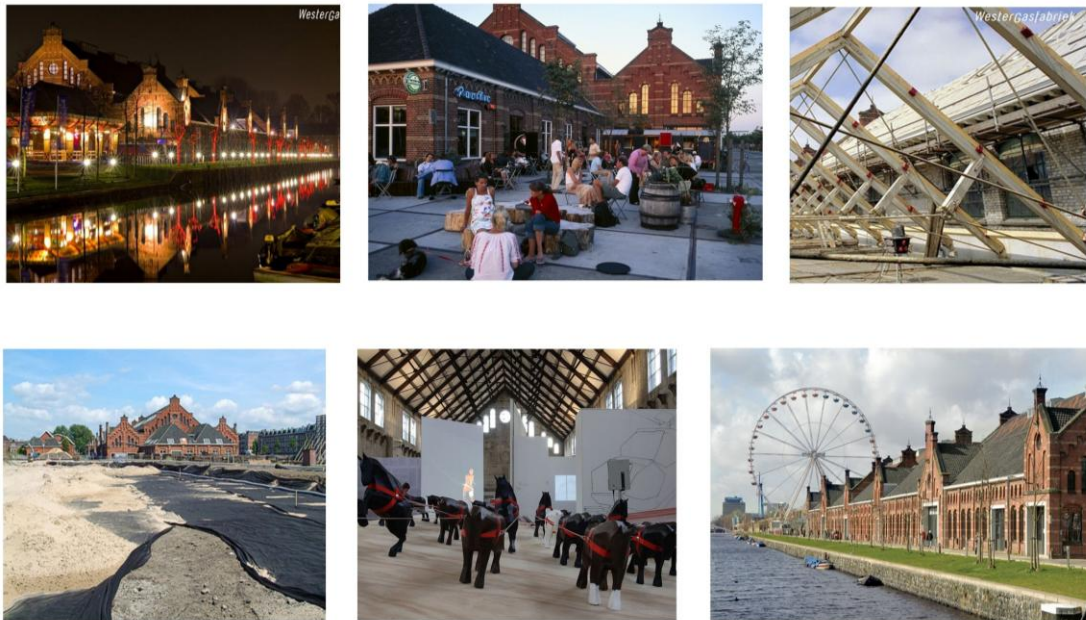


圖 4-5 村落區照片

圖片來源 <http://yangshi26.wordpress.com/2010/10/10/case-study-westergasfabriek-culture-park/>，擷取日期 2014/09/15

c. 區為兒童村 (Kinderdorp) (圖 4-6):

是最小的群聚區，專門預留給兒童活動所使用，有一個幼稚園學校並附設兒童遊樂區。此外，兩棟管理者房屋(Bazenwoningen)都設在這個區域，以確保兒童的安全，並可能會在監視者房屋設立一個接待迎賓區。



圖 4-6 兒童村照片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d. 區為奇觀村 (Spektakeldorp) (圖 4-7):

主要功能是以舉辦大型活動為主，是由瓦斯槽(Gasholder)和變壓器建築 (Transformer Building)所組成的。瓦斯槽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最大的室內空間，用於大型節慶或展覽，例如時尚展、音樂節、歌劇、戲劇表演、博覽會和其他類型的展覽表演或公司慶祝場地，根據發展計畫-瓦斯槽是最大吸引、宣傳和認同的磁鐵，也就是說瓦斯槽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主要的吸睛焦點。而變壓器建築曾是阿姆斯特丹劇場(Toneelgroep Amsterdam)表演地，現在則被用來作為戲劇表演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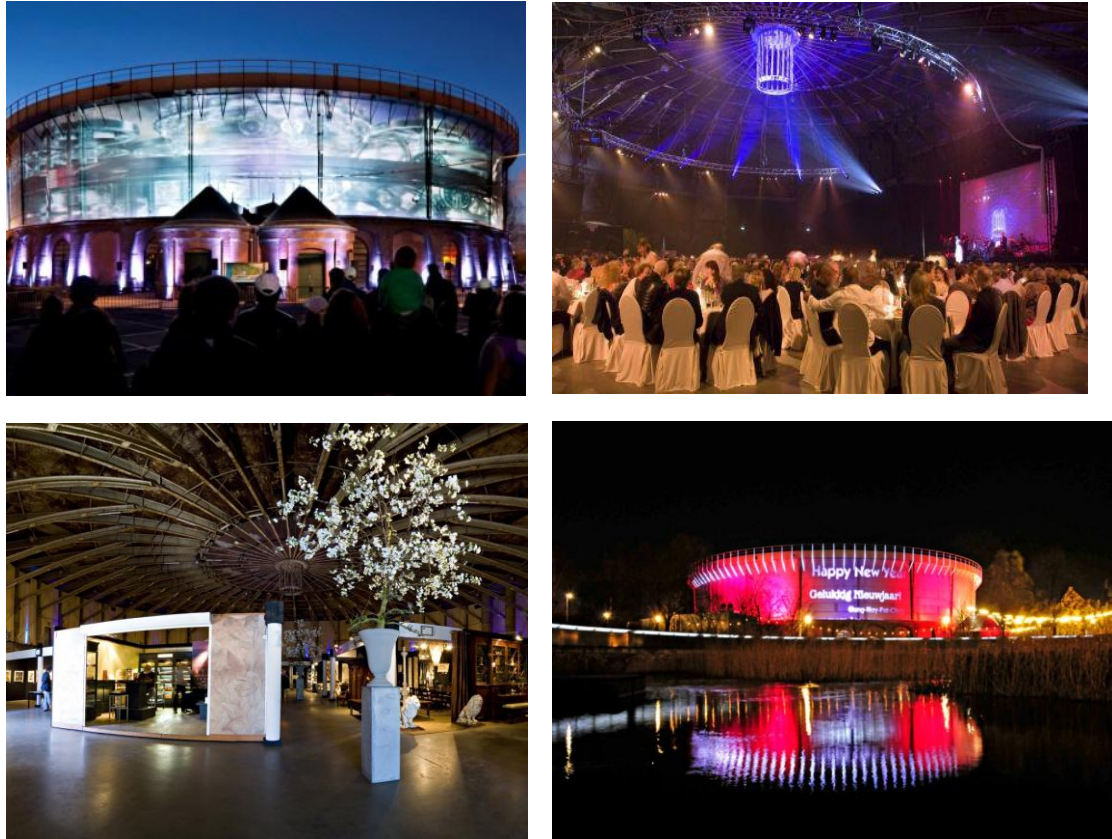


圖 4-7 奇觀村照片

圖片來源: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網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擷取日期 2014/09/15

## (二)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

透過文化都市再生，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裡面的場所提供給臨時租戶和永久租戶，大部分為臨時租戶，且多為文化或創意相關的組織，典型的文化創意產業。臨時租戶一半是提供給節慶，演出和展覽活動，另一半給商業活動，時裝秀，電影拍片及其他非公開活動。永久租戶則包括以下幾間公司: (1)Toneelgroep Amsterdam：一個表演藝術場地；(2)West Pacific：一間餐飲和跳舞的咖啡廳；(3)Studio Wenck：一個電影製作工作室；(4)Orkater：一個表演藝術團體和彩排的工作室；(5)Dasarts：一間表演藝術進階教育學校。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文化群聚形塑出良好的創意氛圍，藉由分析當地創意產業的特質和它們成為城市吸引力的原因，歸納出以下五個特點(Bonink, C. &

Hitters E., 2001):

### **1.在網絡經濟中的創意產業:**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老舊工業遺址氛圍，及複合式的空間再利用，都會刺激文化產品創新，如藝術作品、手工藝、表演，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創發而來。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創意產業透過利用群聚、彈性專業化和正式網絡的方式，維繫他們的活力和創新。

### **2.混合永久性和暫時性使用的公共和非公共文化活動:**

混合性使用讓當地的建築和場所達到最大化使用，永久性租戶能讓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這些主要租戶不但能提供經濟來源，也能提升在地的認同感。主要租戶大多為表演藝術、電影、製片工作室、媒體、教育；設計、藝術家、攝影師等。臨時租戶通常為現場大型活動和展覽，需要更多的場地而不單單只是建築物。對造訪者來說，這些偶然的公共活動是這個地方的主要吸引力，造訪者來參加活動之後，常會因為另一個活動再次拜訪。這些多樣化的活動也能提供營運組織更具創意創新的網絡。

### **3.吸引廣泛和多樣的遊客:**

活動能吸引多樣化的遊客而非只是一般大眾，對文化產業者是非常重要的。吸引一般大眾是很容易，但要吸引多樣化的遊客，對於屬於實驗性的文化感興趣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要舉辦低門檻的活動，讓遊客是容易參與的。這讓附近社區的居民能和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互動，並參與園區所舉辦的文化活動。

### **4.實驗性質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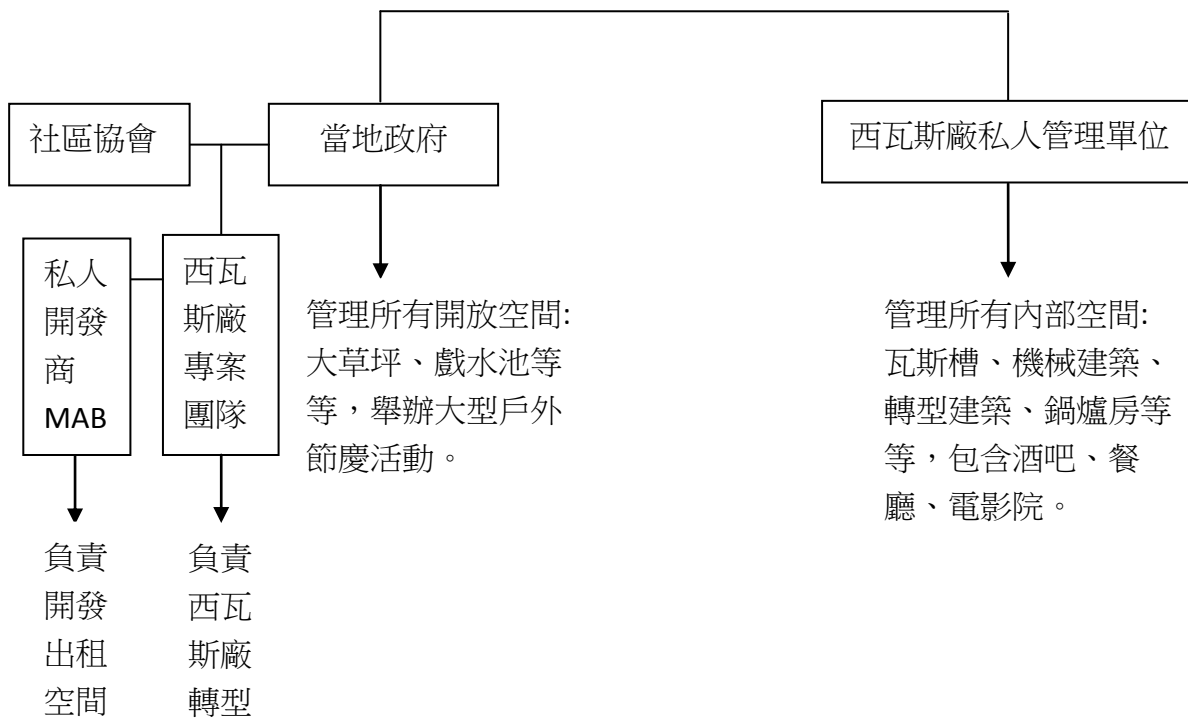
對大多數的承租戶來說，這個地方具有實驗性的特質，包括空間的彈性使用和低廉租金，是它最大的魅力。透過這個概念，這些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工作者形塑出當地的創意氛圍，那是一種混合傳統和大眾文化，融合在創意產業的概念，將當地文化活動緊緊連繫在一起。

## 5.混合公共和私人投資:

當地是具有混合投資，政府資金支援公園和 WPT 專案團隊，MAB 商業投資商開發空間，最特別的是這地區主要為文化用途，西瓦斯廠私人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負責管理公園的內部空間，就是所有建築物群，並同意去維持當地的混合文化使用，以差異化租金租給不同文創使用者，並維持特殊工業遺產的建築。前提是當地政府介入為必要的，確保公私部門合夥關係能永續經營下去。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三個主題分別是公園 (park)，文化 (culture)，文創企業 (cultural enterprise)，透過文化都市再生，注入文化群聚、創意氛圍的概念，巧妙結合了一般傳統的公園與文化公園，使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呈現環境復育、文化再生、創意氛圍的新風貌，是一個屬於 21 世紀的公園，一個具有多功能性以符合當地社區和整個城市的不同需求的場所，也是一個平等的公共空間，大家都具有使用權利。

圖表 4-2 西瓦斯廠組織架構圖



## 第二節 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一、管理者提供

競圖活動 (call for ideas) 後，委員會從五個設計師中選擇計劃題為-轉變 (Changement)，轉變指的是在景觀與社會，城市與自然，秩序和自由之間的一種微妙的平衡，由美國建築師 Kathryn Gustafson 所設計，她提出使用當地記憶和歷史來將此地設計成一個公園，確保無論是在空間和時間上各種不同體驗，並堅持公園做為文化活動場所的初衷。這個計畫的重要性可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看：首先是將各利害關係人如居民和文化官員，與公園的初始意象連結；二是發展出一致性和具創意的願景，能靈活運用且為長久之計，能接納利害關係人和當地社區；最後則是連結現實社會和物質上的遺跡 (Kirkwood, 2003)。這個文化公園的獨特性在於其工業結構下都有細膩的內容，利用廢棄的工業用地去建構新的文化公園，呈現出每個地方的獨特氛圍 (Gustafson and Porter, 2007)。透過這樣一個成功的例子，從概念設計到實踐建築工作，它同時刺激專業和公眾對話的可能性，這樣的過程未來可能在世界各個地方存在並發展 (Kirkwood, 2003)。

社群參與決策過程能讓民獲益及計畫的品質提升，制定具體的框架，引入社區參與在不同的規劃階段是不可避免的。西瓦斯廠的社群參與過程，不是在設計階段才有，而是從計畫一開始，地方政府就成立社區協會「西瓦斯廠之友」(Vrienden Vanhet Westerpark)傾聽居民意見並讓居民參與瓦斯廠轉型過程，競圖活動中使居民積極想像和創造公共綠地。這個社群組織被設定為設計團隊，有權利設計公園和監控文化建設，致力於打造一個具彈性和適合當地的文化公園，透過社群參與和設計符合當地需要的後工業景觀，是保障文化公園的成功和形塑地方凝聚力的方法。

Montgomery(2004)認為文化區應具有分享良好都市場所特性，且提供有益和自我永續的活動(activity)。而一般居民最常參與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活動包括星期天市集(Sunday market)、文化節慶活動。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星期日創意市集 (Sunday Market) (圖 4-8)是荷蘭人週末全家大小的休閒去處，市集舉辦日為每個月月初的星期天，其中名為 Polonceaukade 的一區聚集了餐廳、藝術畫廊、設計小店。在其周邊一年開放 3、4 次提供創意人士擺攤賣食物、設計配件、家居用品、童玩和有趣的小飾品等，市集共有上百個攤子。星期日創意市集的主辦人在 2013 的訪談中指出「創意市集的店家必須有自己的認同、自己的設計、自製的(home-made)，自己的收集品，不是一般商店可以買的，必須有自己的獨特性才能成為星期天創意市集的攤位」。這也反映出阿姆斯特丹的創意，是一種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創意展現，將傳統和大眾文化融合在創新的概念(Bonink & Hitters, 2001)，也同時吻合阿姆斯特丹活潑開放的創意氛圍。荷蘭擁有許多各方面的創意設計人才，但礙於經費預算的限制，無法開設店面，於是透過參加各種展覽、社區活動和創意市集，把自己的作品推銷出去，這些創意人才，將地方特色融入文化創意商品，用創意復興既有的產品，嵌入地方社會和文化網絡中，促進創意產業發展，形成內發性的自然運作，形塑地方氛圍(Richards, 2013a)。在食物方面，有賣自製的有機果醬、手工香腸、各式各樣的飲品及創意的料理，糕點部分，有推出新鮮可食的花瓣奶油胡桃起士蛋糕、香草巧克力杯子蛋糕和巧克力乾果棒等。針對兒童，創意市集上販賣手工童裝，像是內衣、圍兜、衣服、外套、鞋襪，以及新奇的創意玩具，且市集內多半都有設立親子創意工坊，提供小工具、膠水、木板和瓷磚，大人在旁指導小孩如何敲碎瓷磚拼貼於木板上，由小孩運用想像力做勞作；還有兒童遊樂區，有簡單的遊樂設施可以讓小孩們玩耍嬉戲。此外，市集上也販賣各式各樣的成人服飾和飾品，有牛皮麂皮的帽子、腳踏車輪胎和沙發布做的背包、編織的花朵胸針、彩色羽毛飾品，還有冰淇淋形狀的針包、巧克力和蛋糕狀的耳環、寵物項鍊、錢幣戒指。有些二手材料經過設計者的巧手，重組變成極具設計感的藝品，若有興趣瞭解可以當場提問，店家會耐心地解釋製作的過程、材質。如同星期天創意市集的主辦人(W2)所言「創意市集為提供一個交流平台給文創人才，集結創意的不同

(differences)和建立彼此間的信任(trust)，讓創意人可以做自己，讓創意人可以遇見不同人群」，而這種高多元文化、高異質性、高開放性、個體互動機會多的環境氛圍具有刺激創意工作者創意發想的效果(Florida, 2002)，並透過這樣的創意群聚及緊密的互動網路，維繫自身的活力與創新，形成良好的創意氛圍。此外，創意市集也提供居民休憩及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間，市集內有飲料、餐飲小攤販，附近也有幾家餐廳，民眾逛累了便在餐廳外頭的長椅歇息，享受家庭時間。市集旁邊是極為寬闊的草原綠地，全家人可以席地野餐，聊天談話促進感情，孩子們可以盡情奔跑嬉戲，放風箏、丟飛盤、騎單車繞圈子或坐飛天椅。



圖 4-8 星期天創意市集實景和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左上右上左下筆者拍攝；右下

<http://www.mediamatic.net/250964/en/sunday-market-amsterdam>，擷取日期 2014/10/15

文化節慶活動在城市的文化創意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是體驗經濟和民眾參與的絕佳工具，濃縮了時間與空間，讓創意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同時出現，並將整座城市視為一個大舞台，任何一個街廓或是開放空間，都可以作為文化生產的中心，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就是節慶的素材(Richards, 2001)。荷蘭藝術節是荷蘭歷

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表演藝術節，舉行時間是每年六月，地點在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從 2005 年到 2014 年荷蘭藝術節是策展藝術總監皮埃爾·奧迪 (Pierre Audi) 與藝術協調者列文·貝托 (Lieven Bertels) 密切合作所創造出一年比一年更新銳的藝術節。它包括戲劇、音樂、戲曲和現代舞，近年來，多媒體、視覺藝術、電影和建築也都加入到節目單，荷蘭藝術節同時具有當代作品和以現代化手法呈現的古典作品。藝術節也體現文化普及的精神，讓一般大眾都有機會參與欣賞表演藝術和參與藝文活動，漢寶德(2014)指出文創的「創意」，是把文化從少數人欣賞的菁英文化轉成「人人都能欣賞」，文化只要普及，人人都能消費文化，文創產業自然形成。而當節慶與城市空間結合，文化就能傳播至不同的區域，或是文化貧瘠的地方，節慶所帶來的人潮也能對城市內的其他景點產生「外溢」效果 (Richards & Palmer, 2010)。

筆者 2014 年 7 月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參加了 Buiten Westen 音樂節(圖 4-9)，這是一個給年輕人的大型音樂節慶，包含爵士、藍調、雷鬼等電子音樂，由不同樂團演出，DJ、音樂人、藝術家、創新精神和音樂文化愛好者都會在此相聚，共有 6 種不同類型的音樂節目單。除了音樂，Buiten Westen 還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舞廳、酒吧及餐廳，提供各種食物和酒精飲料，並邀藝術家和設計師妝點布置節慶場地，透過視覺、聽覺和味覺的整體經驗享受，打造成一個大型的戶外派對，將平凡無奇的公園轉換成創意奇觀 (Richards, 2011)，同時也展現阿姆斯特丹前衛流行且活潑奔放的年輕文化。透過西瓦斯廠的工業建築，以其本身的氛圍，加上挑高空間的多元使用可能，打上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振隆欲響的電子音樂流瀉發揮，以新奇流行為主打，開發不同類型的觀眾，特別是年輕族群 (Hospers, 2002)，Buiten Westen 參加者多為荷蘭青年，甚至還有其他國青年不遠千里而來，筆者就有遇到從中國來的年輕女孩並詢問參加節慶的動機，「我受到荷蘭朋友邀請前來參加這個節慶活動，荷蘭人很喜歡各種狂歡派對，這個又是大型的戶外活動，又有知名的 DJ 和電音樂團，還有各種酒精飲料，就是青年們的派對天堂！」年輕人在可

以在此與喜好電子音樂的同好互相切磋與交流，恣意狂歡。Buiten Westen 音樂節完全符合阿姆斯特丹作為創意音樂與前衛流行的年輕文化，而工業遺產成為一個地方在時間與空間的結合，具有特殊的象徵和社會意義，對節慶意象也有加分作用 (Richards & Wilson, 2006)。



圖 4-9 Buiten Westen 音樂節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另一個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舉行的知名節慶則是荷蘭美食節(rolling kitchen)(圖 4-10)，由滾石廚房帶來的戶外流動食物攤販所組成的異國美食盛宴，每年五月的某個周末舉行。透過十幾個流動廚房，將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打造成一個巨大的露天餐廳，不用收入場費而吸引大批附近的居民前往品嚐各地美食，各式各樣的各國佳餚以滿足社會大眾不同味蕾，從簡單的義大利比薩，到精緻的海鮮菜餚都有。西瓦斯廠當地政府官員 Paul(W6)在 2014 的訪談中也提及「透過這種免費的文化節慶活動，能提高附近居民出席參加文化公園所舉行活

動的意願，這樣能讓居民更加認同這個地方。一開始在轉型西瓦斯廠時，就是希望打造一個以居民為基礎(resident-base)的文化公園，畢竟如果居民不喜歡這個公園，如果居民不支持這裡的活動，這個地方就會如同死亡一般。」由此可知，當地政府在安排節慶時，十分強調節慶的屬性，有專門針對年輕族群的 Buiten Westen 音樂節，但更重視像滾石廚房美食節這種低文化門檻、大家都可以參與、以利益附近居民為主的節慶，畢竟作為一個文化公園是必須有「人」活動，才能被稱作公園，而人從哪裡來，附近的居民是首選來源，如果連附近的居民都不願意前來，節慶也不可能成功，該地區也會逐漸失去它的獨特性與異質性，喪失了地方凝聚力，而呈現所謂的無地方感(placeless)。



圖 4-10 美食節(rolling kitchen)

圖片來源: 美食節官網 <http://www.rollendekeukens.nl/>，擷取日期 2014/10/15

## 二、居民觀感

社群參與是永續發展關鍵，永續發展須凝聚共識經由居民力量參與活動達成共同價值目標，透過民眾力量追求共識，達成共同目標與行動，所以社群參與是

民眾共同參與和分享的行動(Arnstein, 1969)。Bagnall (1989)提出居民對參與當地活動分為「出席」與「涉入」狀況。出席指居民參加當地所舉行活動情況，西瓦斯場每年舉行上百個大大小小的活動，居民可以透過西瓦斯廠官方網站的議程或是西瓦斯廠 FB(圖 4-11)得知活動消息，並在參與活動後，投入個人意見或看法形成個人性涉入，及個人與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分享行為的社會性涉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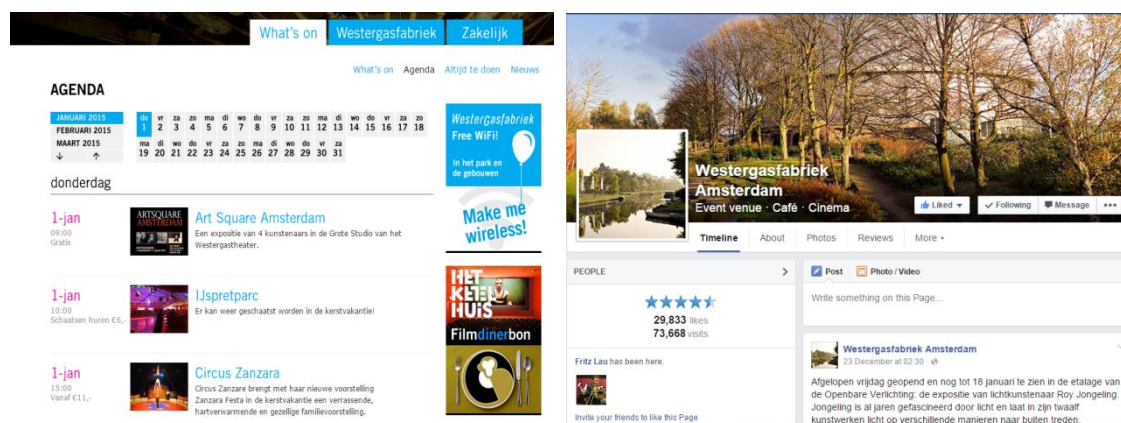


圖 4-11 左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方網站議程；右西瓦斯廠文化公園 FB

圖片來源: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whats-on/agenda?date=1-1-2015>，擷取日期 2014/11/20

「我喜歡瓦斯工廠轉型成文化公園這個想法(idea)，我認為轉型後這裡提供非常多機會，很多參加文化活動可以參加，讓我們想一來再來。比如去西瓦斯廠文化公園裡的電影院(Het Ketelhuis)，這是專門播放荷蘭當地電影的電影院，也會上映給小孩看的動畫電影；或是參加美食節(rolling kitchen)，這節慶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食物，可以在不同的攤位上享受國際美食，舉辦節慶時公園充滿了人群、廣播、攤販，呈現出有別於以往的活力與動態氣氛；還有，我們全家最喜歡一起逛的星期天市集，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等。這些讓非常汙染醜陋的地方，蛻變成漂亮和令人享受的地方，這是一個啟發(inspiration)，對城市的生活中能有更多不同的參與機會與想像空間」。當地居民，家庭型(F3)，2013

透過訪談檢視居民出席的狀況，可以看出這個文化公園非常重視居民參與，提供多樣化、低門檻且免費的文化活動，提供適合兒童觀賞的電影、提供家庭朋友參加的美食節和創意市集，讓附近居民有機會且有能力去參與，達到居民對西瓦斯廠轉型成功的印象，進而轉變成對該地方該城市的認同與想像，一旦居民參與活動達成共同目標，凝聚共識就容易形成社群的永續發展(Arnstein, 1969)。除了以上這些活動外，冬天時，因為是舉辦大型節慶活動的淡季，西瓦斯廠管理單位也會開放瓦斯槽(gasholder)作為滑冰場，提供給附近居民冬季的休閒娛樂。在 1999 年到 2000 年間附近居民、西瓦斯廠計畫團隊和租戶如 Orkater 組織了自己的節慶，它的名稱就叫『24 小時西瓦斯廠』，這是一個專門針對居民所舉辦的盛大鄰居派對，從週六下午開始慶祝到隔天早上豐盛的早餐饗宴作結束，永久租戶和當地居民一起慶祝，這種和左鄰右舍鄰居歡慶的氣氛，能敦親睦鄰又能分享生活經驗及情感交流，形塑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和諧友善的氣氛。再者，當地居民朋友團體型(G7,G8)在 2013 的訪談中表示「我們在這裡參加過很多文化活動，如看荷蘭電影、日常生活展覽，並互相交流參與的心得，覺得不錯的下次就會再來參加，有時也會和左鄰右舍分享經驗，像我們就是因為鄰居說南非攝影展不錯，才過來參觀展覽的！」由此可知，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同時達到了 Bagnall(1989)所提出的社會性涉入，也就是個人與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活動分享與行為，透過居民之間的口耳相傳，提升居民對文化活動的興趣，對當地活動的計畫和舉辦過程自然產生關心，而有更深的認同與歸屬感，進而使得居民參與文化活動更加熱烈(ODPM, 2004)。

除了社會性涉入，在個人性涉入部分，透過名為西瓦斯廠之友的社區協會(Vrienden Vanhet Westerpark)居民可以針對參與的文化活動投入意見或看法，與當地政府官員和西瓦斯廠私人管理單位進行協商與溝通，根據訪談當地政府官員(W6)指出該社區協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附近還有一個居民中心(如圖 4-12)，居民定期(根據訪談當地居民得知，約兩個月一次)會在中

心聚會交流並表達自己對於鄰近地區的意見。就上述來說，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是以居民為導向(resident-led)的文化都市再生，居民參與各種事件與活動並與當地政府和私人開發企業共同協商討論，使得社群有權利作決策，而形塑出一種培力(empowering)，而西瓦斯廠成功再生的原因正是此種集體性參與及居民之凝聚力，而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圖 4-12 居民中心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 三、小結:

永續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廣泛的社群參與。社群參與是居民對自身福祉關心與影響的實踐(譚鴻仁，2003)。在居民對於社區產生認同與歸屬後，自然產生關心，進而參與社區活動。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當地政府透過成立社區協會和居民中心，給居民機會參與活動並投入意見看法，形成所謂的個人性涉入。但是這只是針對居民對整個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再生及活動作出意見，而且也不是所有居民都能參與，筆者認為，應該有更普及的蒐集意見機制，比如活動後問卷調查、鄰近居民噪音評估問卷等，且應涵蓋大多數的鄰近地區居民。訪談資料中，就有少數受訪者對過多的文化活動持有負面看法，老奶奶(P4)在 2013 的訪談中反應「住在公園附近的居民覺得這裡舉辦太多的文化活動，有些文化活動太過商業化、聲音太吵、且製造太多垃圾，尤其是夏日的大型音樂派對，震聲作響的電子音樂，真的



是讓附近居民生活品質大降，更不用說節慶舉辦完地上的遍地垃圾及草地被踐踏毀損，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復原。我們喜歡節慶，但是不喜歡太多人又太吵又太多垃圾的節慶！」針對居民的抱怨，在 2014 訪談當地政府的官員 Paul(W6)說明「我為當地政府工作，管理在戶外場地的文化活動，室內場地則歸西瓦斯廠管理單位管，我負責出租舉辦節慶的場地，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經費，但是政府有針對活動設限，一年只可以有六個大型節慶活動事件，因為只要有大型活動都會產生很多噪音和垃圾，政府盡量監控並做到最少干擾，對於垃圾也會在節慶舉辦當下就派人清理，並於節慶舉辦完後還有大規模清理工作。我們沒辦法不辦大型節慶活動，因為需要經費來源，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是金錢和政治的選擇」。就兩方說法作分析，筆者認為不論當地政府或是西瓦斯廠私人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在舉辦大型文化活動時，必須針對活動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做好評估和防範措施，比如說設置大型隔音板減少噪音，規定節慶活動最晚的時間限制，規劃節慶後的清理整修工作等等，並在舉辦完大型節慶活動後，以問卷調查方式詢問附近居民的感受，以期降低居民和官方彼此對於大型節慶活動影響的認知落差，形成良性的社會互動。

針對社群參與的出席和社會性涉入部分，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及當地政府透過軟體活動，比如文化活動和節慶事件，讓居民有機會參加當地所舉行的活動，並和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活動分享與行為。當地政府也十分注重舉辦多樣化且低門檻的活動提供給居民參與，筆者認為西瓦斯場文化公園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可以為當地居民舉辦一些能刺激在地經濟的活動，比如跳蚤市場或是古董市集，以居民擺攤的方式，讓居民出席參與並將獲得的經濟利益再回饋地方，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再者，可以建立一個實質的居民交流中心，居民可以在此回顧活動照片及影片，並其他人交流分享生活點滴，或者，建立社群網路如 Facebook、Twitter 活動粉絲團，讓活動參與者可以分享參與活動的心得，也能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表 4-3 社群參與統整表格

社群參與	
<b>管理者提供:</b> 管理者如何提供社群參與的機會	<b>居民觀感:</b> 以 Bagnall(1989)社群參與理論檢驗
成立社區協會(Vrienden Vanhet Westerpark)和居民中心	透過社群組織，居民可以發表意見與看法，強化 <b>個人性</b> 涉入。
軟體:活動 (activity)	<p>1.提供多樣化、低門檻的文化活動，如星期天市集、滾石美食節、電影與展覽</p> <p>2.舉辦專門為居民設計的活動，如冬季滑冰場、二十四小時西瓦斯廠節慶</p>
<p><b>建議:</b></p> <p>1. 成立居民交流中心: 居民在此回顧活動照片及影片，與他人交流，或建立社群網路如 Facebook、Twitter 活動粉絲團，讓活動參與者可以分享參與活動的心得，也能吸引更多社群參與，凝聚地方認同。</p> <p>2. 做好節慶影響評估機制: 針對大型節慶，於事前必須做好節慶前、中、後的規劃措施，將對附近地區的負面影響因素降至最低。</p>	

筆者整理

### 第三節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 一、管理者建構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保留22棟前瓦斯廠建築物（Gastil and Ryan, 2004），轉變成不同功能的空間，如餐廳，烘培麵包店，咖啡館，俱樂部，創意公司辦公室，畫廊，荷蘭電影院，一所幼兒園，一間創意學校等，公園的計劃是符合人們的多样化需求和慾望，為了使工業遺產的存在更加合理化並改善社會大眾對工業遺產抱持的態度，確保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在保存策略上需要適度的彈性；將原有的建物進行額外的更新，或是將其修復回歸過去的功能，依照遺產本身的生命週期變化，或其與空間的關係進行活化，以迎合現代需求，同時也將遺產原有的歷史與結構融於活化的過程當中(Snyder, 2005)，因此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詮釋方法明顯地使用當地記憶來設計的（Spens, 2007）。歷史價值是在西瓦斯廠建築修復的首要考量因素，由於寬敞和開放的空間工業建築非常適合採取可適性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Catell, 2005)，在嚴格保護好外觀及主要特徵的前提下，在最低限度下作適應性改變是一種保護措施，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內部空間和外牆之間用夾層隔開，如此一來這樣的承重結構能保持完好並仍然可見。恢復是通過專門的建築公司(Jurriëns company)，並與歷史建築部門密切磋商而達成修復計畫。

為了迎合現代人彈性的工作型態及多元的消費模式，西瓦斯場文化公園將內部空間以綜合使用(mixed-use)的發展模式，包括住宅、辦公室、零售業與文化空間等不同的功能取向，滿足了不同的使用者，迎合各種消費市場的需求，增加觀光客數量(Cole, 2004)，此種空間皆會與都市內部地區的再發展和再生有所連結。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同時也以綜合經濟(mixed-economy)的型態來經營，使群集內部存在互補性(complementarity)，餐廳、酒吧、舞廳等夜間經濟(evening economy)都支持著園區的發展(Porter, 1998)，成為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同時發生的地方，可使兩者分享及使用彼此的資源、技術和設施，進而使資源達到最大的使用性(Montgomery, 2003)，而呈現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及

消費選擇。當創意企業聚集，文化休閒活動不斷在此發生，工業遺產有了新的風貌與榮景，城市的意象就此改頭換面，幫助開發觀光市場和吸引投資，為後工業城市帶來直接的收入，也藉此讓社會大眾認識及欣賞工業遺產價值與後工業城市文化(Lee, 2009)。而當公共空間及其周圍不同的活動和功能的結合，將促使人群彼此影響、相互激發和鼓勵參與，就是 Lefebvre(1979)所提出的公共性與人群活動之關係。群體記憶的存續與維繫，往往依賴於城市空間主要活動場所之討論，亦即人群活動與城市空間產生關連的地方，而公共空間做為引導活動發生、交流、推動的空間，以塑造另一生活記憶的共同空間(古靈宜, 2000)，凝聚文化發展及社群網絡緊密聯繫，形成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者之同質者間連結的結合型社會資本(Putnam, 2000)。以下就幾個較具代表性的工業建築活化轉型成居民時常使用的文化創意空間做簡述(整理自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網與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一書):

#### 1. 調節器建築(Regulateurshuis)(圖 4-13)

是在主要入口左邊的小建築。1885 年 6 個調節器在這裡控制瓦斯的壓力，使之可以通過兩個管道被灌入城市。後來延伸加入到北側的建築物;這裡是焦炭賣給城市居民的場所。如今，這棟建築是個麵包烘培店(Bakkerswinkel)，使用當地有機食材，製作麵包，蛋糕，三明治，咖啡和新鮮果汁，室內設計採用了大量的閱讀書桌，顏色鮮豔的長椅和露天咖啡館區。浪漫閣樓常用來舉辦家庭婚禮和朋友聚會，進而促進彼此間的網絡關係，建構結合型社會資本(Putnam, 2000)。



圖 4-13 調節器建築(Regulateurshuis)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2.淨化器建築(Zuiveringsgebouw)(圖 4-14)

佔據主要地位、細長的建築物旁邊的是淨化器建築。實際上它是由兩個可以互為鏡像的比較高的空間所組成，並在中間有比較低的空間;這是氧化物存儲區域。走道(北部和南部)是再生的基地。在建築的末端(東部和西部)是石灰冷卻器。目前租用此空間的租戶頗具多元性，這個大廳還可以舉辦大型事件。西部石灰冷卻器現在是太平洋酒吧(Pacific Parc)，這是一間遇見的地方，平常時間是餐廳，晚上成為酒吧，而周五夜晚還會成為舞廳。在戶外區，有寬敞且陽光明媚的咖啡區;在室內區，則有溫暖火爐和沙發，及以前工廠的機器，氣氛輕鬆愉悅。每天晚上，邀請創意音樂人 DJ 播放有趣的音樂組合，並常有現場表演。適合朋友團體在此相約聊天及認識新朋友，成為當地年輕一輩居民的重要社交場所。



圖 4-14 淨化器建築(Zuiveringsgebouw)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3.機械建築(Machinegebouw)(圖 4-15)

機械建築位於淨化器建築中間的對面。它由一個高和低部分所組成，分別分為兩個空間，它們包含了鍋爐房、排氣空間、泵房和冷凝區。內置的鍋爐房被連接到

一個直立且高大的煙囪。所謂的「排氣機」是利用泵的吸力和壓力抽出周圍的瓦斯。在泵室的泵是用來排掉各種物質，例如水，焦油和氨水。冷凝器從瓦斯中萃取副產物。現今，機械建築被用來舉辦俱樂部派對、小型活動和晚宴，成為居民建立私人社交網絡的地點，形塑社會資本(Putnam, 2000)。



圖 4-15 機械建築(Machinegebouw)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4. 管理者房屋(Bazenwoningen)(圖 4-16)

建於三個原始儲氣和前酒廠的中間。這就是西瓦斯廠的監督者生活。該房屋的平面圖是個鏡像，符合 Gosschalk 的對稱風格。房屋被幾何花園包圍。這房屋現在是訕訕托兒所(Samsam crèche)，同時在旁邊草坪上也增加許多遊樂設施，如溜滑梯、蹺蹺板、盪鞦韆等等，成為兒童遊樂區，適合親子休閒遊憩的場所，強化家庭情感連結(family bonding)。



#### 圖 4-16 管理者房屋(Bazenwoningen)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5.鍋爐房(Ketelhuis)(圖 4-17)

鍋爐房和淨化器建築相反，用來取代小鍋爐房。鍋爐房最初連接到一個獨立的煙囪，後來被拆除了。這個建築的顯著特點是採用弧形鋼椽框架的屋頂結構。該建築現今被用來作為荷蘭電影院(Het Ketelhuis)，是一個舒適的藝術風格電影院，專門播放荷蘭當地電影，包括荷蘭青少年電影和紀錄片。此電影院還參加了電影節，如電影小子(Cinekid)和畫裡的非洲(Africa in the Picture)。適合家庭帶兒童來觀賞動畫電影，及年輕族群相約看電影的好地點。



圖 4-17 鍋爐房(Ketelhuis)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6.瓦斯槽(Gasholder)(圖 4-18)

1903 年這個新的瓦斯槽建造完成。這是荷蘭最大的瓦斯槽，容量約 10 萬立方米。這個圓形槽被放置在一個圓形磚牆的頂部高約 5.5 公尺，直徑約 60 公尺。槽中充滿水，以使氣體密封。三個大鐵環連接到水塔，然後垂直地拉開伸縮結構，所以提供空間給不同體積的氣體。在頂環上是個鐘，鐘有一個屋頂，屋頂在圓形牆壁（在槽的底部），被四十個輻射狀的頂架支撐著。這樣的結果是建造出一個寬敞的空間不需要梁柱去支撐，在那個時候將瓦斯槽作為儲藏室。

現今，所剩下的瓦斯槽是圓形槽和牆壁，和完整的鐵皮屋頂建築。瓦斯槽和轉型建築物之間的廣場(Klönneplein)，是以瓦斯槽建造者的名字命名。該瓦斯槽適合節慶展演等文化活動，時常舉辦大型節慶事件，如時裝秀、攝影展覽、音樂節，或作為派對和戲劇作品的表演場地，成為居民相約前往觀賞的地方。



圖 4-18 瓦斯槽(Gasholder)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7. 轉型建築(Transformatorhuis)(圖 4-19)

在 20 世紀初的瓦斯廠被建造為了生產水煤氣，又稱焦炭煤氣。一個小的瓦斯槽（之後被拆除）裡面也有建鍋爐房和實驗室。1956 年生產水煤氣被一家新工廠（Laboratoriumgebouw）接管。從 20 世紀 60 年代，電力局開始使用該廠區進行存儲。隨著時間推移，對這棟建築做出很多改變。幸運的是，行跨 22 公尺、做為橋樑連接的椽，仍然完好無損。該轉型建築可租用派對或戲劇表演，適合年輕朋友在此開派對相聚慶祝，促進彼此間的友情連結(Putnam, 2000)。





圖 4-19 轉型建築(Transformatorhuis)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再者，針對幾個居民常使用公共空間，作為社交場所以提升社會資本作簡述:

#### 1.西瓦斯台(WestergasTerras)(圖 4-20)

西瓦斯台位在公園綠化環境優美的地方，旁邊是著名的瓦斯槽和迷人的水邊花園，西瓦斯台位於公園西側。西瓦斯台在室內有溫暖的壁爐和舒適的沙發，室外則有露天木頭座位，可在餐廳喝飲料或吃飯享受悠閒寧靜的氣氛。第一層有俱樂部 WesterUnie，成為當地居民重要的社交場所，緊密連結成員彼此間的網絡關係 (Putnam, 2000)，是阿姆斯特丹最熱鬧的派對之一。隔壁 WesterLiefde 可以租用作為告別派對，社交網絡的聚會或任何其他事件。



圖 4-20 西瓦斯台(WestergasTerras)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2. 撫摸農場(Petting Farm)(圖 4-21)

撫摸農場是一個是和親子活動，讓小朋友接近動物的小型農場，具有多種特殊的品種，其中包括難得一見的紅色和白色帶狀牛，二匹射德蘭矮種馬(母親和兒子)和巨型約克夏豬。在農場上，還有努比亞山羊(長軟耳)和侏儒山羊以及優良頻種的雞類。撫摸農場有一個舒適的小廚房，在那裡能有果汁或咖啡，讓家庭休憩。全年皆有活動，如復活節派對，剪羊毛派對，國家兒童農莊日，動物節，是一個促進家庭情感交流(family bonding)的地方。



圖 4-21 撫摸農場(Petting Farm)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3. 戲水池(Paddling Pool) (圖 4-22)

戲水池是一個專門為家庭建造的區域，當夏日來臨時，這裡每天都會有乾淨的水提供兒童玩水消暑，旁邊則是一大片草坪和座椅區，提供家長在此放置物品、聊天，也可以全家在這裡烤肉，享受闔家歡樂時光。另一邊則是樹木和草坪，許多人在樹下曬太陽、看書、聽音樂、野餐，朋友在這裡相會，家庭在這裡放鬆，適合家庭和朋友在此聚會聊天，維繫彼此之間的網絡關係(Coleman, 1988)，成為當地居民交流的開放空間。



圖 4-22 戲水池(Paddling Pool)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西瓦斯廠將工業廠房轉型為文化使用，原因是空間寬敞，轉而進行可適性活化再利用時，規劃上不受限於空間，能多元混合使用，低租金亦適合創意業者或文化工作者發展(Cole, 2004)；如此老屋新用不但可保存遺產，還藉由改變過去的空間創造新的價值。就都市型態的文化區而言，建築群本身是否有和諧性或具有特殊風格的外觀經常會影響園區的意象塑造(Mongomery,2003)，而文化公園活潑蓬勃的群聚生活文化及寬敞便於行人漫遊的街道有助於創意氛圍的營造。

自 2000 年以來，這些建築都是由西瓦斯廠管理組織(Westergasfabriek BV)負責租賃和經營管理，這種管理結構確保了大部分的收益用於建築物的規劃。低廉的租金和具有實驗性的性格(experimental character)，對文化租戶極具吸引力，可促進新的想法產生，並且變成可探索、討論、嘗試和試驗新產品和新機會的地方。透過創意發想，自然地，文化可以幫助該地區重新塑造意象(image reshaping)(Mongomery, 2004)。這不僅僅是地方新舊文化融合，透過西瓦斯廠基金會成立以加強文化認同，它與其他組織或租戶發起和支持文化計畫，使這裡成為活潑的場所、創意工作空間和新的意義，讓創意在城市生活中找到生命力(vitality)與活力(viability)，因為創意氛圍更具有社會多元性和社會包容性(social inclusion)，能讓地方和國際接軌(Hall, 1988)。

2004 年公園重新開放後，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是已成為城市的主要文化活動場所之一，在這裡文化被生產和消耗(Mongomery, 2003)，多元化和和持續性的活動和事件使文化公園在每一個季節都成為吸引各式各樣觀光客的目的地。這裡有各種工業廠房轉型空間可以享受休閒娛樂，如烘培麵包店，咖啡工廠及太平洋吧；鍋爐房的電影院上演荷蘭當地電影和國際電影；而淨化器建築有空間給各種企業和大型活動。此外，為了促進社群互動，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打造成複合式的空間型態，擁有綠地、廣場、水池，這些空間讓居民能自在休憩活動外亦是良好的會面場所，並提供娛樂場所如電影院、酒吧以提升鄰近居民的生活品質，進而形塑社會資本，而被稱為一個「刺激創新想法的遇見地方」(圖 4-23)。

## Westergasfabriek

*Meeting place for refreshing ideas*



圖 4-23 政府報告書

圖片來源: Nurah, A. (2012), marketing Westergasfabriek.

### 二、居民觀感

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和網絡，能藉由促進協調的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也就是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公共財，且其本質也是為了大眾的福祉；信任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而由社會價值、道德、規範與社會網絡所組成，透過互利互惠與社群參與網絡而產生(Coleman, 1988)。由此可知，社群參與是社會資本中重要的概念，因為積極的社群參與可以促進社會群體間產生合作協調，並透過水平信任與規範的遵守，提高集體行動的利益。地方的社會凝聚力端

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這些構成社群社會資本的要素，對社群生活品質的改善和地方發展是至關緊要的(Putnam, 1993a)。本研究認為建構「社會資本」能營造正向的社會氛圍，達到居民間的人際信任、互動網絡、參與行動以及社會規範的和諧，因個人或團體之間網絡的強弱以及不同層級間的互動關係，並就 Putnam 提出的三種社會資本作論述分析。首先，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是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者之同質者間的連結，其具有較強烈的認同感以及共同的目標，例如家庭成員、好朋友與鄰居等，它能夠促進成員間的承諾與互惠，並強化團體內部的連結(Putnam, 2000)。針對居民部分，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提供許多開放式的公共空間，比如親水區、兒童村、大草原、動物農莊，大家都擁有使用的權利，給家庭進行互動休閒、親子交流，連絡家庭感情(family bonding)，正如同當地媽媽(F13)在 2013 的訪談中表示「我常常帶我小孩來這個親水池，我可以享受陽光並優閒的看書，小孩子可以和別的小孩一起玩耍，有時候，我們全家也會來大草坪這裡烤肉(barbecue)，當全家人聚在一起聊天、吃東西，並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那種感覺真的很好，能增進我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再者，居民也可以租借場地在瓦斯廠舉辦餐會或婚禮，筆者訪談一個家庭時，爸爸(F14)回憶道「瓦斯槽的展覽，是我們(我和我太太)第一次約會的地方，在這裡有許多美好回憶，後來我們在以前的市議會那棟建築結婚，高挑的工業廠房配上白色婚紗，那氣氛與場景非常美!現在有空都會帶小孩前來回味從前，並述說當年的浪漫故事」。從訪談可知，家庭型的居民大部分使用的是適合親子的開放空間，讓小孩可以自由嬉戲和跑跳不受拘束，家庭成員在此互動交流，聯絡親子感情，形成結合型的社會資本；而工業建築的出租也使夫妻能在此舉行婚禮，促進彼此的承諾與互惠，並透過講述故事的過程，強化親子之間的連結，也為建築增添一抹浪漫色彩。

除了提升家庭感情外，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也能增進朋友之間的情誼，成為居民重要的社交圈子，透過適合約會的空間，朋友可以閒聊、混在一起、甚至和陌

生人交流，建構社交網絡，採訪當地女孩(P6)在 2013 的訪談中表示「我最喜歡村落區因為這裡的空間比較大，也比較多人來，可以滿足任何人的需求，比方約會、工作、旅行，你可以和任何人見面，你可以在這裡**遇到不同的人**，提升社會網絡。例如**我們現在就在建構社交網路**，認識新的朋友，通常會來這裡就是和朋友有約，一起去餐廳或酒吧，增進朋友之間的感情。」透過村落區的餐廳、酒吧、咖啡廳，青年人可以在這裡認識新的人並與之交流，建構人脈網絡，使文化公園成為重要的交友圈。兩個年輕女孩(G1,G2)在 2013 的訪談中也講述「我們通常都是和朋友有約所以來這裡，這裡很開放，氣氛很好，不論是在草地上和朋友曬太陽、聊天、聽音樂，或是去咖啡廳、酒吧和朋友喝一杯，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而且我們也在這裡遇到新的朋友，尤其是西太平洋吧(Pacific Parc)晚上還會成為舞廳(club)，使這裡成為我**交友圈**的一部份」。另一位(G2)也補述「我和朋友常常約在這裡見面一起去看展覽或是電影，這裡活潑的創意氣氛，使得展覽或活動更吸引我前來」。由上述訪談可知，年輕一輩的族群，偏好使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文化活動和夜間經濟文化，如電影院、酒吧、舞廳、咖啡廳等，在這裡與朋友約會或認識新的朋友，使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成為建構社交網絡的重要場所。年長一輩的家長則偏好親水區，並認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最大優點就是小孩友善，使家長願意攜家帶眷前來，透過與其他帶小孩的家長認識，互相分享經驗與交流，而形塑出結合型的社會資本。如同兩位媽媽(G11,G12)在 2013 的訪談中表示「我們就是在這個親水池邊遇見彼此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認識的，你知道當你來這公園，永遠有人帶著小孩，你可以分享帶孩子的經驗，一起討論孩子的事及互相幫忙照顧孩子，讓這裡很迷人(lovely)。這裡的餐廳，如果我們來吃晚餐，對小孩非常友善(child-friendly)，他們不介意你帶小孩，可能會吵鬧，且這裡幼稚園有附設遊樂設施，當我小孩三歲時，常帶她到這裡的幼稚園和動物農場，她常在那裡結交新朋友和他們一起玩，所以這裡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社交場所**。」從上述回應來看，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複合式空間使用，讓該地成為一個遇見的地

方，適合所有不同年齡層，不同面孔，不同生活，永遠可以找到一個歇腳的角落，永遠有事可以做，促使個人網絡關係更加緊密連結，增進彼此間的信賴與互惠，形成強烈認同的我群結合型社會資本(Putnam, 2000)。

其次，企業合作部分，新進駐的文化企業，並不是政府主導，而是由私人房地產開發商 MAB，利用可適性活化，以最低限度開發原有建築物的新功能，這種方式使得活動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公部門補助，迫使用戶採取比較務實和獨立的態度，在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中，此方法證明能有效促進自由和活力(Gaventa, 2006; Koekebakker, 2003)。文創公司員工(W3)表示「我們有和其他工作室合作，同時是和隔壁的文創公司，正因為在隔壁讓我們易於合作，我們的鄰居是個大公司，我們一起舉辦西瓦斯廠的節慶，我們和其他文創公司建立網絡關係，但我們是獨立的個體，平時是各自作業，有特殊需要才會協商合作」。符合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創意公司之間的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者所形成的連結，這種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是一種水平的連結機制，有助於外部資源的連結與資訊的暢通，能夠促進相對異質之人群或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Putnam, 2000)。冰淇淋店老闆(W5)也指出「這裡就像是小的村落，大家都認識其他人，你不會覺得自己是孤單的，大家都很好，彼此互相幫助，建立自己的關係與社會網絡。每天在這裡工作，就像在一個派對，能遇見不同的新朋友」。也就是說，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創意群聚形成開放式的平台，創造一個熱情友善的地方，使得創意租戶、文化組織和其他合作夥伴都能受到這個網絡持續創意發想，並有合作的可能。

再者，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創造共同願景。西瓦斯廠和周圍公園目前的狀態是透過當地政府和西瓦斯廠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私人公司之間的合作努力而來。Westergasfabriek BV 是一家私營公司，其中它的正面效應是西瓦斯廠以一種「人」的尺度及個人風格被私人家庭 Meijer 營運。該公司是由一名董事及十位專業人員執行，公司沒有政府的任何資助或補貼，每年的

現金流約為 5 億歐元。當地政府負責園區內的開放空間管理，西瓦斯廠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負責園區內所有建築物內部管理。和市議會維繫牢固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以確保活動的多樣化，西瓦斯廠與當地議會透過定期磋商和策略營運，展望未來。2011 年提出綠色宣言-願景 2025 的西瓦斯廠，建立在原來的發展計劃而再次更新共同願景，同時採取了回顧關鍵性歷史，確定可以改善或做得不妥的地方，成為一個成功的公私合作案例。除了和當地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和城市中的文化合作夥伴也密切聯繫，尤其是分享場地和活動機構，印證了連結型社會資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 所述不同社會層級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屬於垂直性的連結機制，特別是指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之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它促使人們或團體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 (Putnam, 2000)。這是「人 (people)」的生意，當地政府與阿姆斯特丹周圍的合作企業建立公私合作關係為當務之急 (Nurah, 2012)。當地政府官員 Paul (W6) 在 2014 年訪談指出「當地政府非常重視人的意見，透過持續不斷的與其他租戶、私人公司討論，達到維繫良好的社會關係。就像這次當地政府讓主辦單位舉辦 Buiten Westen 節慶吸引**超過六萬**人次，同時也會吸引遊客去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咖啡廳、餐廳或酒吧進行消費。此外，私人公司會想和當地政府申請在戶外進行活動，比如星期天市集，同時有在室內和室外，夏天時在戶外，通常是人比較少的地區舉辦，冬天如果室內有空間，市集可以在室內舉辦，但是園區一年只能允許六個大型事件，畢竟太多大型事件可能會影響公園風貌，成為不再像是以前的公園。」透過當地政府和西瓦斯廠私人管理單位良好的公私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垂直性的連結機制，持續不斷對話與溝通合作，促使團體之間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組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達，分享參觀人次達到商業效應，共享利益而建構出連結型社會資本 (Putnam, 2000)。



### 三、小結

因應近代都市多元發展，居民的需求漸漸被受矚目，而舊工業區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似乎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創造一個情感交流的地方(Loures & Burley, 2012)，加強社會網絡的緊密連結。再者，工業遺產再利用基於可適性活化(adaptive reuse)，除了保存原貌可減少開發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外，更可轉型成公共空間成為當地居民社交場所。透過瓦斯廠遺產保存與空間再利用，注入文化活動、創意產業，提供民眾對話的可能，建構一個社會網絡。在管理者提供部分，透過建立開放式的空間，如電影院、餐廳、咖啡廳、親水區、兒童村、大草原，進行互動交流，建立網絡關係密切的結合型社會資本；再者，透過共同舉辦節慶，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建立一個交流平台，讓文創公司協商共識，形成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的橋接型社會資本；最後，西瓦斯廠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和當地政府不斷對話，塑造良好的公私夥伴關係，形成不同垂直社會層級之間的連結型社會資本。

以訪談資料檢視這三種社會資本，從訪談者的回答中，大部分的居民都對於公園提供許多開放空間深表認同，尤其是公共區域對小孩友善，適合家庭從事休閒娛樂，建構緊密的結合型社會資本；在橋接型社會資本部分，受訪的創意工作者指出文創公司只有在節慶時間才會共同合作，平時是獨立營運。筆者認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應提供一個實質上的合作平台，透過網路交流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讓文創公司可以透過更多的商業合作機會而建立互惠的夥伴關係。至於連結型社會資本部分，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私人機構)和當地政府的確達成文化使用的共識並維持良好關係，前者負責室內場地，後者負責室外空間，透過持續的溝通及不斷的對話，時常開會討會，達到雙方皆受益的成果，這樣的公私夥伴關係是值得效仿學習。

表 4-4 社會資本統整表格

社會資本	
管理者提供: 管理者如何建構社會資本	居民觀感: 以 Putnam(2000)社會資本理論檢驗
<p>硬體:空間 轉型 form</p> <p>1.可適性活化再利用，建立開放式的公共空間</p> <p>2.夜間經濟，包含 pub、bar、café 文化</p>	<p>透過開放空間，比如親水區、兒童村、大草原、動物農莊，家庭進行互動休閒、親子交流，連絡家庭情感結合 (family bonding)。</p> <p>透過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文化活動和夜間經濟文化，如電影院、酒吧等，在這裡與朋友相約或認識新的朋友，使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成為建構社交網絡的重要場所，符合<b>結合型社會資本</b>。</p>
<p>建立交流平台，文創公司共同合作舉辦節慶活動</p>	<p>透過共同舉辦節慶活動，創意企業之間維持一種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能夠促進相對異質的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符合<b>橋接型社會資本</b>。</p>
<p>建立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	<p>透過當地政府和西瓦斯廠私人管理單位的合作，持續不斷對話與溝通，促使雙方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組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符合<b>連結型社會資本</b>。</p>
<p><b>建議</b> 建構實質上的合作平台: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應提供一個實體的合作平台，透過網路平台交流並定期召開會議面對面討論，讓文創公司可以透過更多的商業合作機會而建立互惠的夥伴關係。</p>	

筆者整理

## 第四節 地方感(sense of place)

### 一、管理者形塑

西瓦斯廠由原本重度污染的大片工業廠房轉型成一個舉辦多樣性文化活動的複合型文化公園，進而重新帶動的阿姆斯特丹西北部的文化再生，在轉型的過程中，更凝聚了當地居民良好的認同與地方感。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建立是當地政府和社群持續對話的結果，這是政府早期對於西瓦斯廠附近的居民的一個承諾，承諾這個地方必須成為一個公園，在 19 世紀末期，政府卻蓋了一個大型瓦斯廠和一個小公園(Westerpark)，居民發現政府沒做到原本承諾，而且還擴建鐵路，很多樹木和綠地都被砍掉了。1960 年代西瓦斯廠開始轉型，在原本的建造公園想法，就是關於承諾部分，加上剛好有大量的閒置空間，有許多文化組織想要在這裡表演，像國家芭蕾舞或其他大型事件，當地政府決定找像我這樣的人去組織這些事情，有機會做這些活動，所以 1990 年很多事件在這上演，同時和周遭的居民討論，關於未來這個公園的樣貌，讓他們一同參與文化公園的轉變。另一個特別的是從工業遺址到公眾場所，轉型只花了十年，這是大家的共識，所有的建築轉型是私人建築組織(De West)負責，且轉型的價值必須是具有文化性，**透過周遭的居民、當地政府、私人投資者三方合作，同時有私人的引擎和公共引擎，大家達成共識**，知道這是一個獨特的機會，必須一同努力通過考驗，並擬定公共宣言，徵求世界各國建築師規劃，最後 Gustafason 傾聽各方的意見設計而成為她成功的關鍵，這正是西瓦斯場文化公園獨特的地方，一個居民的公園。訪談當地政府官員 Paul(W6)，2014

由上述訪談可知，這個文化公園地建立從一開始就是當地居民的民意所驅使，並驅動政府做出承諾，並在整個轉型過程中，當地政府都以聆聽居民的需求和渴望作為宗旨(Loures & Burley, 2012)，建造居民平時休閒遊憩所需要的村落區、大草原、單車區、兒童村，將居民列為第一順位考量。同時在居民、當地政府、私人

投資者三方權益關係人中取得巧妙平衡與合作關係，透過社群參與凝聚地方歸屬感，分享共同的文化和創造在地認同的意識。一個地方有它的文化認同，賦予這個地方文化和意義，塑造在那裡生活和工作的人們，他們自己的生活 and 價值 (Scott,1997)。這種地方認同提高了社區意識和責任，發展出一個新的、令人滿意和協調一致的後工業用地改造計畫，促進社會文化永續性和城市發展。從西瓦斯廠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公關負責人(W1)在 2013 年的訪談中也得到相同的印證「我們努力滿足居民的需求，夏季時大型節慶比較密集，會盡量維持平衡，減少干擾居民生活品質，並考量居民的觀感，在淡季(low season)，讓居民參與我們**專門為居民提供的免費活動**，比如溜冰活動，讓居民能在瓦斯槽裡面溜冰，讓居民感受到我們對社區的付出」。不僅僅當地政府在公園的硬體建造上為居民為考量，西瓦斯場私人管理單位也有相同共識，在軟體活動的舉辦上，同樣也將居民的需求納入考量，提供居民免費的文化活動，利用冬天瓦斯槽作為溜冰場地恰好地點，讓當地居民對環境與資源產生依賴，滿足功能性的環境設備需求，進而產生無可取代的地方依賴情感(Brick & Kerstetter, 2000)。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一間創意學校，及駐村藝術家之工作坊，進行文化創意人才的培育，政府也會提供機會給具有實驗性質的新興組織，比如在女王節(Queen day)行銷當地新樂團，遇到一些新創業公司，也會評估潛力，給他們機會在這裡創業，營造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培育創新型企業的形象。另外，透過工業遺產的歷史文化詮釋，使遊客可以重新認識工業遺產，當地的日常生活美學及在地文化。成立一個專門網頁(Westergasfabriek Project)講述瓦斯廠的歷史(圖 4-24 左上張)，西瓦斯廠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也在每棟工業遺產建築上放 QR code(圖 4-24 右上張)，只要拿手機掃描，就可以看到以前這棟建築的歷史及照片；還有西瓦斯廠 GPS 導覽(圖 4-24 左下張)，跟著 GPS 挖掘瓦斯廠的紅磚屋區和創意群聚；以及說故事長椅(Story Well)(圖 4-24 右下張)，可以讓人坐在椅子上，按下撥放鍵去聆聽當地居民所述自己在公園發生的溫馨小故事。當地政府也出版西

瓦斯廠轉型的書，請導遊講述歷史文化，不過現在越來越少做，只有特殊情況像是研究員來訪才會有導覽，或是歷史古蹟節慶(Monument Festival)才有講述歷史故事。透過培育人才和敘述故事打動人心，形成強烈的地方認同，這種情感依戀使該地方在居民心中成為無可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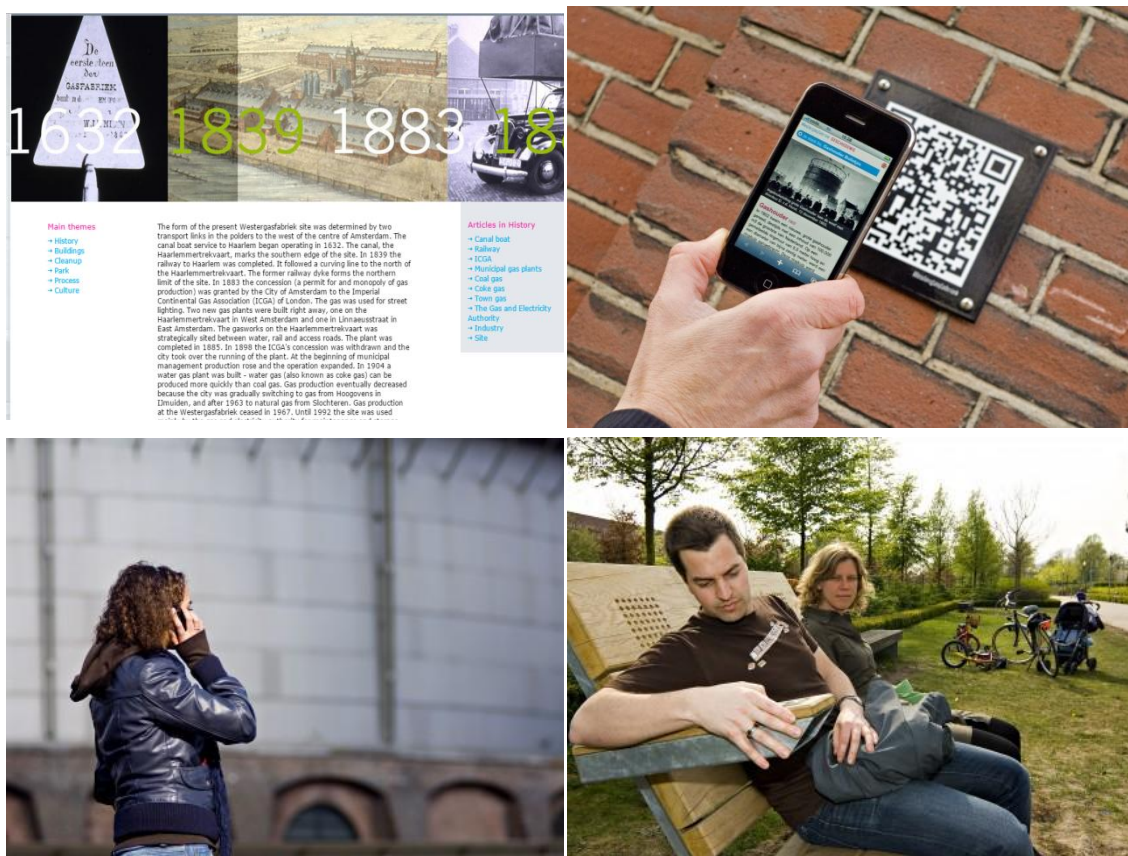


圖 4-24 左上西瓦斯廠的歷史網頁；右上工業遺產建築的 QR code；左下西瓦斯廠 GPS 導覽；右下說故事長椅

圖片來源: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官網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擷取日期

2014/11/20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未來願景是成為提供它周圍環境一個文化與創意的刺激發想來源，一個讓居民值得驕傲的地方。公園裡的大型空間用於節慶和其他文化活動，但居民也可以在此做運動，享受日光浴或野餐。居民在這裡也有空間享受獨處、夢想與沉思。這裡有空間能對話，有空間能行走，有空間來遇見新的人

事物。在建築物裡，大部分的工業遺跡盡可能被原封不動保存，每次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空間都將會是一個挑戰。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是動態的、活潑的、創意的，在這裡會有意想不到的奇遇，除了靜態存在的紀念性建築，公園和建築物都會不斷隨著活動而變化。更新和變化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關鍵字，文化活動是西瓦斯廠新的能量來源(Verhagen, 2004)。因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成功透過文化再生與環境綠化轉型，原本只是位在阿姆斯特丹西邊的邊陲區，現在卻成為阿姆斯特丹的精華區，房價持續上漲，許多人想搬到這附近；附近的居民也以這裡的轉變為驕傲，再也不是貧窮的西北勞動區，而是新興的藝文特區，這裡獨特的創意氛圍讓文化組織想在這裡做活動，更多舞台秀、節慶和展覽在此上演，成為阿姆斯特丹城市新的文化觀光景點。而這成功的工業遺產轉型案例，不但形塑良好的文化再生，也凝聚出當地居民良好的社群意識與地方認同，被刊登在荷蘭 Ground 報章雜誌上，譽為「人民的公園(The People's Park)」，一個公共空間大家都有發聲的權利!



圖 4-25 荷蘭 Ground 報章雜誌

圖片來源: <http://www.groundcondition.com/image-published-in-time-out-amsterdam>

-vision-2020/，擷取日期 2014/11/20

### 三、居民觀感

「我覺得工業遺產轉型做得非常好，它考量過去，並給公園現代的思維(aspect)，呈現新和舊融合一體，我的年輕鄰居常常和朋友在這裡見面，去酒吧喝酒聊天，我則喜歡老公園，我喜歡這裡的舊時氛圍，可以坐下細細品味過往的時光，這裡有很多不同種的植物景觀及工業時代的紅磚房保存非常好。我住在這裡四十年了，在 60 年代工業廠房時期，這裡只有瓦斯，是一個貧瘠廢墟的區域，附近的鄰居不常來這裡，2004 年這地方重新開放，花了非常久的時間去清理土壤中的污染，並以文化為引擎轉型，使這裡越來越熱鬧，越來越多居民前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喜歡參加藝術展、看老電影，我覺得能同時保存舊有事物和綠色環境，是非常好的!.....我對這個文化公園有特殊情感，它對我來說就是**我的人生伴侶**，它見證我從小女孩到成熟變老，我想這公園正反映了阿姆斯特丹結合年輕(young)和老(old)，傳統(tradition)和流行(modern)的獨特文化!」 訪談當地老奶奶(P10)，2013

從上述訪談可以得知，工業遺產的文化轉型對於居民來說，是有正面影響的。這讓它保有新(夜間經濟文化)與舊(工業時代的廠房)的文化，透過空間差異化，同時滿足不同世代的居民需求，老一輩的人偏好這裡的舊工業時代氛圍及老電影，年輕一輩的人喜愛這裡的酒吧文化和派對舞會；另外，當遺產空間伴隨著老奶奶的一生，成為她的人生伴侶，充滿著個人特殊經驗、六十年來歷史脈絡的累積以及其產生的認同感時，地方的意義便產生了。這種地方的情感認同，是居民對有意義的區域(即空間)，透過對該地方的情感建構，居民才會歸屬或認識此文化公園的再生。也就是說，透過文化再生與環境美化所帶來心理上對文化公園所產生的特殊情感，讓居民與這個文化公園產生連結與感情，也就是老奶奶對於地方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 (Cresswell, 2006)。

地方感是由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兩個向度所組成，地方認同為個人對的方或環境的強力情感依戀，地方認同基於個人的情感

維繫，可藉由對環境的態度、想法、意義等展現出來，透過心理層面上對於地方的情感，地方在居民的內心中是無法被取代的，因此地方認同是屬於心理依附 (Brick & Kerstetter,2000)。兩位女性朋友(G3)在 2013 年的訪談中指出「阿姆斯特丹有很多公園，但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公園**，它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份，我覺得我屬於這裡，在這裡深根，願意天天來，我喜歡在這裡遇見不同朋友，嘗試不同新鮮事，聽新的樂團表演、看當地獨立電影，享受這裡的和諧氛圍，這公園有自己的認同感，和正式公園(formal park)擁擠嘈雜很不一樣，我對這座公園感到驕傲，以住在附近為榮，將來願意帶國際朋友來這裡參觀，講述這裡的工業廠房重新利用的歷史，這是個很好的阿姆斯特丹城市觀光景點，我會想推薦給我的國際朋友」。

另一位女孩(G4)補述「我對這裡有根深蒂固感，我覺得這裡是個好去處，很多不同事情可以做，透過 QRcode 及 GPS 了解建築的歷史故事，或是坐在說故事長椅上聆聽居民小故事都很迷人，我認為轉型部分做得很成功，阿姆斯特丹還有東瓦斯廠，但是那裡根本不能和這裡比，沒有做甚麼甚至荒廢了，建築也已不復存在，西瓦斯廠是**最好的工業遺產再生!**」根據訪談可知，西瓦斯廠營造文化創意的氛圍和述說故事的方式，將該地區打造成富有情感價值意涵，讓居民對該地的態度、想法、意義等展現出來，屬於心理層面上對於地方的情感依附，使得文化公園在居民的內心中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地方都無法取代的，而這種地方認同是屬於心理依附，讓居民認同進而願意分享給國際友人知曉。另一位中年女性(P9)在 2013 年的訪談中也表示「這裡每棟建築都有它自己的歷史，讓我想到小時後爺爺在工廠工作的情景，這是一個能帶給我回憶的地方，我想我永遠帶著我對這裡的認同，一種**對土地深深的愛戀**，那就是我為何是我，所以當我使用這公園時，也是展現我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從訪談回應作論述分析，不難看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保存工廠遺跡並敘述故事，使年輕一輩能遙想工業時期的輝煌歷史，能讓年長一輩回味往日情懷的工業情景，形成心理層面上對於地方的情感，而對該地方產生強烈的情感依附與地方認同。



地方依賴指藉由提供遊客(以目標導向為主)的資源重要性來解釋，換句話說，此功能性的地方依賴被視為是活動所需的好場所，所以地方依賴主要是環境與資源能提供使用者滿足其活動需求的強度，主要為環境的實質功能，包括環境景觀、氛圍、公共設施、特殊資源、可及性等(Brick & Kerstetter, 2000)。地方若做為活動的場所與空間，透過行為或活動的傳導以產生特別的依賴來達到居民的目標和價值，這是使用功能而產生的情感依附，因此地方依賴是屬於功能依附。年輕黑人女性(F7)在 2013 年的訪談中指出「我覺得我對這個地方認同很深，就像我是阿姆斯特丹(I am Amsterdam)一樣，我就是西瓦斯廠(I am Westerpark)，這座公園滿足我不同的需要，比如白天有陽光，會在公園從事休閒活動，所以綠地是最好的地方；星期六晚上會有電影上映，所以電影院那邊是最好的地方；星期天有創意市集，所以那裡是最好攜家帶眷的地方。正因為這裡有很多文化活動，電影節目、舞台秀表演、藝術展覽，還可以在這裡從事運動休閒，越來越多房子建在附近，也使得這裡的房價正在漲價！」從訪談中可以看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多樣化的活動類型與多功能性的空間使用，能在不同時間點(白天、夜晚與周末)滿足居民不同的需求。透過文化活動以產生特別的依賴來達到居民的目標和價值，正是功能性而產生的情感依附，而因為良好的文化再生與居民的正向回饋，這區域逐漸成為阿姆斯特丹新興的藝文區域，連帶著房價也水漲船高。而兩位媽媽友人(G11)在 2013 年的訪談中也說道「西瓦斯廠是工業空間轉型裡的傑出(brilliant)作品，透過城市中的空間，讓不同人遇見(meet)其他新的人事物，我喜歡文化事件在這裡上演，這樣的轉變做得很好，轉變是一種漸行的、一種日常生活的經驗，十年前我在這裡讀書，只有幾棟建築被重建，後來漸漸增加了電影院、餐廳、酒吧、俱樂部，我覺得設計者做得非常好，這些美麗的花草樹木和自然環境融合，加上獨特的創意氛圍，讓我覺得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公園，我很開心我住得很近。」另一位(G12)也講述「休閒產業是荷蘭現代的重要產業，我們不再生產瓦斯，但瓦斯廠依舊是產業，轉成休閒產業。我曾在工業產房荒廢

後來過，那時我來這裡參加活動，但我感覺不好，晚上時感覺不安全，2.30年前我的車子還在這裡被偷，得報警找回車子。這是一個正向的轉變，之前我覺得工業廠房不該靠近城市，會有污染，但現在這裡有花園綠地，公園十分小孩友善，戲水區、遊樂區、幼稚園、動物農場、電影院、草坪，很適合親子休閒活動，我就常帶小孩在這裡學騎腳踏車、野餐。」分析上述兩個訪談，兩位受訪者接認為文化轉型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加深他們對這個公園的認同，原本深受工業汙染的環境改善和文化空間的建立，使居民願意時常前往公園從事休閒娛樂活動；也因應居民不同的需求，文化公園提供文化活動設備和休閒遊憩設施分別滿足，進而產生功能性的情感依附。

透過訪談作綜合論述，可以發現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綠化環境、文化氛圍、複合性空間、特殊資源，提供多樣化活動(同時包括了藝文活動與休閒遊憩)，給不同年齡層的人(年輕一輩和年長一輩)，不只是給不同年齡，甚至給不同生活面貌的人(單身居民或是親子家庭或是朋友團體)，正透過這種文化與休閒的特殊資源，居民形成特別的依賴以達到其來文化公園的目標和價值，而使居民產生功能性的地方依賴。

### 三、小結

工業棕地融入居民生活的紋理而使衰敗空間成為有意義的地方，有助於社會之永續發展，而保存原本樣貌可減少開發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外，更可提供當地居民對於過去的記憶連結，幫助定義及維繫遺產社區的文化特色，而強化地方感(Cantell, 2005)。西瓦斯廠帶領地區從破敗污染的工業空間轉型成為市民高度利用的休閒遊憩及文化公園，活絡周邊的西北勞工社區，透過建立環境與資源能提供使用者滿足其活動需求的強度，比如公園綠地、創意氛圍、開放式公共空間、休閒娛樂場所、兒童區域等，透過環境設施形塑功能性的地方依賴，再生過程中也讓該地區開始建立新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意象，凝聚居民共同的記憶與地方認同。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當地政府及西瓦斯廠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透過敘述歷史、培育人才、文化再生，形塑當地居民對於地方主觀和情感上依附(Cresswell, 2006)，這種空間有人的經驗與情感後，即將空間轉換成屬於人的地方，加入了人的能動性(Tuan, 1977)，人對地方產生的情感依附容易對此地產生歸屬感，進而覺得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一份子形成在地認同(Crang, 1998)。然而，西瓦斯廠在歷史陳述部分，仍有加強的空間，光是 QR code 及 GPS 導覽解說過往歷史，似乎略顯單薄，筆者在 2014 年住進居民家裡進行深度田野調查，這位中年女性(P9)就認為「西瓦斯廠針對歷史教育部分所做得努力甚少，許多年輕人在瓦斯廠從事文化活動卻對於以前這裡是個工業廠房的歷史不甚熟悉，更諷刺的是文化公園的名字就是『西瓦斯廠』。倒是荷蘭有一個電視節目，就有在西瓦斯廠這裡拍攝並有講述到它過往歷史和轉型過程，不過對歷史文化較不關心的年輕人可能只關注在西瓦斯廠所舉辦的大型音樂派對而不是它過往的經歷。」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參照英國鐵橋古工業遺產保存模式，在其中一個工業建築中成立西瓦斯廠博物館，去講述當年工業廠房的興衰歷史及後來的文化轉型，如此一來，不但年輕一輩的居民會更懂得飲水思源，善加維護西瓦斯廠的遺產保存，更多的文化組織及創意產業也會因為這裡的懷舊氛圍及挑高設計而願意進駐此地。此外，聘僱曾在瓦斯廠工作過的當地居民當導覽人員，透過自身工作經驗定能將瓦斯廠昔日的歷史真實再現出來給參觀者知曉。

再者，培育人才部分，西瓦斯廠只有一個創意學校，但是是針對國際人才，並不是專門培育當地居民，當地政府也會提供機會給實驗性質的創意組織，但是在培育居民作為創意人才部分沒有實施。筆者認為，園區內的創意企業可以成立創意工作坊，提供居民機會學習親自動手做，不只是創意工作室而已；或是由居民舉辦創意節慶擺攤市集，建構和保存地方性(locality)，將創意實踐在日常生活之中，協助當地文化特色的保存與傳承(Scott, 2004)；另外，創意學校也應該提供課程培育當地年輕一輩的居民，讓該地的知識經濟形成良好的循環，鑲嵌於地方

社會與文化網絡中，形成內發性的自然運作，刺激更多居民在這裡就業回饋地方。

表 4-5 地方感統整表格

地方感	
管理者提供: 管理者如何建構地方感	居民觀感: 以 Brick& Kerstetter(2000)地方感理論檢驗
1. QR code 歷史照片及故事、西瓦斯廠計畫團隊網頁、GPS 導覽、說故事長椅 2. 培育具實驗性質組織、創意人才 3. 文化再生	藉由文化再生與敘述故事，當地居民產生對西瓦斯廠環境的強力情感依戀，透過心理層面對於文化公園的 <b>地方認同</b> ，塑造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在居民的內心中是其他公園無法取代的。
1. 公園綠地 2. 休閒娛樂區，如餐廳、咖啡廳、酒吧、俱樂部、電影院等 3. 兒童遊樂區，如戲水區、遊樂區、幼稚園、動物農場	藉由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休閒娛樂設施和兒童遊樂設施的實體設備，形成文化活動所需的好場所，透過目標導向使用滿足居民的需求，形成功能性使用的 <b>地方依賴</b> 。
<b>建議:</b> 1. 成立西瓦斯廠博物館: 參照英國鐵橋古工業遺產保存模式，在其中一個工業建築中成立西瓦斯廠博物館，去講述當年工業廠房的興衰歷史及後來的文化轉型，年輕一輩的居民能更容易遙想工業時代的興衰，且更加維護西瓦斯廠的遺產保存。 2. 成立創意工作坊和創意學校: 透過創意工作坊提供居民機會學習親自動手做，創意學校應提供創意課程培育當地年輕一輩的居民，讓該地的創意知識形成良好的循環，刺激更多居民在這裡就業回饋地方。	

筆者整理

##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管理者、當地居民供需雙方權益關係人出發，以社會影響理論切題，引介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工業遺產轉型為研究個案，剖析社會影響如何在工業遺產發展中獲得建構與維持。現今「社會層面」的需求逐漸被關注，而舊工業區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是重要的關鍵，透過城市的文化再生，促進居民的地方參與，創造情感交流的社會網絡，凝聚共享的在地認同(Loures & Burley,2012)。本研究結合社會影響三個理論，爬梳國內外社群參與、社會資本與地方感文獻，系統化管理者與當地社群主客體的交互關係，並專屬化更密合的社會影響分子，社群參與包含了出席和涉入，社會資本包含了結合型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連結型社會資本，地方感包含了地方認同和地方依賴。將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討論與反思，重申研究發現與建構社會理論框架，綜合性的解釋社會層面的影響；第二節為台灣借鏡，透過本研究分析給予實務操作的建議，提供台灣文創園區管理者建構社會凝聚的策略；第三節則為本研究限制與給予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與反思

永續發展這個概念在目前的社會上已經成為一個相當普及的概念與行動。在政府部門、學界與企業部門內，永續發展各有其不同的行動與概念意涵。這些不同的、附著在各自認知限制與利益下，對永續發展的解釋與行動使得永續發展這個概念展現了一個後現代主義下的多元真實(multiple-truth)的形貌。而都市再生的最終目標在永續發展，而永續必須是以社群為核心政策之實踐，透過民眾力量追求共識，達成共同目標與行動(Arnstein,1969)。本研究根據訪談資料，針對三個社會理論社群參與、社會資本與地方感，透過文化再生要素歸納出管理者如何建構良好之社會影響，此為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與貢獻，並以此三個社會理論檢驗西

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居民觀感。以下就社會理論框架化論述形成社會文化永續的關鍵:

### 一、注重居民需求，建構社區培力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從最初的競圖活動開始，便邀請美國規劃團隊進駐基地，透過對社區居民公開，集體合作的過程，在現地勾勒出文化公園的未來構想，並以當地歷史記憶為設計原則，獲得居民的認同及參與(Loures & Burley,2012)；過程中，居民被賦予權力，不但有機會能出席，參與活動投入意見或看法，即個人性涉入(Bagnall,1989)，還能學習如何經營社區，成立社區協會(Vrienden Vanhet Westerpark)和居民中心，形成一股社會能動力，協助地方資源網絡的建立，同時促進社會融合，聯繫社群感情，取得共識結合整體力量，形成一種社區培力(empowerment)，也是社區永續發展的關鍵(Flagestad & Hope, 2001)。但是，西瓦斯場文化公園並沒有居民專屬的公共空間，也沒有一個提供所有居民都能參與的社區總體營造組織，或許未來可以朝這方面著手。

針對理論部分，將社區培力連結Bagnall社群參與理論的個人性涉入。社區組織運作是社區營造不可或缺的一環，社區組織的運作良好可以確保居民有真正的參與，並感受到社區事務可以由居民作決策，而集體的行動才能帶動社區的改善，也才是培力(empowerment)的真正意涵(Laverack, 2001)。是故，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成立社區協會和居民中心，以提升個人參與社區活動投入意見或看法。從社群參與的形成來看，社群參與是個人社會化過程與社會環境聯結的產物。在居民對於社區產生認同與歸屬後，自然產生關心並參與社區活動，進而形成社群參與理論中的個人性涉入(Bagnall ,1989)。

### 二、透過軟體活動，提高居民參與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及當地政府將場地空間承租出去給私人企業組織，透過軟體活動，比如文化活動(電影院、展覽、星期天

市集)和節慶事件，讓居民有機會參加當地所舉行的活動，自然產生關心，進一步產生認同與歸屬(ODPM,2004)。西瓦斯廠附近居民、西瓦斯廠計畫團隊和租戶在1999年到2000年間組織了自己的『24小時西瓦斯廠』節慶，這是一個盛大的鄰居派對，從週六下午開始慶祝到隔天早上豐盛的早餐饗宴作結束。永久租戶和當地居民一起慶祝，這種和左鄰右舍的鄰居歡慶的氣氛，能敦親睦鄰又能分享生活經驗及情感交流，形成和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分享與行為的社會性涉入(Bagnall,1989)。只可惜這類專門為當地居民舉辦的節慶，後因為經費不足而停辦，或許管理單位可以用交叉補貼方式，提供給當地居民更多元的文化活動，獲取地方的支持與資源，更能讓當地居民主動參與文化活動(郭姿麟，2013)。

針對理論部分，將文化活動連結Bagnall社群參與理論中的出席和社會性涉入。從永續發展來看，社群參與則是出自居民對自身福祉關心與影響的實踐，但基礎仍在於追求整體的福祉，也就是說，社群參與是社群共同參與和分享的行動(Arnstein,1969)，扮演著反應政策的角色，目的在求整體之共同利益(Batcher,1993)。在經濟利益上，民眾參與更能展示社區發展之本質與理念(Veenstra,2002)。社區發展需透過民眾組織力量參與軟體活動，如多元文化用途、夜間經濟活動及大型節慶事件，同時包含文化生產（動手做、製造商品、提供服務）與文化消費（欣賞表演、參觀展覽、藝廊等）兩部分。前提是，給予創意工作者相應且足夠的工作空間、促進藝術教育或表演人才培訓、設置展演設施與活動場地以加速萌生文化活動(Montgomery,2003)，強化居民參與認知與技能，達到社群參與理論中的出席(居民參加當地所舉辦的活動狀況)和社會性涉入(係指個人和其他參與者產生互動分享與行為)(Bagnall,1989)，共同創造社區永續價值(Flagestad & Hope,2001)。

### 三、複合型的公共空間使用，建構連結型社會資本

為了迎合現代人彈性的工作型態及多元的消費模式，西瓦斯廠文化公園以綜合經濟(mixed-economy)的型態來發展，使群集內部存在互補性(complementarity)，

電影院、幼稚園、俱樂部、創意工作室、創意學校，酒吧、餐廳及咖啡廳等夜間經濟(evening economy)，在此藝術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時進行，呈現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及消費選擇，支持文創園區的長久發展(Porter, 1998)。這種透過可適性活化(adaptive reuse)的工業遺產混合式使用，讓工業遺產能夠自給自足，除了釋放空間給地方的文化創意產業使用，還提供社區更多的生活設施和公共空間，突破過去唯一的生產功能，形成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提供民眾對話的可能，拉近工業遺產與社區居民的關係。筆者針對 40 組居民詢問「請問您通常來西瓦斯廠文化園區做什麼呢?」38 組(80%)居民紛紛表示和家人前來休閒，或是來見朋友去餐廳用餐或咖啡廳喝一杯。其實深描居民訪談內容，可以發現結合型社會資本確實發揮其作用。這也顯示工業遺產轉型絕不只是公共空間的建立而已，而是更進一步，形成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社交場域，建構出社會資本中的我群社會網絡(Putnam,2000)。

針對理論部分，將Lefebvre公共空間連結Putnam結合型社會資本。從都市再生的觀點來看文化區，文化區是文化生產與消費(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同時發生的地方，可使兩者分享及使用彼此的資源、技術和設施，進而使資源可達到最大的使用性。文化區的計畫和發展被視為保護和鼓勵文藝與創意活動的生產和消費。更重要的是，文化區通常是結合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大型都市策略，尤其是在鼓勵混合使用(mixed use)的都市發展地區和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重新配置的空間，此種公共空間皆會與都市內部地區的再發展(redevelopment)和再生(regeneration)有所連結(Montgomery,2003)。公共空間及其周圍不同的活動和功能的結合，將促使人群彼此影響、相互激發和鼓勵參與，另外這些人群和功能的結合也反映及說明了周圍社會的組成和其運作方式(Gehl,1996)，也就是Lefebvre(1979)所提出的公共性與人群活動之關係。群體記憶的存續與維繫，往往依賴於城市空間主要活動場所之討論，亦即人群活動與城市空間產生關連的地方，而公共空間做為引導活動發生、交流、推動的空間，以塑造另一生活記憶的共同空間(古靈宜,2000)，將凝聚文化發展及社群網絡緊密聯繫，形塑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者之同質者間連結的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其具有較強烈的認同感以及共同的目標，例如家庭成員、好朋友與鄰居等，它能夠促進成員間的承諾與互惠，並強化團體內部的連結。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我群」（like me）的連結（Putnam, 2000）。

#### 四、打造產業交流平台，建立橋接型社會資本

透過共同舉辦節慶，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Westergasfabriek BV)建立一個平台，讓文創公司協商共識，形成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的橋接型社會資本。是一種水平的連結機制，有助於外部資源的連結與資訊的暢通，能夠促進相對異質之人群或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Putnam,2000)。但是筆者訪問創意產業的員工時，受訪的創意工作者(W3)指出文創公司只有在節慶時間才會共同合作，平時是各自獨立營運，很少有交集。筆者認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應提供一個實質上的合作平台，透過網路交流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讓文創公司可以透過更多的商業合作機會而建立互惠的夥伴關係。

針對理論部分，將 Landry 創意理論連結 Putnam 橋接型社會資本。創意產業提供建立一個健全的網絡，這需要彈性組織去培養高度信任、自我負責感，並建立不成文、但卻強而有力的原則，形塑合作競爭的文化；此外，公共介入透過規範、獎勵制度，還有改變組織文化，造成結構性不穩定、文化多元性(Landry,2008)。創意產業需要連結各種文化創意層面的網絡，藉由群聚提升文化的基礎設施、創意藝術、創意人才、產業環境等強化且持續地緊密聯繫生產(production)-消費(consumption)的價值鏈，並向外延伸形成更多人與組織參與經驗分享與結合夥伴關係(Montgomery, 2003)。這種高開放性、高異質性、個體互動機會多、高多元文化之包容度等環境氛圍具有刺激其內部創意工作者創意能力的效果(Florida，2002)。這種創意產業間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形塑出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意指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者所形成的連結，是一種水平的連結機制，有助於外部資源的連結與資訊的暢通，能夠促進相對異質之人

群或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非我群」(unlike me)的連結 (Putnam, 2000)。

#### 五、建立公私夥伴關係，塑造連結型社會資本

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目前的經營管理是透過當地政府和西瓦斯廠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私人公司之間的合作努力而來，當地政府負責園區內的開放空間管理，如大草坪、親水區、村落區、兒童村等，西瓦斯廠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負責園區內所有建築物內部管理，如瓦斯槽、淨化器建築、調節器建築、機械建築等。西瓦斯廠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以文化模式領導園區發展，積極向外尋找文化表演組織及地方創意產業，讓更多的地方企業與一般居民，都能參與文化活動的運作，充滿企業精神且具有「地方」生產 (locality production) (Hemme, 2005)，打破純粹「市場」導向之惡習。西瓦斯廠管理單位 (Westergasfabriek BV) 和當地政府之間透過不斷溝通合作，共同舉辦文化節慶活動及維持園區的多元使用，塑造公私夥伴關係，形成不同垂直社會層級之間的連結型社會資本 (Putnam, 2000)，透過與不同層級的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據當地政府官員 Paul (W6) 表示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管理單位和當地政府的確達成共識並維持良好關係，且時常開會討會，透過持續的交流及不斷的對話，達到雙方皆受益的成果，這樣的公私夥伴關係是值得效仿學習。

針對理論部分，將公私夥伴關係連結 Putnam 連結型社會資本。永續發展議題的涉及層面相當廣泛，相關政策的推動不是僅重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也不可忽視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的保障，且為了因應全球永續發展之潮流，透過公私夥伴關係或公私協力之治理途徑，將可有效達成永續發展之願景，夥伴關係的治理思維已成為解決治理困境的途徑 (Elsig and Amalric, 2008)。所謂公私夥伴關係意指在公私部門互動的過程中，公部門與私部門形成平等互惠、共同參與及責任分擔的關係，且公共部門與私部門基於信賴合作形成一種特殊的互動關係，

以提供公共服務(吳英明, 1994)。這種公私夥伴關係, 就形成不同社會層級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 屬於垂直性的連結機制, 特別是指社區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之個體、社區、市場或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 就是所謂的連結型社會資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 它促使政府或私人機構跨越既有的疆界, 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Putnam,2000)。

#### 六、善用地方歷史記憶與人才培育, 形塑地方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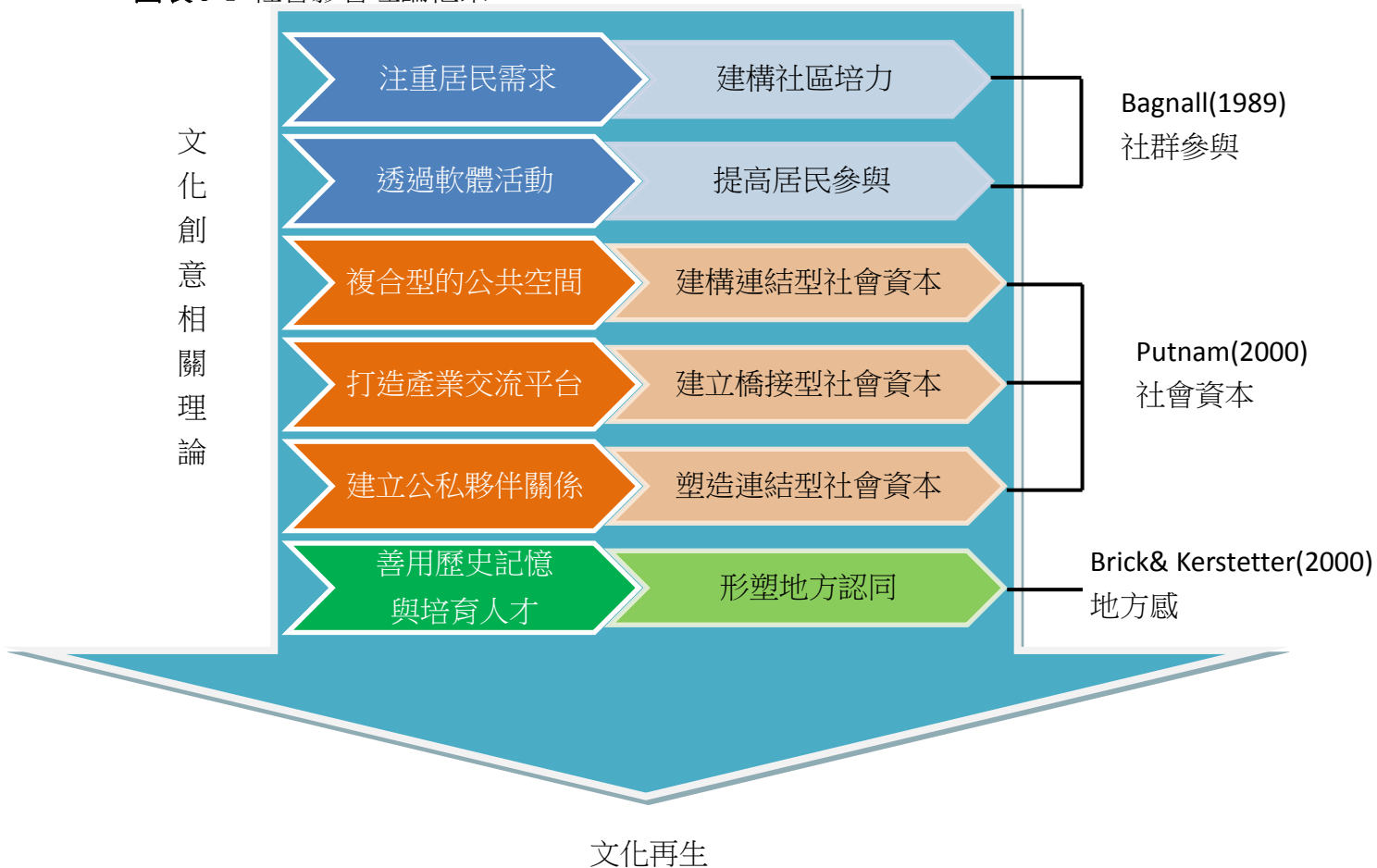
西瓦斯廠原本位在阿姆斯特丹西邊的郊區, 透過轉型帶動貧窮的西北勞動區文化再生, 這個文化公園的獨特性在於其工業結構下都有細膩的內容, 利用廢棄的工業用地去建構新的文化公園, 呈現出每個地方的獨特氛圍 (Gustafson and Porter,2007), 且它的詮釋方法是明顯地使用當地記憶和歷史來設計的

(Spens,2007), 凝聚了當地居民的認同, 印證了工業景觀比起大多數建築或在博物館中的展品更有效地告訴我們, 我們是誰(Dolores Hayde,2000)。透過 QR code 歷史照片及故事、GPS 導覽、說故事長椅, 藉由這些方式讓後工業社會的子孫能想像工業時期祖父母那代的過往經歷, 滿足了居民對工業時代的緬懷, 形塑出居民對於地方主觀和情感上依附的地方感 (Cresswell, 2006)。但是這樣似乎仍不足夠, 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參照英國鐵橋古工業遺產保存模式, 在其中一個工業建築中成立西瓦斯廠博物館, 去講述當年工業廠房的興衰歷史及後來的文化轉型, 傳遞礦工勞動的過往歷史給下一代, 促成城市居民對西瓦斯廠的認同。另外, 培育人才部分, 西瓦斯廠只有一個創意學校, 但是針對國際人才, 並不是專門培育當地居民, 當地政府也會提供機會給實驗性質的創意組織, 但是在培育居民作為創意人才部分有待加強, 應可透過創意工作坊或是設計專門給當地年輕一輩居民的培育創意人才課程。

針對理論部分, 將歷史記憶和人才培育連結Brick & Kerstetter地方感。文化區應著重於後工業化城市及後現代化社會的未來需求, 也就是緊密深植於在地性的

城市學習(learning)、知識(knowledge)發展、社會價值資產 (social capital assets)之上，才能真正能夠藉由文化、創意，來反映現在和未來的生活方式與趨勢，透過歷史再現及創意人才培育，使居民依戀這個具有意義的地方，當居民在此環境中產生經驗及知覺即產生地方意識或地方感(sense of place) (Tuan,1977)。產生地方意識不一定會產生地方認同，必須當個體將自己納入地方內部，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地方，深深感覺這個地方具有重要性時即產生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或謂之地方認同(Brick & Kerstetter, 2000)。地方依賴與地方認同若能與地區共同利益貫連在一起，產生整體共同發展目標，將會形成社會凝聚力，將是地方發展原動力，而這社會凝聚力將決定未來發展方向。

圖表 5-1 社會影響理論框架



## 第二節 台灣借鏡

工業遺產被認為是提供都市活化的泉源，是都市改造與再生的契機，縱觀台灣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創意園區，創意文化園區大部分都是過去的舊酒廠或倉庫，這些已經停用的基地，也就是所謂的「閒置空間」，台灣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主要是將一些原有功能已消失而暫時閒置的工業廠址或公家房舍，在不拆除重建的狀況下，做文化性的用途。而台灣推動台北、台中、花蓮、嘉義及台南五大創意文化園區整建及營運計畫，各園區之產業定位分別為：華山園區為「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藝術展現與生活美學風格塑造」，台中園區為「台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花蓮園區為「文化藝術產業與觀光結合之實驗場域」，嘉義園區為「傳統藝術創新中心」，台南園區則為「臺灣創意生活產業發展中心」，透過文化群聚效應產生協調人力或技術互補，產生激盪創意、整合資源，進而活絡體驗經濟交易、提昇文化消費力，同時塑造文創產業者在該領域之專業形象，使之具產業競爭優勢，並結合城市發展軸線概念，使其在既有營運定位下，以文創產業軸帶概念，進行區域產業串連，進而達到文化創意產業與所在城市整體區位發展、人才及產值全面提升之卓越績效。

檢視台灣工業遺產轉型成文化創意園區，台灣文創園區發展至今卻似乎淪為過度商業化，呈現和當地居民生活脈絡格格不入的飛地(enclave)或腳本觀光客空間(scripted tourist spaces)，失去保存作為異質地方建構(heterotopias)的意義，參觀者多受到展覽或消費性行為吸引而前往，原本的酒廠場所精神及地方感不復存在，形成一個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的社會。是故，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Wetergasfabriek cultural park)之文化再生的經驗作為成功案例，針對其在文化群聚、創意氛圍及聆聽在地聲音做論述，以社會影響的理論架構，提供台灣文創園區未來建構社會凝聚的建議。

### 一、社區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1.採取社區參與機制:可以考慮學習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從一開

始的競圖活動，廣納在地居民的意見，舉辦節慶活動提升居民參與，透過社區協會開放讓居民討論文創園區的未來發展，以台北師大青田街為前車之鑑，避免干擾附近居民生活，青田街正因過度商業化導致仕紳化(gentrification)，失去原本具有文化創意的自由活潑發展潛力，最後因居民強烈反彈形成失去地方純正性(authenticity)。

## 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 1. 規劃參觀者及居民不同的交流公共空間:

針對參觀者的休息空間，開放給符合文創的餐飲業或 DIY 文創產品業進駐，讓參觀者能在休息時，同時體驗到文創的料理；針對居民面，打造居民交流空間，讓居民在此地進行社交活動，同時緬懷過去的工業時代，進而凝聚出地方情感，更願意擔任導覽解說義工，畢竟若能請到昔日在工業廠房工作的年長者做導覽解說，不但能更佳地呈現此地的場所精神，更能賦予在歷史上的象徵意義。

### 2. 建造村落交流區、兒童互動區:

可以考慮學習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分區管理，提供許多不同用途的開放式區域，比如親水區、兒童村、村落區、大草原，給家庭進行互動休閒、親子交流，連絡家庭感情(family bonding)。比如，文創園區可以考慮打造兒童互動區，建造戶外的小型兒童遊樂設施和室內的多媒體互動教學，讓小朋友也能進行深刻的文創體驗，畢竟文創園區常是許多學校校外教學的選擇。

### 3. 公私跨部門合作:

可以學習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公私部門合作，由公部門委託私人房地產開發商 MAB，利用可適性活化(adaptive reuse)，以最低限度開發原有建築物的新功能，這樣既可以改善文創園區處於荒廢狀態的空間，又能讓藝文活動不太需要公部門補助，有效促進自由和活力。

### 三、地方感(Sense of Place):

#### 1.建立歷史解說及動線規劃:

可以參考西瓦斯廠的 QR code 歷史呈現和 GPS 導覽部分，在折頁上畫出參觀動線地圖、園區建立動線告示牌，或結合數位化科技，提供園區 GPS 地圖，讓遊客透過手機能清楚自己的位置，甚至建立「二維碼標誌」，讓遊客能自行利用手機就能瀏覽目前所站的地點在工業廠房時期的用途，及其後轉型成不同文化活動的用途，畢竟許多藝術家都是因為文化活動在這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空間中重現而受到吸引、創發，透過文化創意重建歷史氛圍的過程中，也能讓該地區開始建立新的意象，附近居民形塑出共同的社區意識與地方情感。

#### 2.創意教育學院與產學合作研究:

可以考慮學習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西瓦斯廠文化公園，透過創意學校，及西區藝術城的駐村藝術家，進行文化創意人才的培育。或是更進一步，和文創相關研究所或大學進行產學合作研究，不但可以對園區的文化治理更具學術依據，同時也能有文創園區之相關論文產出。

#### 3.成立文史工作坊:

將創意培育結合當地的文史脈絡，畢竟一個真正受歡迎的文化創意產業或文化創意商品，都是必須具有在地特色，融合當地歷史文化脈絡，才能創造獨一無二的品牌，吸引人去觀賞、購買，就像鶯歌的文創陶瓷業。期待未來能有富含歷史與美學價值的文創園區自我品牌產品，以達活化古蹟及教育之目的。

最後，期待工業景觀應被視為一個文化復甦的契機，透過文化觀光與創意產業結合，發展出符合市民需求的後花園及複合式空間，兼具文化創意、教育、休閒等多功能，並且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紋理而使衰敗空間成為有意義的地方，以達到創意城市的社會文化永續發展。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首先，針對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本研究企圖整合多位社會學者的理論，建構出一個管理者(供)和當地社群(需)雙方的社會影響架構。但是，社會層面的理論多以論述分析為主，著重於描述個案的現象與狀態，且狀態還是處於流動變遷，較難建構出理論框架。例如地方感理論擁有「非絕對性」特質，使之隨著時間及所處的環境去變化，因此，鑲嵌在不同時代社會情境，地方感可能因為不同人群而產生多元意涵，故此本論文採用大量訪談資料做社會影響的論述分析。此外，社會層面影響議題屬於近年來較新的議題，未有太多直接結合工業遺產的綜合討論，以及實際的案例可供驗證，須挑選其他相關的文獻作補充，端看目前的研究發現，參考文獻確實能為本研究理論提供不少佐證，然而這些文獻的適切性，未來仍必須經過其他個案研究的不斷驗證。

再者，針對研究執行方面，本研究直觀社會影響在西瓦斯廠與當地居民互動下的成因脈絡，131年之久的時間軸(1883年到2014年)、社會影響三個理論、居民及管理者兩類主客體之複雜層次中抽絲剝繭，提取社會意義的建構。但是，西瓦斯廠文化公園於2004年才剛成立，仍算是比較新的工業遺產轉型，在政府報告書、統計資料、圖表資料仍舊匱乏，在數據資料取得實有困難。此外，雖然筆者在阿姆斯特丹研究場域到訪兩次，並於第二次到訪住進居民家裡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深入觀察，且每次都停留7天以上並蹲點十次進行實際田野調查；但不諱言地，時間、語言、經費和體力消耗對研究者造成不小阻力，也間接影響研究格局。

本研究的研究貢獻是彙整社會理論運用於工業遺產的規劃要點，並建立出一個供需雙方的工業遺產社會影響框架，以提供未來研究近一步的方向。筆者透過訪談資料，根據Bagnall(1989)社群參與、Putnam(2000)社會資本、Brick& Kerstetter(2000)地方感三個社會理論基礎，建構出管理者如何透過文化再生所採取的軟硬體建設建構出社會影響，並以三個社會理論檢驗西瓦斯廠文化公園的居民觀感。透過了解社會影響的建構模式，提供城市規劃者一個工業遺產活化的框



架，讓後工業城市能營造社會文化永續發展，並透過大量的訪談實證去補強社會理論普遍缺乏實務架構的現象。

針對未來的研究方向，歐洲在工業遺產的活化再生已行之有年，然而亞洲的工業遺產轉型再利用近年來才逐漸受到重視而成為新興熱門議題，2012年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在台北舉行年度大會，並通過以亞洲工業遺產為主軸的台北宣言，彰顯了國際對於亞洲日益受威脅的工業遺產的重視，建議之後研究者能擴大社會影響理論，像是 Deborah Linnell (2003)提出評估社區能力理論，社區能力是社區服務的核心理念，也往往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方針，社群有權作決定，能形成居民的培力(empowering)；或是採取法國都市理論家 Lefebvre(1991,1993, 2003)提出的社會空間概念，空間理論中社會的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即人們在空間內的行為活動，是塑造人們日常生活空間結構的重要元素。透過更多元的社會影響評估指標，不斷的修補擴展後，能讓理論框架更趨成熟。此外，未來研究者也可以透過更多不同的工業遺產實際案例，來驗證社會影響的框架，確認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為工業遺產的社會文化永續框架作出學術貢獻。

## 附錄一

### 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July 2003

TICCIH is the world organisation representing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is special adviser to ICOMOS on industrial heritage. This charter was originated by TICCIH and will be presented to ICOMOS for ratification and for eventual approval by UNESCO.

#### **Preamble**

The earliest periods of human history are defined by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made objec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evidence of these changes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From the Middle Ages, innovations in Europe in the use of energy and in trade and commerce led to a chang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8 th century just as profound as that between th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s, with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manufacturing sufficiently rapid and profound to be called a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at has affected an ever-greater part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as well as all the other forms of life on our planet, and that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he material evidence of these profound changes is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and conservation of this evidence must be recognised.

The delegates assembled for the 2003 TICCIH Congress in Russia wish therefore to assert that the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built for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 processes and tools used within them and the towns and landscapes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along with all their other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manifestations,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hey should be studied, their history should be taught, their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should be probed and made clear for everyone,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haracteristic examples should be identified, protected and main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Venice Charter [1], for the use and benefit of today and of the future.

#### **1.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e remains of industrial culture which are of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rchitectural or scientific value. These remains consist of buildings and machinery, workshops, mills and factories, mines and sites for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warehouses and stores, places where energy is generated, transmitted and used, transport and all its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places used for so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dustry such as housing, religious worship or educati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of studying all the evidence,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of documents, artefacts, stratigraphy and structures, human settlements and natural and urban landscapes [2], created for or by industrial processes. It makes use of thos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hat are most suitable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ustrial past and present.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principal interest extends forwar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present day, while also

examining its earlier pre-industrial and proto-industrial roots. In addition it draws on the study of work and working techniques encompassed by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 **2. Valu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s the evidence of activities which had and continue to have profound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The motives for protecting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are based on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is evidence, rather than on the singularity of unique sites.

II.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s of social value as part of the record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and as such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sense of identity. It is of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it may have considerable aesthetic value for the quality of its architecture, design or planning.

III. These values are intrinsic to the site itself, its fabric, components, machinery and setting, in the industrial landscape, in written documentation, and also in the intangible records of industry contained in human memories and customs.

IV. Rarity, in terms of the survival of particular processes, site typologies or landscapes, adds particular value and should be carefully assessed. Early or pioneering examples are of especial value.

## **3.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ication, recording and research**

I. Every territory should identify, record and protect the industrial remains that it wants to preser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I. Surveys of areas and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typologies should identify the extent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Using this information, inventories should be created of all the sit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y should be devised to be easily searchable and should be free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Computerisation and on-line access are valuable objectives.

III. Recording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 full record of the physical features and condition of a site should be made and placed in a public archive before any interventions are made. Much information can be gained if recording is carried out before a process or site has ceased operation. Records should include descriptions, drawings, photographs and video film of moving objects, with references to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Peoples' memories are a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resource which should also be recorded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IV.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 industrial sites is a fundamental technique for their study. It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the same high standards as that of sites from other historical or cultural periods.

V. Programm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re needed to support polic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Because of the interdependency of many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n help identify sites and types of sites of world importance.

VI.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dustrial buildings should be defined and published so as to achieve general public acceptance of rational and consistent standards. On the basis of appropriate research, these criteria should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surviving landscapes, settlements, sites, typologies, buildings, structures, machines and processes.

VII. Those sites and structures that are identified as importan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legal measures

that are sufficiently strong to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of their significance.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of UNESCO should give due recognition to the tremendous impact that industrialisation has had on human culture.

VIII. The value of significant sites should be defined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interventions established. Any legal,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measur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ir value should be put in place.

IX. Sites that are at risk should be identified so that appropriat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reduce that risk and facilitate suitable schemes for repairing or re-using them.

X.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a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hrough co-ordinated initiatives and sharing resources. Compatible criteria should be developed to compile international inventories and databases.

#### **4. Legal protection**

I.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should be see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 general. Nevertheless, its legal protec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t should be capable of protecting plant and machinery, below-ground elements, standing structures, complexes and ensembles of buildings, and industrial landscapes. Areas of industrial waste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heir potential archaeological as well as ecological value.

II. Programm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polic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o regional and national planning.

III. 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should be fully protected and no interventions allowed that compromise their historical integrity 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ir fabric. Sympathetic adaptation and re-use may be an appropriate and a cost-effective way of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and should be encouraged by appropriate legal controls, technical advice, tax incentives and grants.

IV. Industrial communities which are threatened by rapid structural change should be suppor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Potential threats to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such changes should be anticipated and plans prepared to avoid the need for emergency actions.

V. Proced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responding quickly to the closure of important industrial sites to prevent the removal or destruction of significant element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have statutory powers to intervene when necessary to protect important threatened sites.

VI. Government should have specialist advisory bodies that can give independent advice o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their opinions should be sought on all important cases.

VII.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e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ir local industrial heritage.

VIII.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of voluntee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sites,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con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and as such are indispensable actors in the theatr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 **5. Maintenance and conservation**

I.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depends on preserving functional integrity, and interventions to an industrial site should therefore aim to maintain this as far as possible. The value and authenticity of an industrial site may be greatly reduced if machinery or components are removed, or if subsidiary elements which form part of a whole site are destroyed.

II.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sites require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purpose or purposes to which they were put, and of the various industrial processes which may have taken place there. These ma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but all former uses should be examined and assessed.

III. Preservation in situ should always be given priority consideration. Dismantling and relocating a building or structure are only acceptable w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te is required by overwhelming economic or social needs.

IV. The adaptation of an industrial site to a new use to ensure its conservation is usually acceptable except in the case of sites of especi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uses should respect the significant material and maintain original patterns of circulation and activity, and should be compatible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the original or principal use. An area that interprets the former use is recommended.

V. Continuing to adapt and use industrial buildings avoids wasting energy and contribut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ustrial heritage can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regeneration of decayed or declining areas. The continuity that re-use implies may provide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for communities facing the sudden end a long-standing sources of employment.

VI.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reversible and have a minimal impact. Any unavoidable changes should be documented and significant elements that are removed should be recorded and stored safely. Many industrial processes confer a patina that is integral to the integrity and interest of the site.

VII. Reconstruction, or returning to a previous known st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exceptional intervention and one which is only appropriate if it benefits the integrity of the whole site, or in the ca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a major site by violence.

VIII. The human skills involved in many old or obsolete industrial processes are a critically important resource whose loss may be irreplaceable. They need to be carefully recorded and transmitted to younger generations.

IX.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ary records, company archives, building plans, as well as sample specimen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should be encouraged.

## **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hould be taught at technical and university levels.

II. Specific educational material about the industrial past and its heritage should be produced by and for students 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

## **7.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 Public interest and affection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appreciation of its values are the surest ways to conserve it. Public authorities should actively explai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industrial sites through publications, exhibitions, television, the Internet and other media, by providing sustainable

access to important sites and by promoting tourism in industrial areas.

II. Specialist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museums and conserved industrial sites are both important means of protec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I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out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can highlight the continual transfe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the large-scale movement of people that can be caused by it.

-----  
[1] The ICOMOS 'Venice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 1964

[2] For convenience, 'sites' will be taken to mean landscapes, complexes, buildings, structures and machines unless these terms are used in a more specific way

筆者中文譯文

### 下塔吉爾憲章

國際工業遺產保護聯合會 (TICCIH) 是保護工業遺產的世界組織，也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 (ICOMOS) 在工業遺產保護方面的專門顧問機構。該憲章由 TICCIH 起草，將提交 ICOMOS 認可，並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最終批准。

#### 導言

人類的早期歷史是依據生產方式根本變革方面的考古學證據來界定的，保護和研究這些變革證據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認同。

從中世紀到 18 世紀末，歐洲的能源利用和商業貿易的革新，帶來了具有與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歷史轉變同樣深遠意義的變化，製造業的社會、技術、經濟環境都得到了非常迅速而深刻的發展，足以稱為一次革命。這次工業革命是一個歷史現象的開端，它影響了有史以來最廣泛的人口，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並一直延續至今。

這些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的物質見證，是全人類的財富，研究和保護它們的重要性必須得到認識。因而，2003 年聚集在俄羅斯召開的 TICCIH 大會上的代表們宣告：凡為工業活動所造建築物和構築物、此類建築物和構築物中所含工藝和工具以及這類建築與結構所處城鎮與景觀、以及連同其他的有形的或無形的表現，均具備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研究它們，讓它們的歷史為人所知，它們的內涵和重要性為眾人知曉，為現在和未來的利用和利益，那些最為重要和最典型的實例應當依照《威尼斯憲章》的精神，進行鑒定、得以保護和修繕。

#### 1. 工業遺產的定義

工業遺產是指工業文明的遺存，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築或科學的價值，包括建築和機械，廠房，磨坊和工廠礦場以及加工提煉遺址，倉庫貨棧，生產、轉換和使用的場所，交通運輸及其基礎設施以及用於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設施等和工業相關的社會活動場所。

工業考古學是對所有工業遺產存證據進行多學科研究的方法，這些遺產存證據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如為工業生產服務的或由工業生產創造的檔檔案、人工製品、地層和工程結構、人居環境以及自然景觀和城鎮景觀等。工業考古學採用了最適當的調查研究方法以增進對工業歷史和現實的認識。

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時期始於 18 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直到當代，當然也要研究更早的前工業和原始工業起源。此外，也要注重對歸屬於科技史的產品和生產技術研究。

## 2. 工業遺產的價值

(1) 工業遺產是工業活動的見證，這些活動一直對後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保護工業遺產的動機在於這些歷史證據的普遍價值，而不僅僅是那些獨特遺址的唯一性。

(2) 工業遺產作為普通人們生活記錄的一部分，並提供了重要的可識別性感受，因而具有社會價值。工業遺產在生產、工程、建築方面具有技術和科學的價值，也可能因其建築設計和規劃方面的品質而具有重要的美學價值。

(3) 這些價值是工業遺址本身、建築物、構件、機器和裝置所固有的，它存在於工業景觀中，存在於成文檔案中，也存在於一些無形記錄，如人的記憶與習俗中。

(4) 特殊生產過程的殘存、遺址的類型或景觀，由此產生的稀有性增加了其特別的價值，應當被慎重地評價。早期和最先出現的例子更具有特殊的價值。

## 3. 鑒定、記錄和研究的重要性

(1) 每一國家或地區都需要鑒定、記錄並保護那些需要為後代保存的工業遺存。

(2) 對工業地區和工業類型進行調查研究以確定工業遺產的範圍。利用這些資訊，對所有已鑒定的遺址進行登記造冊，其分類應易於查詢，公眾也能夠免費獲取這些資訊。而利用電腦和網際網路是一個頗有價值的方向性目標。

(3) 記錄是研究工業遺產的基礎工作，在任何變動實施之前都應當對工業遺址的實體形態和場址條件做完整的記錄，並存入公共檔案。在一條生產線或一座工廠停止運轉前，可以對很多資訊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包括文字描述、圖紙、照片以及錄影，以及相關的文獻資料等。人們的記憶是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資源，也應當盡可能地記錄下來。

(4) 考古學方法是進行歷史性工業遺址調查、研究的基本技術手段，並將達到與其他歷史和文化時期研究相同的高水準。

(5) 為了制定保護工業遺產的政策，需要相關的歷史研究計畫。由於許多工業活動具有關聯性，國際合作研究有助於鑒定具有世界意義的工業遺址及其類型。

(6) 對工業建築的評估標準應當被詳細說明並予以公佈，採用為廣大公眾所接受的、統一的標準。在適當研究的基礎上，這些標準將用於鑒定那些最重要的遺存下來的景觀、聚落、場址、原型、建築、結構、機器和工藝過程。

(7) 已認定的重要遺址和結構應當用強有力的法律手段保護起來，以確保其重要意義得到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應給予給人類文化帶來重大影響的工業文明以應有的重視。

(8) 應明確界定重要工業遺址的價值，對將來的維修改造應制定導則。任何對保護其價值所必要的法律的、行政的和財政的手段應得以施行。

(9) 應確定瀕危的工業遺址，這樣就可以通過適當的手段減少危險，並推動合適的維修和再利用的計畫。

(10) 從協調行動和資源分享方面考慮，國際合作是保護工業遺產特別合適的途徑。在建立國際

名錄和資料庫時需要制定適當的標準。

#### 4. 法定保護

(1) 工業遺產應當被視作普遍意義上文化遺產的整體組成部分。然而，對工業遺產的法定保護應當考慮其特殊性，要能夠保護好機器設備、地下基礎、固定構築物、建築綜合體和複合體以及工業景觀。對廢棄的工業區，在考慮其生態價值的同時也要重視其潛在的歷史研究價值。

(2) 工業遺產保護計畫應同經濟發展政策以及地區和國土規劃整合起來。

(3) 那些最重要的遺址應當被充分地保存，並且不允許有任何干涉危及建築等實物的歷史完整性和真實性。對於保存工業建築而言，適當改造和再利用也許是一種合適且有效的方式，應當通過適當的法規控制、技術建議、稅收激勵和轉讓來鼓勵。

(4) 因迅速的結構轉型而面臨威脅的工業社區應當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援。因這一變化而使工業遺產面臨潛在威脅，應能預知並通過事先的規劃避免採取緊急行動。

(5) 為防止重要工業遺址因關閉而導致其重要構件的移動和破壞，應當建立快速反應的機制。有相應能力的專業權威人士應當被賦予法定的權利，必要時應介入受到威脅的工業遺址保護工作中。

(6) 政府應當有專家諮詢團體，他們對工業遺產保存與保護的相關問題能提供獨立的建議，所有重要的案例都必須徵詢他們的意見。

(7) 在保存和保護地區的工業遺產方面，應盡可能地保證來自當地社區的參與和磋商。

(8) 由志願者組成的協會和社團，在遺址鑒定、促進公眾參與、傳播資訊和研究等方面對工業遺產保護具有重要作用，如同劇場不能缺少演員一樣。

#### 5. 維護和保護

(1) 工業遺產保護有賴於對功能完整性的保存，因此對一個工業遺址的改動應盡可能地著眼於維護。如果機器或構件被移走，或者組成遺址整體的輔助構件遭到破壞，那麼工業遺產的價值和真實性會被嚴重削弱。

(2) 工業遺址的保護需要全面的知識，包括當時的建造目的和效用，各種曾有的生產工序等。隨著時間的變化可能都已改變，但所有過去的使用情況都應被檢測和評估。

(3) 原址保護應當始終是優先考慮的方式。只有當經濟和社會有迫切需要時，工業遺址才考慮拆除或者搬遷。

(4) 為了實現對工業遺址的保護，賦予其新的使用功能通常是可以接受的，除非這一遺址具有特殊重要的歷史意義。新的功能應當尊重原先的材料和保持生產流程和生產活動的原有形式，並且盡可能地同原先主要的使用功能保持協調。建議保留部分能夠表明原有功能的地方。

(5) 對工業建築的再利用可以避免能源浪費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工業遺產能夠在衰退地區的經濟振興中發揮重要作用，持續的利用可以給面臨突然改變的社區居民提供長期持續的就業機會和心理上的穩定感。

(6) 改造應具有可逆性，並且其影響應保持在最小限度內。任何不可避免的改動應當存檔，被移走的重要元件應當被記錄在案並完好保存。許多生產工藝保持著古老的特色，這是遺址完整性和重要性的重要組成內容。

(7) 重建或者修復到先前的狀態是一種特殊的改變。只有有助於保持遺址的整體性或者能夠防



止對遺址主體的破壞，這種改變才是適當的。

(8) 許多陳舊或廢棄的生產線裡體現著人類的技能，這些技能是極為重要的資源，且不可再生，無可替代。它們應當被謹慎地記錄下來並傳給年青一代。

(9) 提倡對文獻記錄、公司檔案、建築設計資料以及生產樣品的保護。

## 6. 教育與培訓

(1) 應從方法、理論和歷史等方面對工業遺產保護開展專業培訓，這類課程應在專科院校和綜合性大學設置。

(2) 工業歷史及其遺產專門的教育素材，應由中小學生們去搜集，並成為他們的教學內容之一。

## 7. 陳述與解釋

(1) 公眾對工業遺產的興趣與熱情以及對其價值的鑒賞水準，是實施保護的有力保障。政府當局應積極通過出版、展覽、廣播電視、國際互聯網及其他媒體向公眾解釋工業遺產的意義和價值，提供工業遺址持續的可達性，促進工業遺址地區的旅遊發展。

(2) 建立專門的工業和技術博物館和保護工業遺址，都是保護和闡釋工業遺產的重要途徑。

(3) 地區和國際的工業遺產保護途徑，能夠突顯工業技術轉型的持續性和引發大規模的保護運動。

## 附錄二

### **Interview Protocol of Socio-cultural impacts in Westergasfabriek for officers**

Hello, my name is Veronica. I'm a master from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m doing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as catalysts for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Westergasfabriek Cultural Park", I wonder your opinion and feeling about the industrial site changes into cultural park. I will take notes and record the interview.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d only utilizes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won't disclose your private information, so feel safe and comfortable whil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uestion	Theoretical Reference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What's the image that you want to present to the public?</li> <li>2. What's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haping the image from industrial site to cultural park?</li> </ol>	Image Shaping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How do you provide the chances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eneration?</li> <li>2. As I know you provide some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the residents, what's the reason you want to hold this kinds of activities? What's the effectiveness?</li> </o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You provide some social spaces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at's the purpose of doing this?</li> <li>2. How do you decide which part transforms into creative workshops or cultural activities use?</li> </ol>	Public Space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How do you shape the social cohesion and fulfill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eg. family, residents, visitors etc.) to give people the feeling of ownership or belonging? How do you shape the people's identity?</li> <li>2. How Kathryn Gustafson utilizes the memory and history in design? Whose memory and history?</li> </ol>	Sense of place Identity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How do you manage this park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gain enough funding? What's the long term plan of this cultural park?</li> <li>2. How do you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make this cultural park sustainable?</li> </ol>	Social Capital -network -family bonding

If you have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send it to e-mail me: [she90276@gmail.com](mailto:she90276@gmail.com)!

Countless thanks!

**Dank u wel.**

### Interview Protocol of Socio-cultural impacts in Westergasfabriek for visitors

Hello, my name is Veronica. I'm a master from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m doing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as catalysts for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Westergasfabriek Cultural Park", I wonder your opinion and feeling about the industrial site changes into cultural park. I will take notes and record the interview.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d only utilizes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won't disclose your private information, so feel safe and comfortable whil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uestion	Theoretical Reference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Do you live nearby?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How often do you come here? Tell 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Do you like the feeling or the atmosphere here? Why?</li> <li>2. What is your opinion about the change from industrial factories to cultural park? Proud of it?</li> </ol>	Basic questio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How does this park provide you chances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cultural activities do you participated in? Talk me about the experience and your feeling.</li> <li>2. How does your everyday life relate to this cultural park? For example, entertainment (eg. watch movies), or leisure (eg. go walking) or cultural activity (eg. join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li> </ol>	Community Involvemen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How do you think that this par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you to communicate/interact with others or to establish your network, or even enhance your family bonding? <b>(question for visitors)</b></li> <li>2. How do you think that this par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you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creative company? <b>(question for creative workers)</b></li> <li>3. How do you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ith government, and make this cultural park sustainable? <b>(question for manager)</b></li> </ol>	Social Capital -bonding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linking social capita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cultural park to you? Do you have the feeling of social cohesion (belongingness/identity/rootedness) or do you proud of it?</li> <li>2. What's your identity of this place? Do you feel you are separate your life from it? Connect to it? Or deeply</li> </ol>	Sense of Place&Identity -Build local pride -Creative use of space

<p>integrate to it? Why?</p> <p>3. What is on your mind when thinking about this cultural park? Which area or landscape do you think can best represent this cultural park? Why?</p> <p>4. Which area of the park you think can best fulfill your needs and give you the feeling of ownership and belonging? Why?</p>	<p>-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p>
---	---

If you have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send it to e-mail me: [she90276@gmail.com](mailto:she90276@gmail.com)!

Countless thanks!

**Dank u wel.**

## 參考文獻

### 英文文獻

- Agnew, J. (1987)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Arnstein, S. R.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 35, 216-224.
- Atkinson, R. (2003). Addressing urban social exclusion through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In M. Raco, & R. Imrie (Eds), *Urban renaissance? Newlabour, community and urban policy* , 101-119. Bristol: Policy Press.
- Bagnall, R. G. (1989). Researching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A case of quantified distor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8(3), 251-260.
- Bonink, C. & Hitters E. (2001). Creative industries as milieux of innovation: the Westergasfabriek, Amsterdam. In G. Richards (Eds.), *Cultural attraction and European tourism*, 227-240. UK: CABI.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nder, P. Brown, & A. Stuart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46-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icker, K.S. & Kerstetter, D.L. (2000).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Leisure Sciences*, 22(4), 233-257
- Cantell, S. F. (2005). *The adaptive reuse of historic industrial buildings: regulation barriers, best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120.
-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 London: Routledge.
- Cresswell T. (2006) ,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王志弘、徐苔玲譯)。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de Vaus, D. A. (2001). *Research Design in Social Research*. US: Sage.
- Denzin, N.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New York: McGraw-Hill.
- Duhl, L. J. (1986). The healthy city: its function and its future.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1), 55-60.
- Evans G.L. (2009a). Creative cities, creative spaces and urban policy. *Urban Studies*, 46(5/6), 1003-1040.
- Evans, G. L. (2005). Measure for Measure :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Urban Studies*, 42(5/6): 959-983.

- Evans, G. L. (2011). Cities of culture and the regeneration game. *London Journal of Tourism, Sport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5(6), 5-18.
- Evans, G., & Shaw, P. (2004). 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e to regeneration in the UK: a review of evidence. *London: DCMS*.
- Flagestad, A., & Hope, C. A. (2001). Strategic success in winter sports destinations: A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 perspective. *Tourism Management*, 22(5), 445-461.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Fukuyama, F. (1997). Social capital.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 19, 375-484.
- Gilchrist, A. (2004). The well-connected community: A networking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Bristol: Polity Press*.
- Gittell, R., & A. Vidal (1998).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California: Sage*.
- Hall, P. (1998). Cities in Civilization. *London: Phoenix Giant*.
- Halpern, A.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cy Press*.
- Hancock, T. (2001). People, partnerships and progress: Building community capital,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6(3): 275-280.
- Harvey, D (1996)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In: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London: Blackwell*, 291-326.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lackwell, Oxford.
- Hay, R. (1998).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1), 5-29.
- Hayden, D. (2000). Forward: In Search of the American Cultural Landscape. In: Alanen A. and Melnick, R., [eds.]. *Preserving Cultural Landsc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itters, E. & Richards, G. (2002).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cluster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1(4), 234-247.
- Hospers, G. J. (2002).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3), 397-404.
- ICOMOS. (2008). Quebec Declar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pirit of Place. *Paris*, 4.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 160-173.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 160-173.
- Kirkwood, N. (2003). Brownfield Passages: From Westergasfabriek to the New Westerpark. In: Koekebakker, O. *Westergasfabriek Culture Park*. NAI Publishers, Rotterdam. 5-7.

- Kunzmann, K. R. (2004). Culture, creativity and spatial planning. *Town planning review*, 75(4), 383-404.
- Kyle, G., Graefe, A. R., Manning, R. E., & Bacon, J. (2004).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volvement: Place attachment relation among hikers along the Appalachian Trail.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5(3), 249-273.
- Landry, C. (2008).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Earthscan*.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California: Sage*.
- Liu, Y. D. (2012).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major event: Evidence from the 2008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Liverpool.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iFirst article*.
- Loures, L., & Burley, J. (2012). Post-Industrial Land Transformation—An Approach to Sociocultural Aspects as Catalysts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 Loures, L., Burley, J., & Panagopoulos, T. (2011).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 Redevelopment: addressing the past, envisioning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5(5), 714-724.
- Lee, C. B. (2009). Cultural policy as regeneration approach in western cities: a case study of Liverpool's RopeWalks. *Geography Compass*, 3(1), 495-517.
- Light, D. F. (1991).
- Massey, D. (1994)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146-156.
- Matarasso, F. (1996b). Northern light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Feisean (Gaelic Festivals). *Stroud: Comedia*.
- McCarthy, J. (2005a) Cultural Quarters and Regeneration: The Case of Wolverhampton,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3): 297–311
- McCarthy, J. (2005b) Making spaces for creativity: designating ‘cultural quarters’, *41st ISoCaRP Congress 2005*, 1-11
- McCarthy, J. (2006)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for Cultural Clustering: Current Practice in Scotland,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4(3):397-408
- Miazzo, F. (2009).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s Filters of the Renewal of Derelict Industrial Si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ovisa (Milan) and Westergasfabriek (Amsterdam).
- Mommaas, H. (2004) 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Towards the remapping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Urban Studies*, 41(3): 507–532
- Montgomery, J. (2003) Cultural quarters as mechanisms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art 1: Conceptualising cultural quarters,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18(4): 293–306.
- Montgomery, J. (2004) Cultural Quarters as Mechanisms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art 2: A Review of Four Cultural Quarters in the UK, Ireland and Australia,

-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19(1): 3–31
- Moore, R. L., & Graefe, A. R. (1994). Attachments to recreation settings: The case of rail-trail users. *Leisure Sciences*, 16(1), 17-31.
- Norberg-Schulz, C. (1980).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ODPM. (2003). *Searching for Solid Foundations: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Urban Policy*. London:HMSO.
- ODPM. (2004). *Skill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The Egan Review*. London: HMSO.
- Palmer, R. (2004). *European cities and capitals of culture*. Study Prepare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üssel: Palmer-Rae Associates*.
- Porter, M. E. (1995).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inner city. *The city reader*, 274-286.
- Porter, M. E.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Vol. 76, No. 6, pp. 77-90). Watertow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Pred, A. ( 1986 ) *Place, Practice and Structure: 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Sweden, 1750-1850*,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 Putnam, R. D. (1993a).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1-11.
- Putnam, R. D. (1993b).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Touchstone.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Vol. 67). London: Pion.
- Relph, E. (1997). Sense of place. In S. Hanson (Ed.), *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205-226.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L.Austin. (1988). *Adaptive reuse: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in building preservation*. New York : Van Nostrand Reinhold
- Richards, G. (2002) . From cultural tourism to creative tourism. *European Perspectives Tourism*, 50(3), 225–233.
- Richards, G. (2011). Creativity and tourism: The State of the Ar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8(4), 1225-1253.
- Richards, G., & Wilson, J. (2006). Developing creativity in tourist experiences: A solution to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Tourism Management*, 27(6), 1209-1223.
- Robinson, F. & Shaw, K. (1991)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Local Economy*, 6(1), 61–73.
- Roodhouse, S. (2006) *Cultural Quarter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tellect Ltd, Bristol,



UK.

- Scott, A. J. (1997).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323-339.
- Scott, A.J. (2004). 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Market Contestation in Global Context.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39(4):461-490.
- Sýkora, M., Holický, M., & Marková, J. (2010). *Advanced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buildings for sustainable cities'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ESB 10 Prague Conference, Czech Republic.
- Throsby, D. (2010).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an, Y. 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uan, Y. 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uan, Y. F. (1980). Rootedness versus sense of place. *Landscape*, 24(1), 3-8.
- Urry, J. (2011) *Tourist Gaze 3.0*. *London: Sage*.
- Williams, D. R., & Roggenbuck, J. W. (1989). Measuring place attach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RPA Symposium on Leisure Research, *San Antonio, TX*.
- Yin, R. K. (2002). Case study evaluations: a decade of progress?. *In Evaluation Models*, 185-193. Springer Netherlands.
-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ird edition). *California: Sage*.

#### 中文文獻

- 王玉豐主編，(2004)。《揭開昨日工業的面紗：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造》，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 古宜靈，廖淑容，(2003)。文化產業的地方性與經濟性。文化研究學會 2003 年學術研討會。
- 李天鐸，(2011)。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林曉薇，(2007)。〈國際經驗·台灣借鏡-工業遺產保存與創意再利用〉，《Dialogue 雜誌》115 期，頁：38~43。
- 林曉薇，(2013)。〈區域轉型的時代命題-從IBA Emscher Park到 IBA Hamburg地域特色與文化再生資源應用〉。《建築師雜誌》2013年9月號。
- 夏鑄九，(2006)。對台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十三期，第91~106頁。
- 張鈞硯，(2011)。大台北地區利用文創事業導入都市再生過程之研究，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畢恆達 (1996) 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畢恆達 (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台北：學富。

莊明貞、陳怡如譯 (2005)。質性研究導論。臺北：高等教育。(Corrine Glesne, 1999)。

陳向明 (2002)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

傅朝卿，(2001)。〈台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建構〉，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國際研討會。

傅朝卿，(2004)。〈工業遺產再生論-探索世界工業文化遺產之保存與永續經營〉，《揭開昨日工業的面紗－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造》18-29。

黃琇玫，(2003)，地方文化活動與地方認同，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南。

黃惠雯、童琬芬、梁文綦、林兆衛譯 (2003)。最新質性方法與研究。臺北：韋伯文化國際。(Benjamin F. Crabtree & William L. Miller, 1999)。

楊敏芝，(2001)，地方文化產業與地域活化互動模式研究-以埔里酒文化產業為例，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

楊敏芝，(2009)。《創意空間－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理論與實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成主編，(2006)。《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劉以德 (2012)。從歐洲經驗看文化觀光之永續發展，巴黎視野，21，13-19。

潘鈺天，(2011)。《文化創意園區與都市活化：中國上海田子坊與英國雪菲爾特區個案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麗虹、黃瑞茂，(2002)。《文化空間創意再造：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謝臥龍，(2004)。質性研究-教育研究，臺北市：心理。

網站資料

ICOMOS <http://www.icomos.org/fr/>

TICCIH <http://ticcih.org/>

K. Gustafson and N. Porter, Practice Profile. from

<http://www.gustafson-porter.com/showcase6.htm>

Landscape Institute, Westergasfabriek Park Amsterdam. from

<http://www.reusebv.com/projecten/Upload/westergas.pdf>

westergasfabriek culture park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en/westergasfabriek-en/park>

<http://www.project-westergasfabriek.nl/>

政府報告書

Nurah, A. (2012), marketing Westergasfabriek.

Koekebakker, O. (2003). Westergasfabriek Culture Park. *NAi Publishers, Rotterdam.*